



棗林外索序

楚左史倚相能讀墳典丘索之書後人各有解而於八索或云
即八卦也大易探順索隱故司馬貞有史記索隱過此無聞焉
余性好涉獵雖家無藏簡時閱於市或乞覽其犂然當於心者
嘗寸紙錄之投空函中積若干紙猶陶宗儀之篋也于是傾函
而汰之幽賞僻證頗掃耳目之冗近或見聞共著亦貴其冷雋
有裨帳枕恨限於管蠡之內一窺一測於四庫五車尚其染其
指敢云舖糟啜醴茲祇可自怡遂題其簡端曰棗林外索棗林
吾家所自始也樂操風土不忘本也且辱在泥塗帖之嗶之足
矣或以左史倚相司馬貞若而人設相值于中原則若之何曰



陳蔡之賦不足後也謹避君三舍時在
順治甲午秋七月庚戌談遷書於燕邸之晨露下

棗林外索



天地

鹽官談遷孺木輯

皇甫 日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度二千九百三十
二里分為二次、三十度三十二分度之十四各以附其七宿
間距周天積七萬九千三百三十三里徑三十五萬六千九百九十一里
故日月所照三十五萬里 駟衍曰中國於天下八十一分居
其一 鄭氏曰星紀吳越也玄枵齊也娵訾衛降委魯也大梁
趙也實沉晉也鶉首秦鶉火周鶉尾楚也壽星鄭也大火宋析
木燕也此十二次之野也

盤古塚

大觀圖經云塚在江都縣^西四十里上有盤古廟其像披髮席地而坐蓋出成都禮殿画像也按路史洪荒之世相傳長淮之間有巨神出焉駕六蜚羊次人皇氏而居^君天下盤古之名豈謂此耶楊州府志又河間青縣南七里有墓其港以盤古為名

燧人氏

路史及通鑑前編燧人將於日月之都寓於南蠻楚南蠻也廖道南楚記今楚溪洞諸蠻擊石取火刻木矢信猶有燧人之風

伏羲氏

易道深矣人更三聖世歷三古孟康曰伏羲為上古文王為中古孔子為下古銅梁李栢山先生問張佳甫甫曰六十四卦始於何時甫曰文王重之先生曰非也觀繫辭取諸煥等卦則三皇堯舜時事書言龜筮協從則唐虞時事則六十四卦上古已熟矣又曰古人釋^經不敢自信故傳不與經相參小象原自為類試讀之無不叶韻至後儒始分經傳故宋人俞琰集說無為無見若使易無叙卦傳不知後人將六十四卦顛鑿何狀矣居東先生集

易之書未嘗不成故以未濟歸焉說者以為既濟豈聖人之意乎蓋闕朗子明以六爻之說解易故其言曰易以既濟終焉

伏羲文王墓前著艸季子墓前掛劍草鄭玄讀書山下書帶草
嚴陵白茅孝女拖苞艸皆偃卧

神農氏

隋州厲山鄉有神農社又有神農井生而九井皆出塚在鄂縣
包犧因燧皇之圖而制八卦神農演之為六十四此淳于俊對
高貴卿公言也漢魏間人士守經甚嚴斯言必有所本陸深傳
疑錄

赫胥氏

赫胥氏造梳二十齒寶髮

蚩尤塚

真定蚩尤塚七所每當祭蚩尤其日白氣貫天

上古殺諫臣

上古東里子栗陸氏臣箕文夙沙氏臣俱直諫被殺

黃帝

黃帝傳七十世尸子史記及通鑑前編止八代黃帝葬橋山
在中部縣東二里其山形如橋沮水環遶之山高麓有黃帝廟
山周城墜五里餘樹百萬餘株橫順成行參天傲日舊傳黃帝
騎龍升天其臣左徹感恩取其衣冠几杖而廟祀之出於秦皇
漢武時方士之說固不足信至謂堊衣冠於此者乃臣不忍直

言堊黃帝故曰堊衣冠猶稱君堊曰晏駕雍勝畧

烏髀為黃帝乘龍事又武陵寰宇記延溪有柘樹若干枝條暢

茂嘗烏集其上枝下垂及地烏去枝偶折群烏嘯髀不已主人

取其枝為弓名烏髀

倉頡

一本黃帝上有倉頡二字

黃帝史官生而神靈有四目觀鳥跡虫文始製文字南樂縣吳

村人禪通記史皇氏倉帝名頡有睿德生而能言及長登陽

墟山臨洛水之汭靈龜負書遂創文字文字成天雨粟鬼夜哭

玄武神

居陽武而堊利御陽武縣志

黃帝之子昌意娶蜀山氏女生高陽氏洵洵七河之津是為玄帝

也後御百神召至雷電乘結元之車周旋八外諸有銅臺之山

陰宮之丘皆移安息之不封而填之鑄羽山銅為寶鼎以獻於

神峰大約與黃帝鑄鼎首山事同陶貞白與楊益諸仙往來親

得其說而紀之尚有可信若夫淨樂國王之說俚甚不足存者

朱公安游太和山記

荆茹豐中記左傳註楚有茹人城張楫音荷古

樂驚何食之茹下丹鉛四錄

常儀

漢志黃帝使羲和占日，常儀占月，車區占星，周官註云：儀字古音俄。今月中嫦娥之說，本於此。又有引天問云：何羿射夫河伯，而妻彼洛濱，以為羿妻乃宓妃。真夢中辨夢，古詞皆托言。河伯豈可射？水神豈可妻？古人蓋以刺夫有權力而妄異者，隱其詞為喻耳。馮元城集。

老童貳負

老童即騃山神，蒼童也。顓頊之子，其音常如鐘磬。泰容黃帝樂師也。

䟽屬山，今延安綏德州。山海經：貳負之臣曰危，與貳負殺窶窳。帝乃梏之，䟽屬山梏其右足，反縛兩手，與髮繫之。山上木在關

題西北。漢宣帝使人發上郡，䟽屬山於盤石室，徒裸被髮，反縛械一足。因問群臣莫能曉，劉向按此言對之。宣帝驚異，始重文學。

堯祠

金章宗承安二年，唐山縣旱，邑民禱於堯祠，如期而雨。秋稼未登，民艱食，神降靈，默喻近祠民曰：山陽石盡為麵矣，可取而食。搃試，果獲麩，飢者賴以全。傍郡聞之，取者日萬餘人，迨穀登始無麩。順德府志。

巢父許由

巢父故居在東昌。

許由友嚴僖，蜀之嚴道人。

張華博物志。

益為爵，契為高，皋為若，君牙為君，杜此古聲之通用也。同音而異文者，陶為繇，垂為佻，繇為鮫，魁為備，紂為受，罔為弊，此古字之通用也。

稱馬遷云無堯以天下讓許由事揚雄亦云夸大者為之棲賜
叔度日抄云從來人以莊周盡是寓言卻不曾深考如堯讓許
由依舊是有此人蓋申呂許甫皆四岳之後許由亦其一也以
當時咨四岳觀之則堯有讓四岳事但周之言文飾過當耳左
傳云夫許太岳之後杜註云堯四岳則太岳非由乎高士傳堯
召許由為九川州長豈即岳之任欤按伯夷傳太史公箕山有巢
由塚是不疑為無是人矣古人之名不見於六藝何止由光而
統欲獲之耶揚誠齋有詩子雲到老不曉事不信人間有許由
子雲之見議於人宜矣李漢河南通志

舜

羅泌云嘗見漢劉耽所書呂梁碑字為小篆而訛泐者過半其
可讀者僅六十言碑中序堯舜之世云舜祖幕虞生窮蟬窮蟬生
敬康敬康生喬牛喬牛生瞽瞍產舜質之史記蓋同生出自黃帝
此可以洗二女同姓尊卑為婚之疑又他碑所載后稷生台璽
台璽生叔均叔均而下數生世始生不窋不窋下傳季歷猶十有
七世而太史公作周記拘於國語十有五王之說乃合二人為
一人又刪數人以合十五之數不知國語之說十五王皆指其
賢而有聞者非謂后稷至武王千餘年而止十五世太史公亦
述哉楊慎丹鉛錄

帝舜仲冬相巡狩至大茂山阻雪遙行望秩禮忽廟傍飛一石

隨帝前又五載巡狩其石飛於真定曲陽故石傍亦有廟其石曰安王石三代而下歷秦漢隋祀北岳於渾源之恒山五代失河北宋界白溝河遂祀北岳於真定之曲陽其石長九丈廣四尺厚一尺二寸於舊窰廣狹不少矣曲周縣志

舜崩于蒼梧非桑條即宋道州土人述舜丹成蛇去如軒后葬

衣冠故事馮元成集

舜妹画

世但知封膜作画不知自舜妹螺始客曰惜此神技創自嬾人吳郡沈顛画鹿主

舜弟象

永州零陵縣有鼻墟宋類苑云道州永州之間有地名鼻亭窮嵯絕傲非人跡可歷去兩州各二百餘里舜封象於有庠蓋此地又通州北六十里舊傳象封於此後人祠祀之唐刺史薛伯高毀其祠柳宗元作斥鼻亭記云河東薛公由刑部郎中刺道州考民風披道圖而得是祠駭曰道之道以為子則傲以為弟則賊君有鼻而天子之吏寔理以惡德而專世祀殆非化吾人之意哉命巫去之於是撤其屋墟其地沉其主於江又國朝王守仁有象祀記

舜三妃

舜長妃娥皇無子次妃英生商均次妃癸比生二女宵明燭光

馮元成游桂林見有舜祠詢之諸生云此地皆苗人裔自干羽
雨階之後家之祠舜因訛而為舜沒於此至稱二妃哭舜泪滴
於竹生斑竹不知舜娶二女時未三十古者二十而嫁二女時必
二十矣舜年百有十歲而終則二妃計亦百歲豈能盡無恙相
携至於窮荒地耶

善卷

善卷舜七友之一見莊列 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不受武陵
有善卷壇辰溪有善卷塚宜興有善卷祠宋政和間賜號遜世
高蹈先生

臯陶喑

淮南子臯陶喑而為大理此劉安恠誕之說石泉嘗云即使臯
陶喑而為大理民亦不寃也蓋假令之詞耳謂臯陶真喑則虞
書臯陶孰都而孰俞之 焦周說楷

后稷

后稷之孫叔均始教牛耕山海經牛耕

四凶

史記舜本紀舜歸而言帝謂流共工於幽陵以變北狄放驩兜
於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於三危以變西戎殛鯀於東山以變
東夷由此觀之四族之罪皆非誅死亦不廢棄但遷之遠方為

要荒之君長耳東坡志林

鯀治水無績自沉羽淵化為玄熊號河精開州城西十里鯀

隄自濬縣入界相傳鯀治水時所築又慶雲縣南四十里長城

嶺乃伯禹所築古九河隄也三名尚書作名从人在山上唐

玄宗易以今文危字

伯益蟲王祠

密縣虫王祠云百虫將軍乃烈山澤之伯益也歲祀今石躬臨

祠祀最古密縣志

禹治水

禹治水河從積石北東而南計三千里至龍門西河冀州呂

梁山峻流激從呂梁北鑿龍門以殺水勢導之又南至華陰

自南而東至底柱今河南陝州之三門山也又東經孟津過洛

汭經鞏至於大伾今大名濬縣臨河之山也又北過降水今真

定冀州枯降渠至大陸屬中山今真定晉趙深三州地也北分

其勢為九河復聚為逆河蓋之以入海簡絜一水先儒誤分為

二其一則河之經流也徒駭等河故道皆在河間滄州南皮東

光慶雲獻縣山東平原海豐由寧津河橋南皮諸處直達東海

周定王五年河徙於礫始失故道漢文帝時決酸枣東潰金隄

在今河南延津滎陽諸縣至於大名清豐武帝時溢平原今德

州也徙頓丘今清豐縣也又決濮陽甄子口今開州界也注鉅

野今齊寧州即大野也始通淮泗元帝時決館陶今臨清也又
決河清竇鳴犢口清和靈今高唐州也成帝時決東郡金隄決平原溢
渤海清河信都勃河清河今高唐州一帶信都今冀界唐玄宗
時決博州溢魏州博州今東昌魏州今大名也五代時決鄆州
博之揚劉滑之魚池鄆州今鄆城縣揚劉今河東縣也
一統志徒駭河在滄州廣清流縣西北二十里太史河在南皮
縣治北馬頰河在東光縣界胡蘓河在慶雲縣西南簡潔河在
南皮縣城外十餘步鈎盤河在獻縣東南二百八十里鬲津河
在慶雲縣又在樂陵縣西三十里世稱九河所在與此多不合
又先儒程氏以為九河之地已淪於海酈道元亦謂九河碣石

苞淪於海此蓋後世新河而傳以舊名耳今已湮塞姑存於此
慶雲縣志胡蘓河在縣西南十里漢志云以其水散若胡鬣故
名禹貢許商志在東光無棣之境
鬲津河在縣南近城輿地記云在無棣漢志云鬲鼎足空也河
勢据高敞陷首形為故名今河廣可里許自西南繞城下東北
入海萬曆六年本郡檄欲開掘通德州四女閘河入海
河間府志鬲津見在東光鬲縣界中寧津非其地也
簡潔河禹貢曰簡曰潔為二河今合為一在縣南四十里土人
訛呼為畝河：間志曰在滄州之臨津縣滄州無所謂臨津者
獨慶云瀕大河而立邑古棣城亦去古黃河不遠郡名水許亦

似臨津之義。古臨津注云在樂陵縣東。今慶雲在樂陵東三十里。簡河故道宛然。山川之不改其故處也。如是其水漫。經縣南。又繞東北。經東園橋入海。
覆鬴河古名覆盆。在慶雲南二十里。爾雅云。扶類覆鬴。故名。寰宇記云。在無棣縣。慶雲古之無棣也。輿地記曰。在陵縣西三里。小東通志曰。覆鬴河自慶雲經海豐入海。陵縣在慶雲之西。海豐在慶雲之東。未有流經陵縣海豐而不由慶雲者也。
鈎盤河在慶雲縣南二里。治河通考云。鈎盤河在歙州東南二百八十里。歙州今為歙縣。在慶雲西北。慶在歙東南二百六十里。河在縣南又二十里。山河之不改其故道也。如是夫。

馬類河在慶雲縣南二十里。土人呼為類河。里河有灘。教處國設類河灘牧馬草廠二處。見古碑。即禹貢之馬類河也。爾雅曰。扶類馬類。故名。縣南鈎盤。簡潔諸水。悉匯於此。至海豐縣入海。

河源

河源出自株必力赤巴山。番人呼黃河為株處。麓牛河為必力處。赤巴者分界也。其山西南所出之水。則流入麓牛河。東北之水。是為河源。余西還宿山中。嘗飲其水。番人戲相謂曰。漢人今飲漢水矣。其源東抵崑崙可七八百里。今所涉處尚三百餘里。與崑崙之水合流。中國相傳以為源自崑崙非也。崑崙名麻琿。

刺其山最高大四時常雪有神居之者書載其境內祭祀之山
有九此其一也并記之元僧宗泐

俞安期曰余志涅中賦黃河歷考載籍則所稱積石山在河州

西寧境者皆訛是積石者即漢之河閼縣山也唐咸亨中薛仁

貴征土蕃敗績大非川失積石以東之地乃以河閼靜邊鎮置

積石軍其後又陷於土蕃久之長慶中劉元鼎使吐蕃遂指積

石軍為積石山後世紛々祖其說以攷山海經及水經諸書為

荒唐也按山海經云積石之山其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南流

郭璞註云山在河閼縣西南羗中班固西域傳云可有葱嶺于

閼兩源合而東注蒲海昌一名鹽澤其水冬夏不增減潛行地

且聞應作

下南出積石山為中國河漢書並同水經與山海經文合范曄後漢書曰段熲自煌中追燒當

羗且聞且行四十餘日遂至河首積石山出塞二千餘里隋書

日宇文述追破吐谷渾得地四千里註云有積石山河水所出

又有烏海唐貞觀中李靖等西往吐谷渾軍次鄯州始議所向

窮追出塞行空荒之地二千里乃次星宿川達柏海上望積石

山觀河源嗟乎山海水經固為荒唐而兩漢書及隋唐之史所

載皆書非乎况張守節為唐開元中人作史記正義猶云河州

有小積石山河源出大崑崙入鹽澤東南潛行入吐谷渾界大

積石山入東北流至小積石山則禹貢所導積石山尚在今所

謂星宿海河源之上獨不觀唐史所云次星宿川達柏海上望

積石山之文可謂的証乎

崑崙山在肅州衛西南二百五十里俞安期曰按范曄後漢書志郡國云臨羌有崑崙山班固漢書志地里山在金城郡臨羌縣志注云西北有西王母石室仙海鹽池西有弱水崑崙山祠至唐而吐蕃自云崑崙山在其國中長慶中劉元鼎使吐蕃稱三山中高四下四曰柴山古所謂崑崙虜曰閼母黎山勝國潘昂霄黃河記云吐蕃朵甘思東北鄰有大雪山即崑崙山國朝洪武三年西平侯沐英九年征西將軍鄧愈追荒人至此山咸云是崑崙山始於涼張駿時馬岌傳會獻諛之言也馬岌為涼酒泉太守上言酒泉南山即崑崙周穆王見西王母謂此山宜立王

母祠以禪朝廷無疆之福駿從之西王母既祠厥後范曄遂以崑崙載之臨羌而注班固地理志者亦仍曄書張大之詞諸地志酒泉之南山非臨羌之西北乎然禹本紀云河出崑崙崑崙甚高三千五百餘里其上有醴泉華池去嵩高五萬里地之中也龍魚河圖云崑崙山天中柱也水經云崑崙墟在西北去嵩高五萬里河水出其東北取淮南子云高萬一千里有奇上有木禾珠樹佛圖調西域志云阿耨達大山其上有大淵水康泰扶南傳云天竺恒水之源乃極西北出崑崙山穆天子傳云天子自崑崙山入於宗周乃里西土之教自宗周墜水以西至於崑崙崑崙瑤池上萬有一千一百里鄴道元注水經按是教說參以

山海經謂至^里巨殊非所譚究蓋攷之山海經而不晤崑崙有海
內大荒之別也山海經之海內西經云海內崑崙之墟在西北
帝之下都方八百里高萬仞百神之所在河水出其東北隅入
禹貢所導積石山郭璞注云言海內明海外復有崑崙山又山
海經之大荒西經云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
有大山名曰崑崙之丘其下有弱水之淵環之其外有炎火之
山投物輒然有人載勝虎齒有豹虎^尾穴虜名曰西王母是有二
崑崙焉蓋穆天子所登乃海內之崑崙班固西域傳所載南北
有大山中央有河東西六千餘里東則接漢阨以玉門陽關西
則限以葱嶺計其里至度其所在所是介葱嶺于闐之間矣葱

嶺以西為天竺國又西有大崑崙是為天柱是為地中山海經
所謂大荒中之崑崙西域志所謂阿耨達大山禹本紀所謂去
嵩高五萬里水經所謂河水出其東北隅屈從其東南流又^南東
入葱嶺山者是也班固所謂河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闐是其後^復
出之源也張騫尋河源至于^于闐葱嶺以為河源而司馬遷遂
有烏賭崑崙之論不信夫禹本紀山海經之載又言九州山川
尚書近之獨不覩尚書亦有織皮崑崙析支渠搜之紀乎又水
經載河水由葱嶺經西域十三國而注沕澤班固載河有葱嶺
^{于闐}兩源合而東注蒲昌海一名鹽澤即沕澤也去玉門陽關三百
里廣袤三百里其水潛行地下南出積石山為中國河范曄載

西域內屬諸國自玉門陽關西至葱嶺六千餘里其紕河源與
固同大漢自燉煌西至鹽澤列起亭障戍已校尉屯於車師都
護之府置於烏壘介西域之中督察動靜是葱嶺之流入於蒲
昌漢之官卒目所經見固暉之載諒非綿邈計度之詞水經所
載十三國道元亦引固暉之書入証往來昭合亦非誕妄由漢
以申彰較著嗣後唐咸亨中薛仁貴往吐蕃敗績失河湟以
西之地移置積石軍於河關靜邊鎮今河州所謂積石山以西
為河源而崑崙益為明証邊入為酒泉臨羌之境矣且尚書崑
崙析支渠搜次第序之夫析支即河曲羌所居都實所稱九渡
水渠搜在今榆林北去析支之下五千餘里崑崙應在析支之

上而都寔稱自九渡行二十六日程始至崑崙南則崑崙在析
支之下矣有是理哉大抵唐自肅代之季吐蕃據有河湟華夷
隔越既易五朝歷數十年邈無經載迨於劉元鼎使吐蕃胡惟
乎承襲夷族之言務為矜奇之說而杜佑之通典歐陽玄之廣
記馬端臨之通考不改前代之籍堅執乎元鼎之詞極詆山海
水經以及班固郭璞酈道元之傳是不悟元鼎所記之地皆漢
隋唐初諸將如段熲宇文述李靖侯君集李道宗經行之地也
至於潘昂霄之記一出奉為指南以至今日俾崑崙之墟千載
下移深可慨也

國初^朝鄭楷長江萬里圖記按禹貢導江自岷山或謂初甚淺隘
春冬可涉東南七八折行千餘里播為南江北江益深廣演迤
又西至灌口其波蕩潏激不可遏太守李冰鑿離堆以分其勢
別流至成都引以溉田^皆畝常稔稍下至彭山復與經流合少折
而東南行七百里至嘉定合雅州水湍最悍春撞沸吼曲行五
百里過叙州合馬湖水稍東南行四百里至瀘州北折二百里
復東行五百里少南又東行三百里至重慶合嘉陵水三折北
東南行過長壽東行過涪州合彭水行北稍東至鄧都北行過
忠州三折而東至萬縣自重慶約千五百^里又東行五百里則白
益赤甲諸峯正在望中夔城居巖瀨堆上十五里城下魚復河

有武侯八陣圖亂石隱隱可見灩澦石高可二十丈當瞿塘峽
口自是山勢東溢水深不可測陽臺十二峯突兀霄漢間水委
蛇而行沉沉無聲窮猿古木豐艸恠禽空響相答又歷巴東至
歸峽兩崖倚天或斷或裂行可七百里乃出峽山勢剗開望夷
陵如咫尺由夷行東北^行五百里至荊州流始後廣可六七里東
南^行五百里至巴陵合洞庭諸水流益漫衍北行五百里至武昌
合漢水廣可十里自武昌東北行至黃蘗九江五百餘里與彭
蠡水合^水行四百里過安慶水極深險盲風恠雨發作無節舟人
以江豚雲氣為候過池州太平北合無為肥水南合當塗水過
采石磯至大勝關約七百里過漕渠環京師城下北過龍灣楊

子廣可四十里五鎮江又引渠通淮轉漕千餘里過江陰入於海

九州

禹貢冀充青徐揚荆豫梁雍 周禮揚荆豫青兗雍幽荊并
爾雅冀豫荆揚兗徐幽營

禹碑

夏禹隨山導水功成刊石衡山輿地紀勝云在岫嶠峯又傳在
衡山縣密雲縣雲峰昔樵者見之宋嘉定初蜀士因樵者引至
其所以然打碑九七十二字刻之夔龍觀中隨俱亡後僉憲張
季友自長沙得之嘉定中何致子一摹刻於嶽麓書院皆蝌蚪

文字九七十七字不可曉碑旁小書云右帝禹刻南岳密雲峰
山頂之間水繞石壇之上內三字剝落 明嘉靖初國子生沈
鑑自謂能辨其文云承帝曰嗟翼輔佐卿水虜與登鳥獸之間
參身洪流明發爾興久旅忘家宿嶽麓庭智形折心罔不辰往
來平定華嶽泰衡宗疏事哀勞餘伸裡鬱塞昏徒南瀆行亨衣
制食脩萬國其寧窳舞永奔鑑又為釋義謂得此刻鑄夜夢一
長人挈一石瓶授鑑其色黃高尺許上方下員腹內金環四口
旁橫書三字曰某宮造下有篆文如龍蛇草木形寤而忘首一
字起誦碑文恍然有省竊謂註釋志之時大司馬湛若水守南
國子祭酒沈生以是碑見湛書其後云右沈鑑所辨神禹碑文

文也禹篆與後來篆法懸絕於所考信悉吾方以不得考其文
契其義以為憾見生此辨已一快于心逞知其然否乎且沈生
自叙夢長人所遺器與字豈不異哉宜從諸刻碑以俟後之君
子必有能識之者竊謂蝌蚪文字若孔氏所藏書魯共王出之
壁中當是時已謂蝌蚪書廢已久時人弗能知者何言後世且
所識止據後世楷書一端髣髴擬之於六書猶為未盡夫何言
蝌蚪哉此碑為禹所遺亡疑乃其文義缺之可也萬曆間副使
管大勳刻置石鼓書後院衡州府志

尚書顧璘曰余登衡山陟祝融之巔下尋方廣經峭嶮之麓未
上訪從行道士云山無禹碑雖岩間或有古刻皆已磨滅不可

識矣沈生所得碑本乃嘉靖初長沙太守新安潘君鑿得於嶽
麓書院小山竹莽間刻苔剔土榻本人傳聞蓋宋人所模刻也
生誤傳以為禹本刻其泉亦未之攷蓋禹去今數千年衡山石
質踈厲當時無碑碣必刻之岩間風雨冰雪之剝落泯沒久矣
計宋時亦已無跡故歐陽諸公集古錄等編皆無載此又責於
宣王石鼓使有之豈皆或遺之哉度宋人此刻亦前古流傳榻
本余初見亦疑禹稱王不宜稱帝今乃帝禹刻三字即宋人所
刻偶誤耳余昨經寧遠榻九疑山蔡伯喈隸銘亦出宋人所補
幸有題識可攷則漢刻山岩者在宋已滅况三代之初乎泰山
石豎故秦刻猶存昨觀衡山前代題名唐惟李義山三字在祝

融火六朝以前無存者大抵山石易損故耳前代豈無一人題
識耶然上古書跡自是異寶雖傳刻固可貴也古者書法之興
皆取象山川虫魚艸木之類禹精於水今篆體皆有形水形出
禹無疑獨幸沈生精思妙契釋文見義謂非神授不可也楊殿
元用修在滇南擇之僅數字不同尤可見人心之靈聖跡之妙
天然符合有莫知其所以然者否則千載之下萬里之外不約
而同若是乎嘉清戊戌二月既望東橋居士顧璘書於清陽行
臺憑几集

何侍郎喬遠曰禹碑後人屢作古人書皆瘦勁蒼頡倣鳥跡為
書時未有筆安得肥澤如物象然若筆為之且禹書淳化帖有

其文豈如此肥澤耶

謝肇淛曰衡山祝融之碑非篆非籀非虫非鳥後人以意
傳會強合成文雖曰禹跡吾未信以為然

石紐鄉

帝王世紀禹生石紐按石紐鄉在汶川縣境禹廟在四川茂陵
東門張尚書邦奇跋

伯益

伯益即伯翳也秦穀以入為去故益謂益為翳也字有四聲者
多轉用如益之為翳聲契之為禹聲入畢之為咎聲去君牙之為君
雅是也此古聲之通用也有同音而異文者如陶之為繇垂之

一本作豈
前此無
題識耶

為偃繇之為鮌也之為偃紂之為受罔之為犇是也此古字之
通用也史記五帝本紀言益秦本紀從翳蓋疑而未決也重黎
二人而合為一則楚有二祖也四岳為齊世家之祖而提齊人
伯夷後則齊又二祖也此其前後必出于談遷二手矣故其
次如此羅氏路史直因之直以益翳為二人又以伯翳為皋陶
之子則嬴鄆李三姓無辨矣且楚人滅六國後時秦方盛於西
延於東趙基於晉使柏翳果皋陶之子滅文仲安得云皋陶不
祀乎又以益為高陽氏之才子隕鼓至夏啟時則二百有餘歲矣
夫堯而舜攝舜堯期而薦禹豈有禹且老而薦二百歲以為身
後之計乎金履祥伯益辨益字隕鼓帝高陽次子伯益也水經注

鬻熊

夏鬻熊為宗伯唐天寶六載詔配享禹於安邑又文王師鬻熊
楚之祖也鬻子年九十見文王又武王問鬻子守而存攻而得
戰而勝又成王問鬻子興國之道是歷三世壽當百五十餘歲
古鬻子二十二篇今存十四篇賈誼新書近述七篇

夏時

三代悉用夏時不改月見巴州楊裕春秋改正

一作楊裕

三亳

商始居亳今鳳陽府亳州書有三亳偃師縣西十里帝嚳所都
非湯也皇甫謐辨之曰西亳穀熟縣西南三十五里湯自商丘

來始都之隣葛伯今寧陵之葛鄉也曰南亳宋州北五十里大
蒙城南湯受命之地曰北亳一曰景亳景山名或云攷城為北
亳較熟為南亳偃師為西亳

伊尹

昔伊尹之干湯兮七十說而乃信臯陶釣於雷澤兮賴虞舜而
後親此二事甚僻見馮衍顯志賦 伊尹卒于沃丁之世蓋百
有五歲 竹書紀年 伊尹墓傍生棘皆直如矢 鶴林玉露
伊尹負鼎以干湯謂尹有鼎鑄之才也猶書曰透衡云爾而說
者遂謂伊尹為庖人非也 李瀛河南通志

鬼方

^商商高宗伐鬼方朱子以鬼方疑即荆楚廖道南楚紀云史記
匈奴傳夏曰淳維商曰鬼方周曰玁狁鬼方者指北虜也今雲南
乾雅廣曰玁狁及未定辰溪諸蠻俗多尚鬼朱子之疑得非此

耶

彭祖

錢鏗歷仕夏商封彭城伯故世稱彭祖壽七百七十七歲子
五十四人第二十八子寧為周文王師去竹氏錢後世道流見
彭祖永年乃援八人仙通鑑及道經武夷諸書皆附會命術之
說錢緒山先生集

彭祖卒於夏六月三日其舉柩者曰社兒等六十八皆凍死就

莖於西山下墓至今猶在號曰杜兒墩又墓前有薤林春不種
而生秋不收而枯或人妄加耕鋤墓傍則雷雨大作見史蘭記
安吉州志

眉州彭山縣東十里彭止山周末彭祖家於此而亡故名後漢

岑彭擊公孫述至武陽營所問山名彭止而思之欲徙會日暮

而止是夜果為刺客所殺初彭至其地改曰平蕪今訛為平摸

山一統志

武夷山籤鑑二子長曰武次曰夷因以為名列仙傳

太玉剪商誤

至於太玉實始翦商說文引詩作實始戩商解云福也太玉始

受福于商而大其國也是時商尚未衰安有翦商之念哉

太玉居邠：與幽同唐明皇開元十三年以幽字如幽乃改作

邠今七篇出後人抄錄故字從邠而幽風不改者六經有石刊

故也

世西伯

殷之制分天下以為左右曰二伯子夏謂殷王帝乙時王季已

命作伯受圭瓚秬鬯之賜果爾則周之西伯舊矣非特文王為

西伯也文王因之受東征之命武王之未伐商也襲爵猶故也

故傳記武王伐商之事曰西伯軍至消水紂使膠鬲而問曰西

伯將焉之曰將伐紂則武王之為西伯見於史傳者有自來

駒按而問曰上疑
脫候周師三字

矣 金履祥

文王繫文

漢儒費直傳易謂文王作文非周公也又揚雄解難魏伯陽參
同契劉勰文心雕龍俱直云伏羲文王曷嘗有一字及周公
兩漢及梁去古未遠當為得之唐孔穎達正義始云周公繫文
宋程子以今易作傳朱子以古易作本義見慈溪傳文北義經
十一翼 文詞亦曰繫詞大傳言繫詞者五皆指文詞馬融陸
績王肅姚信俱言周公作文陳臯辨文辭為文王作

伯邑考

禮記曰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王世紀謂文王囚羑里時伯

邑考為紂為殺則^所是伯邑考既死武王不得不立非舍也

紂

淇縣西北十五里靈山社商紂貯酒之場曰酒池遺蹟尚存
平臺縣北五里沙丘臺通考云大麓之野有沙丘之臺紂所都
多取禽獸置其中衛靈公薨葬此穿塚得石櫛有銘云不馮其
子衛公奪我里子常曰靈公之為靈也久矣始皇^{東廵}始皇^{東廵}回崩於
沙丘今平臺廣崇皆有沙丘

伯夷叔齊不叩馬

羅隱辨害文曰虎豹橫寧而不顧菽粟蛟蜃橫寧而不顧鉤網
所全大所去小順大道而行者救天下者也畫規矩而進者全

禮義者也權救上下而君臣立上下正禮義不得不金全不能濟
於用而君臣上下不正雖抱空器實施是以佐孟津之師施焚山
絕流者也叩馬而諫計菽粟而碩鉤網者也是教語詞偉而義當
然叩馬之事不見於諸書而獨於史記昔人有疑其傳會者愚
謂伯夷自文王時歸周久矣武王觀兵三年而後夷何不預折
其謀而於披甲上馬日引此教語竟無阻能孟津之戈哉何為計
艸之若此知其真事謬誕不足信也食粟採薇之說亦皆好事之
口象既周粟薇獨非周家薇乎耶避國而負餓于首陽故甘就文
王之養苟其不飢矣以就養彼二子者豈申胥狄比而受養之
後又欲一餓以成名耶馮時可藝海詞酌

太公望

大城縣北有子牙壘相傳太公望垂釣虜釣臺在河之中二水
合抱秋水泛溢其臺不沒閔天南宮造散宜生三子學於太
公望曰嗟乎西伯賢君也四子遂見西伯於姜里尚書大傳
太公卒於康王六年壽百有十歲竹書紀年太公望壽一百
六十乃卒紫微斗數又金石錄太公望一百四十歲

微子

左傳許男面縛鄭璧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伐殷微子啟
如是陸榮左氏春秋鐫曰微子啟如是哉聞諸孔子曰微子去
之是且不屑于紂而何為面縛於周人之壘歟逢伯蓋詭言以

悅其君而後儒信之甚者謂抱祭器而往臣焉謬矣

箕子

箕子名胥餘 武王釋箕子之囚箕子不忍周之釋走於朝鮮

武王聞之因以朝鮮封之 洪範大傳

箕子馬融以為紂之諸父服虔杜預以為紂之庶兄一以為親

戚

比干墓

汲縣北十五里周武王封比干墓於此墓前有銅盤銘曰左林右

泉後岡前道萬世之事茲焉有寶是又有殷比干墓四字相傳孔

子手書唐開元中偃師人耕地得之因以立墓篆文奇古右一云

前岡後道萬世之靈於焉是寶保一本靈作寧今元衛輝路教授

王悅摹刻 明萬曆丁亥周思宸辨曰衛為殷墟本商王所都

比干墓葬此地里不遠夫子亦嘗表而識之石刻尚存則此墓為無疑

矣况開元之前偃師未聞有比干之墓耶設若有墓則魏孝文之

祭弔何於此而弗於彼夫執銅盤以立疑似之墓豈若求古求

之墓為真耶即中州通志亦云偃師之墓因銅盤以立信然我

國朝彭時詩萬古乾坤八尺墳當年一死為忠君謾勞異代加

封謚正恐英魂不忍聞

麥秀之歌兩見

史記箕子世家箕子朝周過故殷墟感宮室毀壞生禾黍箕子

傷之欲哭則不可欲泣為近於婦人乃作麥秀之詩以歌之曰
麥秀漸：兮木黍油：兮彼孩童不與我好兮 尚書大傳曰
微子朝周過殷故墟見麥秀之漸：兮木黍之繩：也曰此故
父母之國乃為麥秀之歌曰麥秀漸：兮木黍油：兮彼孩童兮
不我好仇

殷頑民

洛陽城東北有上高里殷之頑民所居也北魏孝文帝名聞義
里遷京之始朝士駐其中迭相譏刺竟皆去之惟造甕者止其
內世人歌曰洛陽城東北上高里殷之頑民昔所云今日百始
造一甕子又皆棄去駐者恥 伽藍記

召公奭

召公奭壽一百九十餘乃卒 風俗通又竹年紀年一百十九歲

八十墓

襄城北三十里有八塚俗傳周八士之墓因名伯達今有伯達
保

文王武王周公葬

長安縣西南二十八里畢原三輔故事曰文王武王周公皆葬

畢原南北 皇覽曰文武周公塚皆在京北長安鎬聚東社中

又曰秦武王塚在安陵縣西北畢原中大塚是也人以為文王

塚者非也周文王塚在杜中即杜縣之中也杜縣在鎬之東於

唐長安縣為東南二十里 雍錄

俞安期曰 余 周家四塚及

周公太公塚在咸陽之北阪窈窕疑之夫武王塚逼近文王後其封土高廣不及文王塚者十之四五而成康之塚相去文王塚里許其封土反與文王塚埒豈武王伐紂之君力不能高封如文王塚一也上古不封不樹至周始封樹未應遽如秦漢之封高十餘丈而廣袤六七十丈二也武王既去豐遷鎬胡獨于塚乃擬逼先塚之後耶謂之遺命無是理謂之成王周公之舉亦無是理三也文王武都在豐鎬而渡謂遠葬豈溺於形勝如周公卜洛之說哉及觀地形前高後低宜武之水漸下於涇者三十餘里既非形勝何事遠焉四也又東而所謂塚後亦有小阜

較之前塚高廣亦不及十之四五余戲問守塚道士曰周公塚後得非伯禽塚乎道士曰聞伯禽葬魯茲乃護風塚也夫咸陽北阪中隱起脊以南漸下低渭脊以北漸下低涇而所謂文王塚者在脊北二里許其塚後若形家所云仰瓦之勢作墩於後護之是也嗚呼獨文王塚後與護風墩相類者為武王塚耶間語及之交遊咸以為妄及考通志亦啖背子抱孫之說第謂東向為合獨謂原之為地巨渭南北有之則悖矣夫一原也豈跨渭而名一旦在鎬東南此為明証自唐顏師古一注之訛臆釋者遂指咸陽北原為畢即雍大記及通志揚元和郡國圖記俱謂咸陽原西起武功東盡涇渭南北數十里東西三里

俱曰畢郢既以此為畢何漢高之長陵惠帝之安陵昭帝之平
陵同在一原相去不遠曾無畢郢之文是咸陽之畢始于唐以
下也無疑即宋敏求長安志前于秦陵之下引皇覽以証周文
王塚為秦武塚矣後于咸陽縣又載周四塚于縣北十五里何
前後之相悖耶蓋不究故安陵縣在長陵之西今咸陽東安陵
之西北正咸陽之北秦武王之塚乃今有司以為周文塚祭之
矣其所謂成康及周公太公者誠不可知之人而俎豆之而獲
有一人動心於程大昌之說也何哉

二南

古有二南無國風之名

騶虞

賈誼新書騶者文王之囿名虞者囿之司數也 陳氏曰禮記
射義云天子以騶虞為節樂官備也則其為虞官明矣

微仲

微子之子稱微仲猶康伯之子稱康仲蔡仲之子稱蔡仲耳古
者謂殷人立弟周人立子所謂立弟者太子死則立太子之弟
所謂立子者太子死則立太子之子皆非時君之子弟也近世
儒者誤以立弟立子為時君之子弟因謂微仲為微子之弟失
之矣子服伯子曰文王舍伯邑考立武王微子舍其孫肅而立
衍以衍况武王則衍亦微子之次子也以其稱仲明其為太子

之弟臍也 蕪子由古文自注

周禮

周禮壺涿氏掌水虫欲殺其神者以槩音枯木貫象齒而沈之則其神死而淵為陵註云槩木山榆也以象齒作十字貫於木而沈之則龍罔象之類死也

司烜氏

仲春以木鐸徇火禁於國中註云為季春將出火此亦今人謹慎火烟之意非禁烟也禁烟不知起於何時至唐宋已然改火之不行似已久矣詩人吟咏之詞未足據也 謝肇淞五雜俎

周昭王不溺死

史記昭王五十一年南巡不返卒於江上外紀曰昭王南巡返濟漢之人以膠舟渡王及祭公溺焉大記曰王征荆蛮旋涉漢王及祭公殞於漢王右尹餘靡振王北濟振祭公王因是發疾崩

呂氏春秋曰昭王南征荆右辛餘靡長且多力乃王右還反涉漢梁敗王墮于漢中辛餘靡振王北濟王乃封之於西翟

穆王八駿

穆天子傳華騶綠耳赤驥白蟻渠黃踰輸盜驪山子 張華博物志亦驥飛黃白蟻華騶綠耳踰輸渠黃盜驪 王子年拾遺記絕足翻羽奔霄越影踰輝起光騰霧扶翼

履霜操

尹吉甫之子伯奇有履霜之操廖道南謂其詞不類楚紀不載
朝履霜兮晨寒不明其心兮信德言孤兒離別兮推肺肝何
皇天子遭斯愆痛殘不同兮思有偏惟願躬兮知此冤

河伯

竹書紀年載洛伯用與河伯馮夷鬪是二諸侯也後世謂馮夷
為河伯之名似謬

黍離

韓詩外傳黍離伯封作也詩人求亡不得憂愆不識於物視彼
黍離反以為稷之苗其說似有說理又尹吉甫信後妻而殺孝

子伯奇其弟伯封求而不得作黍離之詩

東西周

元金華吳師道注戰國策按大事記周貞定王二十八年考王
初立封其弟揭於河南是為河南桓公河南即邾邾武王遷九
鼎周公營以為都是為王城洛陽周公所營下都以遷頑民是
為成周平王東遷定都王城王子朝之亂敬王徙都成周至是
考王以王城故地封桓公焉平王東遷之後所謂西周者豈鎬
也東周者東都也威烈王以後所謂西周者河南也東周者洛
陽也何以稱河南為中國西自洛陽下都視王城則在西也何以
稱洛陽為東周自河南王城視下都則在東也

石鼓文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我車既好既馬既駿君子既獵既獵云游
 麋鹿速々君子之求時乎時：因調弓：茲以時我驅其時時其來
 禦時：矣時矣即御即時鹿鹿速：其來大望時我驅其僕其
 來續續續射其豚屬甲鼓
 汧繫泛：丞彼溯淵鯉鯉屬之君子漁之漫：有鯊其時微之
 白魚鯉落鯉其蘊底鮮黃白其鯿有鮒有白其羽孔庶商之臭
 綽之洋：趨維趨其魚何惟惟鯉惟鯉何以橐之惟楊及柳鼓
 田車孔安鑿由勒駢左駢六師既簡在駢翻：右駢駢革：我
 以躋于原我我止正凌六宮車其寫秀弓時射射麋豕孔庶鹿鹿雉兔

其原有連狗其戎奔：大車出洛亞獸白澤我而弗射多鹿趨

力樂君子乃樂丙鼓

帥彼登車忽速填如秀弓孔碩彤矢笑：四馬其寫六轡沃若
 徒駢孔碩廓騎宣傳首車載道如徒如章原隰陰陽趨：六馬
 射之簇：有驅如帛數鹿如兕怡爾多賢連連禽奉雉我免允異

丁鼓

我來自東臨陔雨奔流逆湧盈：溱隰君子既涉我馬汎汎：
 繫泊忌溱巫士駕言西歸舫舟自廓徒駢連維：維舟舟以道或
 陰或陽板築浮以戶出於水方丞徒徨止其奔我以阻其乃
 中鼓

宣猷作源作周導造我醉攸除帥彼阪田莽為世里希微德
乃岩漆栗柞械其拔稜楹庸：鳴條亞箬其華何為所存駐
水盤導旨拊此晤已鼓

徒御嘩々然為師旅填然會同又譟以左我陣弓矢孔庶洎々

是熾射夫罵矢其奪舉聲其徒肝來或群或友意率左右

燕樂天子來嗣王始振々復古我來攸止庚鼓

彼走蹶々馬廐暫々華々雉位多庶微我師氏逸々文武

何其一之辛鼓

我水既淨我道既平我行既止嘉樹則里天子永寧自惟丙申

旭々杲々我其常導華馬既迪教夏康々駕彼四黃左驂騁々

右騂騂々祭戰以奕汝不執德旂翰祭々旂標旂旒施々公謂大

未余及汝茲邑曷不余及士鼓

吳人憐亟朝夕徹惕載西載北勿奄勿伐若而出奇進敵用特

歸格藝祖告於太祝禘嘗受享致其方藝寓逢中國庶孔庶鹿

原隰既地疆理曠大田不蒐君子何求有謀有始周爰止於是

琴鼓

程大昌雍錄曰左傳昭公四年椒舉言楚子曰成有岐陽之蒐

杜預曰成王歸自奄大蒐於岐山之陽岐山在扶風美陽縣西

北也杜預之為若言雖云蒐岐之有遺鼓而謂成蒐之在岐陽

者即石鼓所奠之地肅而鼓託田漁其殆成王之田之漁也與

宣王^嘗出鑄而東獵其地自屬東都故曰四牡龐：駕言徂東：
云者以方言之則是自鑄出洛岐在豐西三百餘里安得更之
徂東也則鼓詞不為車攻之詞亦已明矣鼓詞既不為車攻之
詞則何據而為宣王之鼓

春秋正朔

先儒論春王正月主改朔不改歲者鶴山魏氏九峯蔡氏竹塹
葉氏夾漈鄭氏南阜周氏主夏時^冠周月者伊川程氏質夫劉
氏康侯胡氏主春移而月改者漢孔安國宋朱熹又張敷言史
伯璿陳定宇熊百可黃楚望趙子常王陽明陸儼山張陽和王
荆石邢子登陳方域張西銘

錢塘吳任臣曰自古一代之興改年易朔雖後人不能大越前
人而中間沿革殊塗要皆稍：神明其意明本朝所更始粵夏
以前斷自建寅尚已

前此顓頊建丑矣又宋志云高陽氏以十一月為正薦玉以赤
繒燕年代久遠典冊易淆未可據也

下此建丑為春正月者為殷改子月為春正月者為周歲首改
而時月不改者為春^秦大抵彼此不相師各有異同之虜後世魏
明帝建丑為正朔而三月易為夏四月^武鑿建子為正月而一月
仍屬孟春唐肅宗仲冬號子月而四時用之弗改皆襲商周秦
遺意儒者不察泥於載籍所聞徃：紛紜詰曲遂謂三代咸改

朔不改歲又謂春秋以夏時冠正月言人、殊此無論孰夏典
以律周制大有不可即吾夫子作春秋尊周奉魯辭從主人敢
以一布衣翹：熟擅改時易歲之權間嘗稽之春秋天時災異
麥禾非時祭祀失典諸條靡不與周家建子為春者經緯脗合
春秋通書雨雪者一為桓公八年冬十月固夏正之八月也若
亥則雨雪非異不必書矣 又隱公九年三月大雨雪僖公十
年冬大雨雪此更以大雪為異與書雨雪之例不同
書震電者一為隱公九年三月固夏正之正月也若辰月則
雷已發不必書矣 又僖公十年九月震夷伯之廟此以震損
廟為異與書震電例不同

書隕霜不殺草一為僖公三年十有二月 書隕霜殺菽一為
定公元年冬十月固夏之十月八月也當殺而不殺不當殺而
殺故紀災無異同
書無冰者三一為桓公十四年春正月一為成公元年春二月
一為哀公二十八年春固夏之十一月十二月也皆不當無冰
者若夏正春則非烜燠之災不必書矣
莊公二十八年書大無麥禾夏正之秋也穀梁傳云大無未及
無麥也莊公七年書大水無麥苗夏正之夏也以麥苗同時而
知之
書大雩二十又雩一皆在七八九月秋冬之間固夏正之五六

七月也蓋嘗以周六月建巳為常祀今所書均非嘗時也然成
公三年夏大雩曷書乎失常則書而此則必書者知為卯辰兩
月固周之夏月也

春秋書郊望九中如成公十七年九月辛丑用郊定公十五年

夏五月辛亥郊哀公元年夏四月辛巳郊俱以非時而書先儒謂郊必

正月至於三月郊之時也蓋言子月至寅月指周正也若夫秋

嘗冬蒸之典古為時祭春秋書蒸嘗者三桓公八年春正月己

卯蒸夏五月丁丑蒸十四年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夫非

時必書而正月書蒸者見五月再蒸之禮所謂先祠以起義

非謂不當而蒸也猶之乙亥之嘗寔志壬申災變以朽餘而薦

先公非專以不當嘗而書也且左氏身當昭代去夫子未遠傳

所載成公十年六月丙午晉侯使甸人獻麥六月者夏四月也僖

公五年十二月丙子朔晉滅潁先是卜僊占克潁之期其九月

十月之交乎豈非僊以夏正言而春秋以周正書也僖公五年

春王正月日南至南至者仲冬中氣也為夏十一月斷也不曰

冬至而曰南至者子月周固以為春也維孟獻子有云正月日

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亦不繫之冬與

夏者正以子月春午月秋故也期子月為春之明証耳說者以

四時攸定冬必不可為春抑及陳寵之言曰陽氣始萌天以為

正周以為春陽氣上通地以為正殷以為春陽氣已至人以為

正夏以春正朔通遷曆家有相承之說而世儒不知三正皆可
言春孔子割夏時以斷周月如胡文定公所云不幾誣聖經而
昧昭代哉其一

說春秋者曰周禮凌人正歲十有二月斬冰豳風七月之詩曰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臣工之篇曰維莫之春於皇來遊斷之六
經歌咏均以夏正紀事何於春秋而獨疑其正月抑周公作周
禮原為百代不祧之書用是六官所載不得不以正夏雜周正并
行允言正月者子月也正歲者寅月也豕宰正月之吉始和布
治於邦國州長正月屬民讀法之類皆屬之周正遂人正歲簡
稼器凌人正歲斬冰州長正歲讀法如初之類皆屬之夏正安

之便民通俗施之久遠不泯其中如內宰中春命婦蚕於北郊
司裘季秋敝功裘大司樂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夏日至於澤
中之方澤其以建寅垂方策者未易更僕數若夫詩歌所咏百
姓所言自是各隨天懷循俗稽古如今人稱揖提孟取等語不
復遽泥時令故有以寅月起教日者如臣工四月之詩全協夏時
有以子月起教者如十月之交朔日辛卯之詩考之曆法蓋幽王
六年乙丑歲之酉也月交食井然未容中以臆說若七月之章解
詩者多謂公劉居豳時維夏代故周公陳詩乃用夏時然一之
日感發二之日栗烈及十月改歲之語在本章已雜用昭代月
令與作周官同旨乃熟孰謂周家建寅不違予意竟以周禮豳風而

並疑春秋左氏諸書乎其二

太史公記三代革命於殷曰改正朔於周曰制正朔於秦曰改
年始是三代正朔故自不同而嬴秦與商周亦自有異商周改
時月者也秦改歲始不改時月者也或以書言元祀十有二月
乙丑伊尹嗣於先王奉嗣王祇見厥祖又言唯三祀十有二月
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於亳是商雖建丑為正寅月仍用以起數
不悉伊訓所載何適合於元之禮及元旦即位之義乎嘗
按左傳昭公十七年梓慎云於夏為三月於商為四月於周為
五月而漢曆律志又云夏為十月商為十一月且陳寵為陽氣
上通地以為正殷以為春周漢去商未遠詎容臆說夫有所受

之矣狀猶致疑於商書數語者獨不觀數言張氏之說曰顧命固
有儀何待正月朝而自怨當夕而復辟尤不須正月愚亦謂柅前
即位無俟元日之期而再期大祥遣為三祀十二月之日亦無
擇正朔也然則十二月者今子月也殷之改月并改時審矣或
謂即位之元年不當稱元祀故皇極經世諸書都以太甲元祀
列於湯崩之明年竊據史伯璿云此以周禮証夏書則然耳三
代之禮至周大備烏知自周以前盡如周制乎政恐夏忠商質
踰年改元之禮亦至周之文而後脩事固不可知也尚盡正義
顧氏曰殷家猶質踰年即改元年以明世異不待正月為首也
若夫秦事不師古建亥以為歲首寔有年所故史記月表紀年

必先書冬十月而後書踰月且以端月為端月避秦諱也以閏
月為後九月秦制也改年始而不改時月確有所據而文穎顏
師古輩執商周改月之見更謂秦以十月為正月若史記所記
皆太初時追改非當日本稱此果實錄乎間攷始皇二十九年
登之罘刻石其詞曰時在仲春陽和方起夏正之月令也與十
一月沍寒之極者不侔又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亦
與夏正之祀典無異是秦之改歲不改時月又明矣要太初所
改特歲始耳豈時月之謂哉夏殷周秦正朔原自各殊後儒頑
合而一之此所以彼此交疑卒無一定之論者未必非學人故
也其三

郭公

邢延舉坦齋通編略云夏五郭公人謂郭亡或未熟疑有盛之
類意郭公是一物記異本草布穀江東呼郭公豈即此耶郭以
偉山上小篇

左傳

昔人謂左傳衰世之文戰國策亂世之文左氏非左丘明也孔
子稱巧言令色為左丘明所恥而朱子註謂古之聞人後人因
左氏做春秋遂以謂親受業於夫子胡論語家語諸書不一見
而太史傳孔子弟子未有左氏姓名且其文艷而富失之醇誇近
於巧言胡自相背也陸子淵所疑於左者兩事一朔假之事春

秋書衛人立晉魯隱公四年也是歲為壬戌明年改元歷辛巳
為桓公十有二年冬十有一月宣公告終故春秋書丙戌衛侯
晉卒是宣公始終為諸侯十九年耳今日蒸於夷姜而生伋當
在二三年間其為伋娶也當在十六七年間其淫宣姜而生壽
又生朔非三四年不可則十九年已無餘日朔能謂兄壽能為
兄竊旌設祖必已近於成人是衛宣在位當三十九年胡不相應
至此耶一為季札觀樂按論語吾自衛及魯然後樂正雅頌各
得其所事在哀公十一年時孔子年六十五前此詩樂散亂存
什一於千百夫子比於篇什正其體裁然後謂之一經季札聘
魯在襄公二十九年是時夫子生八歲安得所肄習皆吾夫子

之新編也故先儒以左傳出於劉歆父子而君子漸以為漢儒
之文也又孔子不語神怪左於鄭志內蛇與外蛇于闕南門於豨
志神降於莘於魯桓成季之生有文在手以應其卜書蛇自泉
宮出如先君教書介葛廬聞牛言生三犧於晉書狐突遇太子
書野人與晉文公覘書魏顆見野人結草亢社回書文公出柩
有聲如牛於楚書河神索瓊弁玉纓于子玉於衛書相奪于享
又書桑田巫言大厲書穀伯夢涉垣食瓊現規書獻子見梗楠陽巫
舉鳥鳴毫社嚙出書權及子夢豎牛書晉侯夢黃熊書伯
有為厲書石言於晉魏榆書寶龜倮白書秦死六日而蕪若此
類皆不應經義其他卜筮謠詞近於讖緯術教非春秋不書事

應之旨昔人謂多言舉典華繁實寡必非丘明筆也馮時可謔

息媯

楚息媯後人稱息夫人劉長卿桃花夫人廟詩即息夫人也

管仲

史記管仲穎上人今邑有管仲邨相傳仲故里晉張虜度注列

子謂管仲鮑叔並穎上人也虜度在晉去春秋不甚遠必有所

擄

曹沫

魯莊公十年曹沫始謀於莊公：用之敗齊於長勺自是魯未

嘗敗以十三年而會齊侯於柯安得所謂三戰三北沫以匕首

劫齊威求侵地者我如羊高株異說載異事於春秋其後戰

國游士多稱沫以為口寔而寔非也古史

子產別字

鄭大夫公孫僑字子產一字子美左傳襄公二十五年六月壬

子鄭師入陳子美入數俘而出子美注子產

子皮廟

皮場公廟一在開封府城一在洧川縣鄭子皮有惠政民立廟

祀之河南通志按子皮俗稱皮場公今杭州吳山皮皮場廟或

因公而訛也

魯僖公六事自讓

魯僖公遇旱以六事自讓躬節儉閉女謁放諂佞者十三人誅
稅受貨者九人退舍南郊天立大雨見漢東海黃瓊傳

介子推游仙

介子推姓王名光介之推與趙宣子游旦有黃雀在門上晉
文公果之後見東海邊為王俗翁賣扇仙史

魏太子臥石

內丘縣魏太子殿內石蹟六尺許身體手足肩背俱宛然存

孫叔傲

壽州安豐塘楚相孫叔傲之所築也塘上之木花皆西向子皆
東向公孫傲之子僑封于寢丘一旦潘御

孫叔傲相楚莊王在十六年子馮康王二年拜令尹舜疾後復

為令尹左傳所為遠子馮也再世相楚事甚奇史記取優孟之

言甚誤楚寶楚相孫君諱饒字叔敖見漢期思縣宰段光所

立碑

程嬰公孫杵臼

程嬰墓忻州南門外有碑殘闕公孫杵臼墓忻州西北七里碑

尚存陝西韓城南二十里有公孫杵臼程嬰二墓

春秋於魯成公八年書晉殺趙盾趙盾於十年書晉景公卒相

去二年而史記乃有屠岸賈欲滅趙氏程嬰公孫杵臼共匿趙

孤十五年復立趙武以年世改之則自同括死後景公又卒厲

公立八年而殺悼公立又五年矣其年安如是嬰杵臼之事乃
戰國俠士刺客所為春秋時風俗未有此也 田汝成西湖志

陳寔曰左傳不載嬰杵存趙事而史託言之獨詳左氏稱趙武

從姬氏畜於公宮以其田與祈奚韓厥言於晉侯乃言武而取

其田是無嬰杵之事與史託異矣蓋左氏為高簡且其所載以

復武立田為重故謹叙其後而不暇追志為初然謂趙武從姬

氏畜于公宮與武之生育嬰杵之保存一句可盡之矣

夷庚

左傳成公十八年披其地以塞夷庚正義云平道也二字出此

李善悞詩紀別集

昭穆

昭穆之昭世讀為韶今從本字何也曰昭之為言明也以其南

面而向明也其讀為韶先儒以為晉避諱而改之然禮書亦有

作昭字者則假借為通用耳 中庸朱子義問

提月

九月晦謂之提月見公羊傳何休注提月邊也魯人之方言也

景龍文館記景龍四年正月二十八日晦夫二十八日亦可為

晦耶 五雜俎

周道倭遲

周道倭遲作周道倭夷險也漢書又作郁夷郁平也右扶風有

易牙

易牙即雍巫也雍人名巫字易牙實誼新書作子牙

萇弘血

四川資縣青泥坊萇弘死三年而血化為碧今數里之內土色尚青

老子

老子周定王三年乙卯生楚之陳郡苦縣厲鄉曲仁里九月十四日夜子刻簡王四年丁丑仕周為守藏史十三年遷太史敬王元年庚辰年八十五與散關令尹喜西入 老子開天經

老子偃姓生而聃耳下垂故名字伯陽父臯陶之曾孫曰 為夏大理隸閔龍逢不當誅死之其子聃走之亳更李氏李者理也變其文而存其音不忘父子也歷事成湯太戊武丁為商賢大夫封彭城稱彭祖商末以德長諸侯號老彭佐武王伐紂見牧誓又歷事周成王與史籀同為柱下史幽王時論山川震見史記敬王時猶掌圖書壽最高學最博博孔子實師之故曰竊比於我老彭若方士謂仙人李靈飛生李耳為老子又言錢鏐彭祖析為二人非也 豐坊道德經贊言序 老子墓在蓋屋屋縣西三十里 嚴君平作老子指歸其稱引莊子多矣曰任事未虧倍子行之

及其傾覆也顛高墜谷千人不能安郊之未剖也一指麾之及其為飛鴻也奮翼凌雲嘗微不能達也胎之能乳也一繩制之及其為牡也羅網不能禁也帛也執群獸食牛馬劍戟不能難也故連瀟之流久久而成海小蛇不死化為神龍積善之微以^至吉祥小惡不止乃至滅亡又曰我之所以為我者豈我也哉我猶為身者非身之所以為身者以我存也而我之所以為我者以有神也神之所以為我者道使朕也又曰道之為生天之所興始於不始生於不生存於不存止於不亡又曰夫起福生利成功遂事備物致用使人大富天下奢僭財貨不足民人愈僥福滿山澤金玉成積國愈不安民益少利飾^智相愚

以詐相要防隄邪淫奸宄之路密分別同異是非之變眾則國家昏而政事衰作方遠 雕琢文彩奇變異恒以褒有德以別尊卑攻故滋起後出愈奇令連賞深罰峻刑嚴斷肌膚斷四肢疏遠不隱親不私罪至夷滅賞至封侯天地震慄盜賊愈多又曰夫饑而決食渴而倍飲熱而投水寒而入火所若不除其身必死胸中有瘕不可強也喉中有疾不可利也蚤螫著面不可射也蟻虱著身不可斫也又曰夫日月之出沒也同明人之死生也同形春秋之分也同利至聖之與野人同容通者之與閉塞也同事道士之與赤子也同功凡此教者其中異而外同非有聖人莫之能明又曰夫陰而不陽萬物不生陽而不陰萬物

不成天地之道始必有終、必有始又曰夫嬰兒未知而忠信于仇讐及其壯大有識欺詒兄嫂三軍得意則下止虜窮之數不避兕虎其事非易事理然也以上諸語皆經書所不載按藝文志莊子五十二篇郭象去其巧定為三十三篇則今之所存特十之四耳嚴書出象前其所引皆其逸篇可知也子瞻謂讓王說劍盜跖漁父四篇為偽撰羅勉道者又疑刻意繕性亦復淺膚定為二十六篇大抵語意精粗居然別矣若君平所引其為象所刪無足疑者

關尹子

葛稚川曰友廣間道流人持關尹子道機經一部是督軍王圖

所撰此偽書耳他日叙關尹子乃極其贊嘆有快若浴碧慘若夢虹飄：如履游海外之語則真書見矣

孔子

公羊氏孔子生魯襄公二十一年冬十有一月庚子穀梁氏同

第曰十月賈逵註云生昭公二十四年服虔載賈逵語云年三

二十一年經云此年仲尼

仲尼

十五皆以孔子為二十一年生也史記生於襄公二十二年則

與公羊穀梁寔差一歲考長曆二十一年己酉十一月無庚子

庚子乃在十月之二十一日孔子所生之月吾當從穀梁註謂

己酉為己卯、酉之文相近故誤書也 宋濂

孔子以襄公二十一年己酉冬十月二十一日庚子生夏八月

也哀公十六年壬戌夏四月十八日乙丑卒夏二月也年七十
有四生從穀梁卒從左氏移庚子於十月改己丑為乙丑長曆
可據也傳經之家師次相授况二氏去孔子^近又同地
乎馬遷後時而疎陋吾無徵乎爾宋濂謂周不時月春秋載子
丑二月於前歲夫史乃紀寔難以己意紛^亂君即位于歲首則
子月也春秋正月書即位亦夫子移之乎左丘明周人也正乃
其所曆夫改月周之謬也必為聖人掩之則大輅樂舞天子胡
為虞高之從哉崔^統說孔子辭廩上終不盜帶鉤許由讓天下
終不利封侯淮南子
涅槃經以孔子為光淨菩薩孝子迦葉菩薩顏子光目菩薩破

邪論孔子即儒童菩薩潯水縣南七十里相傳有儒童寺本孔
子^祠唐景福二年立以孔子造楚經此南唐改曰儒童寺^{王芝堂}
談會

少正卯

孔子誅少正卯見荀子餘如左氏春秋內外傳並不載

孔子弟子

孔子弟子高弟七十七人予以太史公書及孔子家語攷之皆
同秦冉顏何不載於家語而琴牢陳亢^元不錄于史記既不可偏
廢而琴牢陳亢^元又見論語故并錄之凡七十九人 蘓轍古文

項橐

史記項橐七歲而為孔子師今汾州城西^北三十五里有項橐祠

達卷黨人顏師古漢書注項索也此必有據後秦符朗著
符子言項索詆訛孔子唐皮日休曰項氏之有無亦如莊周稱
盜跖漁父也墨之稱墨屎媚婢也豈足信哉

程子

昔賢士程子與孔子相遇傾蓋而語卒蹙平陽之曲沃縣有祠
程本字子華博學通憤典有卓異之行性闔爽不肯苟容於諸
侯聚徒講學趙簡子欲仕于朝而不能致去之齊遇孔子于郊
傾蓋而語終日甚悅願子路取束帛贈之曰天下賢士所著有
子華子墓在程子岡宋知邢州蒲江雷鳴時得其遺書於鄉
塾內丘縣志

墨子回車

邑號朝歌墨子回車出淮南子而論語識顏氏家訓以為顏子

晏嬰

齊人北郭騷相常織履以養母晏子分倉粟府金遺之及景公
疑晏子出奔郭語其友曰吾聞養其親者仇其難今晏子見疑
吾將以身白之造於公庭曰晏子天下之賢者也今去齊國必
侵矣不如死乃自刎其友曰北郭子為國故死吾將為北郭子
死又自刎公聞之亟追晏子反

吳地志晏子娶吳王女築城於此安吉州西州志云耕者每得

黃金狀如四角菱中有齊字名晏子金昔人有詩曰豚肩不掩

豆一表三十年身沒黃金出其熱豈其熱

柳下惠

柳下惠名微

顏回曾參仲由冉耕卜商

顏子年二十九而髮白早死古史曾子七十乃學名聞天下荀

卿五十始來游學猶為碩儒顏氏家訓子路生周顯王三年已

未九月七日永年縣西五十里瓜井村有冉伯牛墓相傳沙

河盤西山有溫泉能療疾伯牛得瘍來浴返而道卒因葬焉

孟津郟城俱有伯牛墓詩小叙是子夏作秀水項于王利賓

家有子夏易傳卜子夏一百二歲容齋隨筆

甯戚

甯戚字戎淮南子甯戚飯牛是也

竇鳴犢舜華

竇鳴犢舜華殺於趙簡子見琴操按戰國策顏師古說二人姓

名曰鳴犢鐸犢古今人表曰鳴竇犢說苑曰趙簡子有譯名竇犢

史記世家曰竇鳴犢舜華家語曰殺竇犢鳴犢及舜華索隱曰

竇犢字鳴犢聲轉字異或作鳴鐸舜華亦作慶華今按諸說不

同當從家語及索隱為是國語趙簡子嘆曰雀入于海為蛤雉

入於海為蜃鼈鼈魚鱉莫不能化惟人不能哀夫竇犢侍曰臣

聞之君子哀無人不哀無賄哀無德不哀無寵哀名之不令不

哀年之不登夫中行范氏不恤庶難而欲擅晉國今其子孫將
耕于齊宗廟之犧為畝畝之勤人之化也何日之有

浴乎沂風乎舞雩

作浴乎沂

古論語浴乎沂風乎舞雩風行也古人謂行曰風如晉中軍風
於澤行乎澤也馮元成集

檀弓

檀弓子游門人記

子貢滅鬚

子貢滅鬚為婦人：不知其狀豫讓吞炭漆身為厲人不知其

形王元論衡

日夜食

莊公十八年三月日有食之穀梁傳曰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
史推合朔在後明旦日食而出：而解是為夜食劉向以為夜
食者陰因日明之裏而奪其光晉徐邈曰日夜食中星無光

宰我

李斯言田常陰取齊國殺宰我於庭因弒簡公又劉向別傳曰
成子與宰我爭夜伏甲以攻田成子令於卒中曰不見旌節毋
起鵠曳子皮聞之告田成子成子子因為旌節以起宰我之卒以攻
之遂殘宰我信如此說則宰我乃田恒之仇為齊攻田恒者非
與恒作亂矣要之由一闕止亦曰子我故戰國諸子誤以為宰我皆

不足信也 古史

莊子消搖游

予嘗問名消搖游黃義復曰消者如陽動而水消雖耗也而不竭其本搖者如舟行而水搖雖動也而不傷其內於世若是以惟體道者能之嘗恨魏晉以來悞隨向郭陷莊莊周為齊物尺鷃與海鵬之二虫又何知乃能消搖乎 游

漆園

蒙城漆園城莊子為史於此其中田多漆樹春日雲氣氤氳其上嘗作微雨他處無之蒙城縣志莊周字休

史記言莊子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今其書所載魏莹即梁惠

黃山谷集南昌黃介墓志銘

王也又言莊子與魯哀公論儒則莊子又與孔子同時矣孫叔敖相楚莊王孔子未生而宜僚亦未嘗仕楚乃言仲尼之楚人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其前後舛錯往有人學之者嘗致疑于此然周固自言之矣寓言十九重言十七所謂寓言者借彼之人信此之志云爾夫惟信己之意而已則豈必其事之真哉 焦澹園集

田常

田常與大夫隰子登臺四望齊邑南面而蔽于隰子之喬木成子不言隰子歸使人伐木斧斤雖教割則止之相室曰變之亟也曰田子將成大事愚人知其微今不伐木未深忌也知人之

所不言其忌深矣故曰知微者兵在其頸求福者禱藏其類

秋胡婦

魯秋胡婦邵氏合墓墓在嘉祥縣南五十里平山

大學

大學在親民程子曰親當作新愚按親新古字通用左氏石碣之言親間舊作新舊此可見矣

詩小序

小序或以為子夏作或以為衛宏或以為毛萇今按後漢書衛宏傳云宏受詩于謝曼卿作詩序范曄去宏未遠似可據然毛鄭皆前漢人其解說者多與序說同蓋宏受師訓而述以作序

故多用毛詩意宋儒遂以小序為毛萇作而寔非也都人士之序用緇衣語緇衣漢人公孫尼子作也則知序未出於子夏矣東萊眉山皆謂小序首句乃當時舊文其下皆說詩者附益故間有繁重時失經旨理或熟也詩序為子夏作者毛公鄭元蕭統輩也韓愈疑為漢儒附會

念

夫羞女名二十故吳兪諱二十曰念

伍負

子胥之難平王尸也左氏不載其見於穀梁傳曰壞宗廟徒陳器撻平王之墓鄭康成曰鞭其君之尸夫撻墓之與鞭尸則有

間矣。雖然此吳之君臣為之，未有言子胥者也。史記則以子
胥求昭王弗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越絕書則以
子胥操鞭撻管平王之墓，而數之。吳越春秋則以伍員掘平王
之墓，出其尸，左足踐腹，右手抉其目，以予論之。此三書者，未可
以盡信也。子胥之父誅於楚也，抉弓持矢而去楚，以伐楚之利
于吳王僚。公子光阻之，公子光立，是為闔閭。闔閭欲為興師而
復仇於楚，子胥又自止之，曰：「諸侯不為匹夫興師，速楚讐而後
動入郢之役。」子胥之父死，十有七年。平王之亡，亦十有一年矣。
子胥之為人，深沉好謀，強忍有濟，固非負其勇氣逞於一決不
顧其後者也。伍參以郢之役食未於椒，舉與鳴皆邑大夫而奢

則太子太傅，貴顯於楚。四世矣，費無忌以同官之故，傾世臣而
覆其宗。平王聽用其語，其子之不爱，又何有於臣子胥之仇。宜
首無忌不專在平王也。太子建，庶非其罪，竟死于鄭。子胥所痛
心疾首者，不徒奢尚之死，而在建之不得立。蓋欲借兵於吳，挾
建子之勝立之楚，以無忘乃父之志。廢昭王，誅其讎，佞而存楚
之社稷，則子胥之忠孝可白，而吳之霸業可成。為吳即所以為
楚也。彼肯以其名讓之申包胥哉。乃吳師驟勝而驕，楚舊臣伯
嚭之徒在吳軍中，用事傾其故國，以奉新君。甚至廢毀宗廟，殯
亂男女，而秦人起于外，夫概反于內，不能定楚而歸。大非子胥
之心矣。夫子胥固其兄所稱仁且智者也。彼遲之十七年之久，

以待其必克從不能復立故太子之子以得之闔閭亦宜樓兵
休甲待楚人之心無故僇辱先君之屍以怒楚之宿將舊臣將
圍視而起矣此駭劫之所以敗于齊也而謂子胥仁且智者耶
且子胥之光自參以下四世皆葬于楚子胥之復仇以為孝也
獨不慮先人一抔土楚人尤而效之身設令吳兵去楚昭王復
國哭於共兼之廟收先王之遺骨而葬以衣冠然後盡發伍氏
之丘隴而汚踏之以告諸侯子胥何以自立於天下乃載紀不
聞其事是豈子胥能復奢尚之仇而楚昭不能復平王之仇雖
吳強而楚弱必不得之數也或曰吳君臣以班虜宮蓋有欲妻
楚王之母者又何有于君之尸曰吳蠻夷也其君臣逞其兇威

而陷於不義料子胥力諫而不從也吳越春秋乃曰子胥令闔
閭妻昭王夫人子胥亦妻囊瓦司馬成之妻夫費無忌殺吳胥
而囊瓦殺之是有德於子胥者莫囊瓦若也而謂子胥為之其
說尚可信乎昭王之奔鄭也鄭公辛之弟懷將弑王曰平王殺
吾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辛曰君討臣誰敢仇之君命天也若
死天命將誰仇公羊曰父不受誅子復仇可也父受誅子復仇
推刃之道也夫無極之譖伍奢之寃其不受誅明矣非鄭公比
也君子固以復仇許之矣然而吳師未入則楚吾仇也吳師既
入則楚又吾君也公傳曰復仇不除害其道以為雖遇昭王猶
將為之請也夫不忍得生王之頭祭死父之壘而謂仇死君之

骨以快生臣之忿哉然則為此說者何居曰夫差忘人之殺其
父而殺勾踐不聽子胥之諫而賜之屬鏹以死後之紀事者甚
子胥之復仇所以深著夫差之罪也不知夫差之所遇者敵國
也仇也子胥之所遇者仇也故君也故君可仇而不可仇非可
以一例論也為人臣者不知春秋則有昧於復仇之義者矣吾
故辨子胥之事以正告之焉 太倉吳梅村

吳王夫差率群臣祠子胥於江濱曰寡人蒙先王遺恩為千乘
主昔不聽相國言乃用讒佞至今遠投江海自亡以來 感
感如霧蔽日莫誰與言泣下沾襟哀不自勝左右莫不悲傷

計然

計然姓辛名鈞字文子

西施

西施姓鄭名旦

慎子

慎子名到一名廣

鬼谷子

鬼谷子姓王名詡著路環子

雍門之荻

左傳伐雍門之荻註荻即今蒿也史記淮北常山以南河濟之
間千樹荻樂彥解荻梓木也可為輅 左氏傳終魯悼之四年

寔周定王^貞之五年也由貞定王戊寅距威烈王丁丑六十載間
史闕如也

范蠡隱太湖

世傳范蠡載西施其說已久故杜牧詩西子下姑蘇一舸逐鴟
夷宋之間詩又云一朝還舊都靚粧尋若耶鳥驚入松網魚畏
沉荷花豈蠡又携之還會稽耶楊升菴証其不熟其云讀墨子
曰吳越之裂其功也西施之沉其美也墨子去吳越世甚近必
有確見後檢修文御覽引吳越春秋逸篇云吳亡後越沉西施
於江令隨鴟夷以終蓋以鴟夷裹西施沉之江乃范蠡滅吳後
隱五湖自號鴟夷子後人因以隨鴟夷為隨范蠡可笑也吾謂

范蠡既去越王留之不得乃鑄金為像朝夕對之太史公顧采
小說謂蠡居陶作陶朱公此好奇之過蠡薄卿相不為而甘財
虜勾踐既滅吳遂都於吳與楚通問不絕蠡即居陶寧有不物
色者甚矣蠡之不幸一辱為薄倖再辱為財虜寔哉今洞庭山
中尚有蠡蹟蓋蠡寔隱太湖耳 馮元成集

句踐

吳越春秋句踐至親共歷八主四世稱王四世微弱稱君長共
都瑯琊二百二十四年按瑯琊山在今諸城^縣東南一百五十里
東南北三面皆臨海其西通陸燕齊地並無勾踐塚豈有都于
斯而不塋於斯者則知句踐實未嘗都也

五丁峽

五丁峽舊傳為力士開山之地據史秦用張儀司馬錯之謀以珍器美女賂蜀侯而取之小說迂怪傳疑可也見楊用修詩

斬尚

楚斬尚之出張儀欲以求祿也反以殺身時張旄魏之用事者使人邀斬尚有殺之

胡服

大事記謂趙武靈王賜周紹胡服衣冠貝帶黃金師比此胡服也又水經注竹書紀年即郭命將軍大吏適子代吏皆貂裘此胡服之事按胡廣曰趙武靈王既胡服以金璫飾前之搖貂尾

職

為貴賤或以北土多寒胡人以貂文皮温額後代效之亦曰惠文漢曰武弁曰衣冠武臣冠之侍中常侍加黃金璫附蟬為文貂尾為飾漢官又名錦雞冠愚謂貂服者此類也今之靴亦武靈王製云吳師道戰國策注

豫讓

豫讓刺趙襄子衣盡出血襄子回車輪未周而亡索隱引策

趙人青荈為襄子參乘游苑中至於梁馬却不進襄子視梁下

有人荈見豫讓御寢佯為死人叱青荈曰去長者吾且有事青

荈曰少而與子友子且為大事而吾言之是失相與之道子將

賊我君而我不言之是失人臣之道如吾者惟死為可適乃退

而自殺

段干木

段干姓季初封段侯邑干因邑而氏魏世家有段干子田世家有段干朋而風俗通以為姓段名干蓋因呂氏春秋干木光乎德與魏都賦子干之德而誤也按詩有出宿於干：邛地也又有蹇叔虜干之亡之秦而秦霸是其證李濂河南通志

塚書

楚昭王塚在棗陽縣習池北南齊建元中盜發塚得古書竹簡青絲編簡後沈約亦得教簡以示劉繪：云周禮逸篇

汲塚周書

汲縣西二十里魏安釐王墓晉太康二年汲人卞淮盜發得竹書教十車世號汲塚周書

西門豹史起

史記河渠書言西門豹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南而班固作溝洫志載史起言漳水在旁豹不知用立說矛盾疑當時西門渠堰已廢史起始修故民歌之不知固之所在從何得也

史記魏襄王時與群臣飲祝之曰令吾臣皆如西門豹之為人

臣也起進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畝鄴獨二百畝是惡田也漳水

在旁西門豹不知用是不智也知而不與是不仁也仁智豹未

之盡何足法王使起為鄴令遂引漳水流鄴

明蔡國歷循牧傳曰西門豹投父老於河威凌若峻若蓋愚谷俗父
湮不痛懲不止况嫗教革殺民女歛民財積罪貫盈矣借以雪
沉寃而絕永患似無不可者豹之智且勇盡美矣乎使豹不鑿
渠後有河患民將曰不娶婦之故也而其害復作矣豹見理真
行政果不惟除害而又將興利賢矣哉

媵臆

史記秦惠文王十二年初媵蓋西戎之俗不知置媵至是始效
中國為之耳冬媵至後三戌為媵又魏忌辰日為媵晉丑日為媵
立秋有禮曰緇劉漢書注謂之緇委楊子曰不媵媵也歟哉

蘓秦詩

蘓秦上秦惠王詩言語相結天下為一合從連橫兵革不藏文
士並飭諸侯亂惑萬端俱起不可勝理科條既脩民多為態音替
書策稠濁百姓不足上下相愁民無所聊音留明言章理甲兵金
起辨言偉服戰攻不息繁稱文辭天下不治音平古蔽耳聾不見
成功行義約信音新天下不親

周破胡

毀即墨譽阿大夫乃佞臣周破胡出列女傳即瑛七修類稿

穰苴

司馬穰苴為政者也閔王殺之大臣不親戰國策

孟子

孟子生周烈王四年己酉四月二日卒報王二十六年十一月
望日冬至鄉人因哭孟氏廢賀節之禮遂以成俗年八十四
孟子生卒古書不載家世相傳謂卒於報王之二十六年八
十四留青日札聽雨紀談皆悉獨其生之歲二書皆言在周定
王三十七年近黃梅瞿九思謂定王崩後三年孟子乃生若以
定王為貞定王則去孟子卒時為百四十餘歲又與八十四之
數不合且貞定在位止二十八年安得云三十七辭哉因定以
為周顯王四年
孟母仇音掌氏元成宗光貞元年縣尹司居敬修孟母墓立碑云
母李氏未知何據

宋人修孟母墓得小石照像世傳孟子墓母自刻其像殉之是
以像在墓中朱子云古之坐者兩膝着地因反其踞而坐於其上
正如今之胡跪者成成都府學有漢時禮殿諸像皆膝地而跪坐
今以先聖先師二像視其坐後二蹠隱見於帷幪之下然後
審其所以坐者果為跪而無跼也又據關里圖像志引元鄉縣
尹司居敬蜀有文翁石室設孔子坐像其坐斂蹠向後屈膝當
前古人席地而坐此像之最古者今孟子石像正與此合因知
今所視為跪像即古之坐像或謂因殉母而故跪非也此像實
古最真三遷志
趙岐注有孟子引書四篇 孟子娶由氏陳士元按由或作田

屈原

隋地理志屈原以五月望日赴汨羅按他書記皆云五月五日此云望日亦異聞也

陽臺

漢川縣南三十里上有陽臺廟宋王嘗賦高唐于此世俗悞傳在巫峽有裴敬碑證其事

莊豪

莊豪一作驕雲南志據史記言莊驕取滇南陽值秦滅楚不克歸遂留王滇正德間雲南巡撫緣此欲祠驕或曰驕即盜賊見於諸書遂止按盜賊柳下惠兄乃魯人莊驕楚公族乃楚人驕大盜

與驪同人因以跖名之非盜跖也又唐蘓渙少喜刺盜善用白

弩巴蜀商人苦之辨曰白跖以此莊驕後折節讀書進士及第

辟崔瓘從事為御史善詩杜子美在蜀與之善杜集中載之後與哥舒晃伏誅蜀人又以此比之也從是改之跖自是柳下惠

之弟之名為盜故特名之曰盜跖驕亦為盜故名以跖渙復為

盜故名以跖賈賦曰謂跖驕入燕兮李奇注曰跖秦之大盜驕楚之大盜其說最明然則驕不可祠極是但謂驕即盜跖此不讀

書之過也跖姓展氏驕姓莊氏魯人驕楚人李奇謂之秦以

為盜名於秦耳非秦人也張南園續錄司馬遷史記云莊驕者楚莊

王苗裔也楚威王時使驕將兵略巴黔以西至滇池欲還報楚

會秦擊奪楚巴黔道阻遂王滇班固漢書因之范曄後漢書云
楚頃襄王時遣將莊豪從沅水伐夜郎既滅夜郎因留王滇池
乃改其名為牂牁馬端臨通考曰自威王至秦隋巫黔九緋五
十二年不應如此淹久恐史記謬誤班生因仍范氏所記詳考
為正據此說項襄為是威王為非莊豪為是莊驕為非然馬氏
又云豪即驕也考范書與注無豪即驕之說不知馬氏何據雲
南通志又曰豪驕裔也則又不知何據賈誼賦曰謂臨驕庶子
李奇注曰臨秦之大盜驕楚之大盜此以臨為盜之始也考遷
固范曄並無此說顏師古注云驕音居略及使驕為盜何不一
引証之又不知李奇何據夫臨柳下惠弟魯人明甚奇以為秦

人其疎可知又惡知不以臨故連及驕耶正德間雲南欲祠驕
以此故不果王尚書元美云楚有兩驕一莊王大盜一莊王裔
孫將軍平滇自王者此又不知何據然亦足以明王滇之驕非
盜矣予謂遷固既訛項襄王為威王又惡知不訛豪為驕故作
滇黔志者當從范氏莊豪為正又牂牁史記作牂牁班固二史
作牂牁異物志曰牂牁繫船杙也韻書曰牂牁郡名通作牂^柯又
作牂歌通作柯近有作牂^牁者直音曰牂音作牛肉重斤
柯音^音哥郡名非之非矣當從兩漢書牂牁為正黔記

聶政琴曲

太平御覽載琴曲曰聶政作也政父為韓王治劍不成王殺之

時政未生及壯問父何在母告之故政乃學塗入王宮拔劍刺
王不得踰城出去入太山遇仙人學鼓琴漆身為厲吞炭變其
音七年而琴成欲入韓國道逢其妻對之泣政曰夫人何泣妻
曰有夫去七年不歸今見君齒類吾夫故感而泣政曰天下人
齒盡其若耶即擊落其齒又三年入韓國鼓琴闕下觀者成行
莫識為政王乃召政使之琴政內刀琴中援琴而歌因左手傳
衣右手出刀刺王殺之即自剗剗面皮韓國磔政梟諸市懸金
其側有知者賜千金其母聞而性哭曰是吾子政也彼為吾婢
面吾何愛女子身不揚吾子名耶抱政屍哭絕行脉而死

熊相攻秦非熊槐

楚懷王熊槐十一年以蕪秦攻六國始連兵攻秦而楚為之長
秦出師敗之六國皆引兵而歸擄秦詛楚文碑熊相率諸侯兵
以加臨我宋方自及楚自成王之後未嘗與秦為難蓋以熊相
為槐耳碑又云熊相背十八世之詛盟今世家所載自成王至
熊相才十七世耳又云楚取我邊城新隍及柳長而史記止言
六國退敗而已由是知簡策之不足信而碑刻之尤可貴也
路史熊繹初封丹陽今秭歸武陵枝江亦曰丹陽楚文王都南
郢即江陵又謂故郢昭王遊吳遷都今宜城為北郢即郢州惠
王遷郢在宜考烈王自陳徙壽春

史記燕昭王為郭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新序通鑑皆言築宮後
漢孔融謂昭築臺以延隗梁任昉謂臺在幽州燕人故城中土
人呼賢士臺亦曰昭賢臺始有臺名而無黃金字李善引上國
郡圖經云黃金臺在易水東南十八里昭王置千金其上以延
天下士水經注云固安縣有黃金臺遺址

邯鄲

邯山名邯盡也邯山至此盡故名邯鄲

孟嘗君

孟嘗君之舍人有與君之夫人相愛者孟嘗君知之居暮年具
車馬皮幣送舍人事衛已止侵齊之師戰國策

五月五日生

五月五日生齊田文漢王鳳胡廣晉紀邁王鎮惡北齊高緯唐
崔信明張嘉西夏趙元昊宋徽宗金進士田特秀特秀年二十五
舉於鄉之鄉省試府試皆第五年五十五又五月五日生

廉頗墓

清河縣西三十里廉頗墓近鯨隄山西趙城亦有墓

白起詔粟

武安縣南十二里粟山秦白起拒趙廉頗虜起糧將絕命將士
以布囊盛粟積至山巔趙軍乃退土人至今呼為粟山

叢臺

叢臺在邯鄲城東世傳趙武靈王所築顏師古注云以其連聚
非一故曰叢臺嘉靖丙午邯鄲知縣修陽董威信叢臺之內
劇出金人詩石二又得井一幹豈井又先於臺耶

羅敷

秦羅敷崔豹古今注曰秦氏邯鄲人又有女名羅敷為邑人千乘
王仁妻王仁後為趙王家令羅敷出採桑於陌上趙王登臺見
而悅之因真酒欲奪焉羅敷彈箏作陌上桑之歌以自明趙王
乃止

樂府解題曰古詞言羅敷採桑為使君所邀盛誇其夫為侍中
即以拒之與前說不同若陸機扶桑升朝暉但歌美人好古與

古詞始同而未異矣古詞名曰陌上桑一曰艷歌羅敷行一曰
採桑一曰日出東南隅行皆所以詠羅敷也

邯鄲步

班氏叙傳昔有學步于邯鄲者曾未得其彷彿又遂失其故步
遂匍匐而歸又按莊子秋水篇壽陵餘子學步於邯鄲未得國
能又失其餘步矣

記里鼓車

記里鼓車秦始皇作

蜀侯

周赧王元年秦封子通為蜀侯陳壯為相六年陳壯反殺蜀侯

秦伐蜀誅陳壯封子暉為侯十四年蜀侯暉祭山川獻饋於秦
孝文王後母害其寵加毒以進曰饋從二千里來當試之與近臣
嘗近臣斃王怒賜暉劍自殺誅其臣郎中令嬰等華陽志此與左
傳姬誣申生事同而秦之諸子不封得非有鑒於此耶

白虎

秦莊襄時白虎為害秦寡能殺虎者邑萬乘金帛稱之於是夷胸
忍曰作白竹弩於高樓上射虎中頭三節白虎常從群虎瞋恚盡
搏殺群虎大响而死秦王嘉之日虎歷四郡害千二百人一朝
患除功莫大焉欲如要燠其夷人乃刻石為盟要後夷人頃田
不租十妻不算盟曰秦犯夷輸黃龍一隻夷犯秦輸清酒一鐘

歷漢至晉專以射虎為事歲出資錢口四十故世號白虎復夷
一曰板楯蠻常璩華陽國志

荀卿

荀姓師姓駢名背與仲尼同稱子弓者也荀卿漢志作孫卿
避宣帝諱

遺姓

秦本紀丞相綰姓王御史大夫劫姓馮

李斯

李斯字通古

孟姜女

孟姜女許氏居長故名孟姜陝西同官人夫為范即秦築長城
由臨洮抵遼左即搽版築於遼無定期孟姜製衣萬里間關至
則即死遂哭卒土人選高阜祀之曰望夫石上有亂杵跡永平

志府

孟姜女女澧州人夫稱范即後長城死姜女哭晝夜不絕轍負骨歸

至同官金山岩力竭死同官人為祠即其骸槩像楚實

國朝王崇古中丞按宜君道出祠下有詩序曰昔秦發徒徒築長

城即婚三日以役行姜製寒衣引針刺院竹葉盡生絲嘗登江

邊臺望夫楚生今遺刺竹種望夫臺址徙赴塞覓即道出曲沃適

澮河漲不克濟姜怨哭以手拍河崖印入土中世遠土剝手跡

仍存秦法惰工者死瘞城中范即懼焉姜至塞覓即已死繞城

大哭城傾骸見乃刺血試獲即首負以歸次宜君山麓渴甚一

哭泉湧飲水復行三十里秦兵追之不及自度力竭不能歸遲

回潦水山谷間乃囓石工斃石為洞瘞即首尋坐而斃留金釵

石隙中時復隱見土人即洞立祠祀其夫婦

坑儒谷

秦既改古文為篆隸愚天下不從而召諸生至者皆拜為郎凡

七百人又令冬月種瓜于驪山刑谷中溫房瓜實乃召博士諸

生說之人各異則皆使往視為豫為伏機諸生方相論難發

機陷之後人稱其處曰愍儒御漢衛宏古文新字序

呂母塚

呂不韋妻先塋北邙名呂母塚

高漸離

高漸離舉筑擊秦王中贖秦王病創死論衡倉此與史記不同豈

秦史諱之耶潘岳西征賦筑聲厲而高奮祖潛鉛以脫贖而

秦始皇壁銘

秦始皇三十七年游會稽還登白曲北山埋白壁一隻深七

尺李斯銘刻云始皇聖德平章江山巡狩蒼川勒名素壁太平清誌

秦駐山碑

海盜秦駐山碑史記失載前賢灼後聖茂哉始皇承天越

一本泰山秦碑一條
秦駐山碑前

受帝命業超上古殲周滅鄭七雄靡餘六國是併功齊太古道

深前五埒矣均吳美冠頡黃靈七代敬構商堂從聖凝神

將託萬幾蒼藹餘輝蜚聲萬祀海靈志泰山秦碑李斯篆額半沒

於土當事者移署御史行署中石已中斷臣斯臣去疾等字尚

可辨而曲折虜不相聯屬

會稽秦碑

會稽山秦碑李斯篆世傳在秦望山莫知所在有言秦望山東

南之何山會稽尉梁君登山果見之碑石僅在唐滅已盡墨片紙

而還王梅溪集

鞭石

始皇以術召石自行城陽十一山石盡起立嶽々東傾如相隨
行狀又云有神人能驅石下海石去不駛神人輒鞭之皆流血
今召石山石色悉赤隱疹如鞭撻痕 三齊略記

追謚秦皇帝

嘉清間黎陽貢士孟思正南補謚始皇帝抗抗醜逆天虐民曰抗
怙威肆行曰醜胡亥幽皇帝雍道不通曰幽子嬰愍皇帝在國
逢難曰愍 龍川文集 秦時有正先非刺趙高不勝而死高城自
此成 京房傳

長城

秦長城自榆中並河以東屬之陰山今長城僅及其半

宣府志曰秦隋誠虐矣彼先秦而城塞者不有陰山高關之役
如趙武靈者乎不有造陽襄陽之役如燕昭者乎不有隴西北
地上郡之役如周昭王者乎先隋而城塞者不有遣光祿勳出
塞之役如漢武者乎不有馬陵成至土澄之役如魏孝清者乎
不有築重城自庫洛拔而東至塢統成之役如齊文宣者乎秦
隋以是斃而周燕趙漢魏齊之斃非以是則其卹民情與弗憫
民勞與弗憫者異也若曰鑒於秦隋罷脩邊令休天子吏民虜
突悉入吏民略去取矣休吏民耶休吏民耶

王次仲

水經載王次仲變蒼頡書為隸秦王皇三召不至令檻車送之次

仲化為大鳥落翮居庸山中今據慶城北有大翻山則落翮之事果信然乎意者次仲當樊坑坑時知天下必不可仕姑托此於以邀世乎抑或使者累承詔命姑曲為之詞以避世時之峻法乎夫神異之術特聖賢不言要之穹壤間變態何所不有今置落翮事勿論即如其隸學信非窮神知化者不能也而安得不謂之賢乎今悞儒生曲士以此傳為好异惑人故附著其說如此宣府志

呂不韋之後

漢武帝徙南越相呂嘉子孫家於居哀牢以嘉為不韋後因族縣名不韋以章其先人之恩東漢永嘉郡始此治

魏王子騫

武康親王子騫仙去頭顱留于人間幾千年矣觀中道士重襲藏之間出示客乃為樊御史所沈明臣豐葑樓集

項羽

下相里鑄梧桐古蹟去人云項羽生于梧桐長于下相昔

湖州卞山楚王廟碑梁簡文作云羽事佛不殺屠丘除有項王蔬食文太平清話

保定縣西北七十里鴻山關項羽於此見群雁曰我當南面射

中其一及射不中時人知羽不能濟一統志

湖州城北舊為項羽所起吳中故址其門曰霸王門橋曰楚帝

橋

范增井

范增井在巢縣廳旁云是故宅

項伯

項伯名纏字伯高帝賜姓劉漢書功臣表射陽侯劉纏顏師古

注云即項伯也察隱云項伯字子陵

鵝鵠井

臨城縣西北三十里鵝鵠井碑記云沛公避難井中有隻鵝集

井上進者不疑遂得免

一統志

呂后父

呂后父善相人相經云呂公名文字叔平

陳平

陳平字孺子今陽武車下里也即古蒲鄉古宰社處

陽武縣志

陳餘

臨武縣東南五里鈎盤山相傳韓信敗陳餘于此餘問其地曰

鈎盤山餘曰魚遇鈎鈎吾其亡矣遂遇害

一統志

叔孫通

叔孫通名何字通楚漢春秋

侯公

漢金鄉侯長君碑言侯公納策濟太上皇於鴻溝之厄

厄

謚安國

君曾孫黼封明統侯光武中興玄孫霸為大司空封於陵侯避暑

紀信

紀信四川安溪人子通高后八年周勃封諸呂通時掌符節納討諸北軍竟成安劉之功四川通志紀信墓一在鞏昌府秦州北門墓側有廟正統三年追封紀信榮澤侯謚忠烈

蕭何

永城縣西南鄆縣鄉漢置縣屬沛郡舊志為漢蕭何食邑鄆縣城東有何廟與墓及造律臺其東又有丘生墓與何全定律令

韓信

韓信拜將壇在漢中府城南濠上慶雲縣東二十里掛甲口相傳韓信下齊魯於此地掛甲至今老木猶多膠曲形

眉州張大齡支離謾語云淮陰侯夷三族世皆無後矣而余曾

廣中人言曰吾鄉有常土官者自云淮陰後當鐘室難作侯家

有客匿其三歲見知蕭相國素與侯知己不得已為皇后所劫

私往見之微示侯無後意相國仰天嘆曰冤哉泪墮下客見

其誠以情告相國驚曰若能匿淮陰見乎中國不可居矣急跳

南越我與趙佗善佗亦重侯必能保此見遂作書遣客匿見于

佗曰此淮陰見侯公善視之佗養為己子而封之海濱賜姓常用

韓之半也今其族世豪于海墻聞有鄆侯所遺之書尉陀所賜

之記勒之鼎銘

高帝殺丁公丁名固

四皓

東園公韓秉字宣明綺里李朱暉字文季夏黃公崔廓字少通

齊人舟里先生周述字元道河內人並隱商山

四皓墓商州金雞原

夏黃公墓在慈谿縣西南三十里

慈谿縣志

應曜

應曜隱居淮上與四皓同微不出

戚夫人

西鄉縣洋川戚夫人生虜高帝寵之夫人思慕本鄉追求洋川

之舊高帝為驛致長安蠲復其鄉更名曰洋河用表夫誕載之休

洋河在西鄉東二十里

張良

洪适容齋隨筆論張良無後按良生不疑不疑生興生默生

生金生千秋千秋生嵩生睦後漢為蜀郡太守始居吳睦

生嗣生皓又張良少子辟疆

頡美侯

頡美侯劉信嘗置七門三堰于舒城溉田二萬頃河渠書不載宋

劉仿亦負父為廬州從事始著之見七門廟記頡美侯塚在滁

州境今求之不得 除陽志

堯舜禹湯

漢初宮中謁者趙充舉春李舜舉夏倪湯舉秋貢禹舉冬各主

衣服

未央宮

程大昌雍錄曰唐貞觀七年帝從太上皇置酒故漢未央宮帝
捧觴上壽余嘗恠是宮建于漢至貞觀間幾八百年中間離亂
甚多理自不存又後漢書云王莽敗未央宮被焚更始居長樂
朝群臣則後漢之初未央已焚何尚有未央可以置酒耶考之
石虎建武十一年發雍梁十六萬人城長安未央宮又隋文帝

移都大興城因其遺址增修宮側未央池漢武庫及櫟里子墓

用此推之雖多更表亂借竊迭居必謂高帝遺跡故葺修不廢

是大昌未見唐宋之間李義李嶠趙彥昭長安故城未央宮應

制詩也細讀四詩脩稱荒涼之地是設慢城於故基而晏也晏

前代之事非有証據以臆計皆是類也 李應祥雍勝畧

未央宮瓦

未央宮瓦面徑五寸圍一尺六寸強有四篆守字允六等曰漢并

天下曰長樂未央曰儲胥未央曰長生無極曰萬壽無疆曰永

壽無疆面至背厚一寸弱其背亦可磨墨質稍粗比銅雀臺瓦

為少劣

甘泉宮

雍錄云古以甘泉名宮者三秦之甘泉在渭南漢之甘泉在雲陽縣磨石嶺上隋之甘泉在鄠縣李應祥雍勝雍錄畧曰秦本紀始皇諸廟及章臺上林皆在渭南已而更名為極廟自極廟道通驪山作甘泉前殿築甬道自咸陽屬之則甘泉前後必近上林即鄠縣也秦之甘泉與隋之甘泉正同一地安知隋宮不襲秦舊耶

長樂宮

長樂宮前殿東西四十九丈七尺西杼一作序中二十五丈深十二丈

漢紀

荀悅漢紀高皇后諱雉之字曰野鷄太宗孝文皇帝諱恒之字曰常孝皇帝景諱啟之字曰開世宗孝武諱徹之字曰通孝元皇帝與之字曰盛較漢書多一之字

許負

許負河南溫縣之婦人漢高祖封為明雌亭侯漢魏春秋裴松之曰今江東呼母為負孔衍以許負為婦人如知為有似然漢高祖時封列侯未有御亭之爵疑此封為不比然

成進諫擊匈奴

高帝擊冒頓御史成進諫曰不可夫匈奴之性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影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至於代谷

果有平城之圍主父偃傳

陽甲城

西安郡志前元時有人嘗言於京師一朝士家見一雜書載陽中城之說曰陽生於子而天開甲始也漢有天下是為一代間天之始陽始生以期福祿於未艾見其官名未央可見秦王誠諫

南北軍

南軍所以衛宮城者也主之者衛尉其屬有南北宮二衛士左右二都侯南也老車公軍蒼頭玄武北七朱雀東明朔平八司馬允衛士二千四百六十九人然衛尉主兵殿外而主兵殿門內則為光祿勳其屬有左右五郎中將虎賁羽林郎左右監允衛士三

千四百六十一人北軍所以衛京城也主之者中衛尉其屬有中壘越騎步兵長水射聲北騎胡騎虎賁八屯校尉而胡騎不常置惟中壘射聲虎賁屯騎在城中餘屯則皆留城外總軍士三千五百三十六人而胡騎虎賁所領士數無所攷以上共計軍士九千四百餘人京衛單弱僅可備徼巡已耳何以御巨測也且高帝十一年發中衛卒軍壩上武帝三年發中衛材官軍長安武帝以衛尉擊南越南宣帝又以羽林伏飛諸兵擊諸羌恐抽銳以往營衛益虛似高帝建軍尚有遺法王偉託

新語新書偽撰

陸賈新語賈誼新書皆偽撰也高帝才最高生乃能俛首竟讀

輒稱善左右皆稱萬歲此宜有甚當帝心者今其詞剽襲掌綴
了無發明於秦漢興滅之所以今高帝見之不當與儒冠同爾
耶奈何得號新語也 賈太傅命世才也其所論著宜卓絕雄
快尤強人意新書所有乃是全取治安諸疏語破析補葺小有
異同耳吾每讀誦文使人神往一經履手遂萎然不振何異鈔
殿材作蝸牛廬哉胎教篇所引青史子其言甚正有先王之道
今不傳于世班固列於小說何也 黃輝

薄太后

蔚州城東二十里漢代縣武帝所生其西北四里有薄家在薄太
后家所居也

伏生女

伏生女名羲娥傳尚書於晁錯

樊噲

樊噲原武縣人從母李嫁於沛遂為沛人今原武有舞陽侯廟
甚靈應

孫印

漢初匈奴老上寇朝那蕭關北地都尉孫印死之今涇州東二
里朝那廟不知何代封朝那蓋國大王祠於山東之麓有禱輒
應 一統志

文翁

蜀文翁舒人曹學佺兩河行稿文翁名黨蜀人諱之但稱翁

周亞父

景州城西三里許周亞父祠墓周圍蔣以柳名曰細柳營蓋取
此軍細柳之義 原武縣城東北數里古塚云漢條侯周亞夫
墓四周皆磚封可三十餘步堅甚擲之作金鉄聲史記周亞父
其卷人也原武本古卷衍地或亞夫先塋

楚王戊太子

西京雜記長安大明宮宣政殿初就每夜見教騎時往其間高
宗初巫祝劉明奴問其所由鬼云我是漢楚王戊太子死葬於
此明奴曰按漢書戊與七國反誅死無後焉得其子死於此鬼

曰我當時入朝以路遠不從坐後病死天子於此葬我漢書自
有遺誤耳明奴因宣詔與改葬鬼喜曰若改卜極為幸甚今在
殿東北入地丈餘我死時天子殮我玉魚一雙今猶未朽必以
此相送勿見奪也明奴遂奏聞有勅改葬海外及發掘玉魚宛
然見在棺柩之屬朽爛已盡自是其事遂絕

董仲舒

廣川今景州嘉穀鄉有曰廣川鎮故城清河北鄉有曰黃學村
二村相去甚近元翰林學士曹元用記董子祠堂云廣川屬漢
冀都郡今景州舊縣是也縣西南鄉有廣川鎮其別墅曰董家
里有祠元末兵廢 明初以廣川為景州以董學入故城又冀

州東強縣亦志董子為邑人似安又東光縣董子墓一統志云
墓在西安府城南六里 宋程泰之題秘書秘書省春秋繁露
後右繁露十七卷紹興間董某所進觀其意詞淺薄間擷取董
仲舒策語雜置其中輒不相倫比固疑非董氏本書又班固記
其說春秋九 十篇玉杯繁露清明竹林各為之名似非一書
今董某所進本通以繁露冠書而玉杯清明竹林各居其篇之
一愈益可疑他日讀太平寰宇記曰玉皇驅車谷口通典曰劍
顧今書皆無之寰宇記之在左蒼龍之象也刀之在右白虎之象也鼓之在前朱雀之
象也冠之在首玄武之象也四者人之盛飾也此四語者不獨
今書所無且其體制全不相似夫然敢言今書之非真本也牛

亨問崔豹冕旒以繁露者何答曰綴玉而下色如繁露也則繁
露者古冕之旅似露而垂是其所從假以名書也以杜佑所引
推想其書皆向一物以發已意有垂旒疑露之象焉則玉杯竹
林同為托物又可想見也漢魏間人所為文有名連珠者其體
貫物象以達已意略與杜佑所引同如曰物勝權則衡殆形過
鏡則形窮者是也以連珠言古體其殆繁露之自出與其名與
體皆契合無殊矣 天氣之氣不致盛滿不交陰陽是故新壯
十日而一游于房中年者倍新壯始衰者倍中年中衰者倍始衰
大衰者以月當新壯之日而上與天地同節矣 繁露

枚乘七發後得傳毅七激張衡七辨崔駰七依馬廣七廣劉向
七略劉梁七舉崔駰七蠲桓麟七况李尤七款劉廣七興曹子
建七啟徐幹七喻王粲七釋劉邵七華陸機七啟孔偉七引湛
七生七歡張協七命顧延之七懌竟陵王七要蕭子範七誘諸
公駝騁文詞而欲齊驅枚乘大抵機括相同而優劣判矣趙王
枕易曰七發來自鬼谷子七箱之篇謝榛四溟山人集

壺闋三老

壺闋三老孤茂

酒池

武帝作酒卷以誇卷胡飲以鉄杯重不能舉皆抵牛飲太平寰宇記

巨靈

武帝時東郡短人長七寸名巨靈光武時潁川張仲師長二尺

詛呪

漢武帝令丁夫人維揚虞初等以方祠詛句奴天宛日與神君
文成等游故其後卒有巫蠱之禍父子夫婦君臣之間坐夷滅
者不可勝紀周禮宗伯之屬詛呪掌盟詛司巫掌群巫之政至
于男巫女巫不一而足以冬至致天神人鬼以夏至致地祇物
魅則三代已有之矣曾謂周公作法而有是乎五雜俎

蜀

常璩叙蜀志上下數千年如指諸掌其曰蜀之為國肇於人皇

與巴同圍至黃帝為子昌意妻蜀山氏女生子高陽是為帝嚳
封其支庶于蜀歷夏商周武王伐紂蜀與焉地稱天府原曰華
陽故其精靈則并絡無懼江漢遵流帝以會昌神以建福其卦
值神故多班采文章其辰值未故尚滋味德在少昊故好辛香
星應輿鬼故君子精敏小人鬼黠與秦同何故多悍勇有周之
世限以秦巴不與春秋會盟周失紀綱蜀先稱王始於蚕叢其
目縱死作石棺槨稱縱目人塚次栢灌次魚鳧魚鳧王田於滿
山忽得仙道後有王曰杜宇一號杜主時朱提有梁氏女利勝
江源字悅之納為妃移治郫邑改稱帝號曰望帝更名蒲卑會
有水災其相開明決玉壘山以除水害帝遂禪位於開明升西

山隱焉時適二月子鵲鳥鳴故蜀人悲杜宇也開明位號曰叢
帝生盧帝至九世帝復稱王開明王自夢郭移乃徙治成都時
蜀有五丁力士每王薨輒令移立大石長三文今石笋是也薛
曰筍里未有謚列但以五色為主故其廟稱青赤黑黃帝也周
顯王世蜀有褒漢地因獫谷中與秦惠王遇惠王以金一筍遺
蜀王報之珍玩化為土惠王怒群臣賀王王當得蜀土天奉
我也惠王乃作后牛五頭置金其後曰牛便金蜀王使請石
牛惠王許之乃遣五丁迎石牛既不便金怒遣還之朝秦人曰
東方牧犢見秦人笑曰我雖牧犢當得蜀也武都丈夫化為女
子美而艷蜀王納為妃不習水土欲去王為東平歌以樂之無

幾物故蜀王哀之遣五丁之武都擔土為妃作塚高七尺上有
石鏡金今成都北角武擔是也後王悲悼作史邪歌龍歸之曲成
都縣內有一方折石圍可六尺長三文許傳言丁士擔土擔也
公孫述時石折任文公歎曰噫西方智士死吾其應之周顛王
時惠王嫁五女於蜀、遣五丁迎之還到梓潼見一大蛇入穴
中一人攬其尾掣之不禁五人相助世蛇山崩壓殺五丁及五
女蜀王傷之因命曰五婦塚於平石上為望婦塚作思妻臺周
慎親王五年秦從石牛道伐蜀、王拒於葭萌敗績為秦卒所害
太子亦喪于白鹿山開明氏遂亡周顛報王元年秦封子通為蜀
侯以陳壯為相六年陳壯反殺蜀侯秦伐蜀誅陳壯封子惲為

蜀侯又伐楚取商商於之地為黔中郡惠王二十七年使張儀城成
都城郫縣臨邛其築城取土去城十里因以養魚今萬歲是也
郝報王十四年惲蜀侯祭山川獻饋于秦孝文王後母害其寵加毒以
進曰觀從二千里未當試之與近臣嘗近臣斃王怒賜惲劍自
裁誅其臣即中令嬰等明年封其子館為蜀侯十七年葬惲喪
車至城北門忽陷入地中蜀人因名曰咸陽門為主祠有靈禱
輒應三十年王薨蜀誅館除侯置守拜李冰蜀守冰號汶山為
天門至渝及縣見兩山開如關關因號天彭關彷彿若見神遂從
水上立祠三所穿郫江等水溉灌三郡開稻田於是蜀沃野千
里號為蜀海作石犀五頭以厭水精又作三石人立三水中與

江神要水竭不至足感不改肩時青水有沫水出觸山脇涸崖
破害舟船水發卒鑿平涸崖水神怒水樛入水中與神關九蜀
諸水皆水所通又穿廣都益井蜀益饒漢初發蜀漢糧助軍收
其精銳以補傷疾孝文帝末年文翁為守廣厲學政比於齊魯
自漢興至於哀平皇德隆熙牧守仁明宣德立教風雅英偉之
士今世挺生於是重書交馳於斜谷之南玉帛踐乎梁益之鄉
秀彥盛出或龍飛紫閣允陟璿璣或盤桓利居經綸皓素若相
如子雲君平輩等踵起厥後龍宗有麟鳳集於翼世載其美擅
名八區故漢徵八士蜀有四焉自秦始皇定六國徙豪右於蜀
家有鹽銅之利戶專山澤之財結駟連騎以富相尚原其由來

染秦化故也蜀之世系大都具此教語璿璣本欲斥神怪而中奇
聞異見亦累世不絕豈偏方之毓氣固然耶何豫充諸志之平
平也五丁或以為一人觀之志文似非一也常璩以陳承祚
所著益部耆舊傳未備遂作華陽國志其序云漢晉方隆官司
星列提封圖薄歲集司空故人居學士蔭高堂翳帷慢足綜物
土不必待本紀也曩遭厄運函夏滔湮三州近為荒裔秦梓曠
為長野懼益遐棄城郭靡聞乃攷諸書爰成十篇資腐帛于頤
墻之下求餘光于灰塵之中刪滅者多故有所闕猶愈于遺忘
焉其辨舊訛也曰三皇乘祗車出谷口即今斜谷也武王伐紂
蜀亦從焉周負行貞貞五十六年秦厲公城南鄭谷道久迎通矣而藉力

五丁殊未熟也世傳蜀王蚕叢間周迴三千歲又云荆人斃靈
死化為蜀帝周萇弘之血成碧珠杜宇之魂化為子鵲又言蜀
推警左衽未知書文翁教始知書按蜀記周失紀綱而蜀先王
七國皆王蜀又稱帝則蚕叢自王杜宇自帝皆周叔世安得三
千死者不更生况復為帝乎碧珠出不一處豈書一人之血子
鵲鳥或云雋周四海有之何必在蜀彭祖在蜀為殷太史周末
蜀首為秦郡縣故蜀紀曰大人之御豈當漢興及稱荒服無文
學哉其辨亦近理其文辭不及壽雅趣殊勝之馮時可藝海洞酌

嚴君平

君平姓莊名遵一作尊注老子指歸

嚴君平友

君平友患車子衡州人數遊三湘久棲南岳衡州府志

公孫弘

公孫弘字次卿見鄒長倩與公孫弘書丹鉛餘錄

公孫敖

將軍公孫敖以因杆將軍再出擊匈奴至余吾止士卒多下吏
當斬詐死亡居民間五六歲後發覺復繫生妻為巫蠱族獨青
霍去

傳病

霍去病琴歌

去病琴歌曰四夷既諸夏康兮國家安寧樂無央兮載歌千

戈子夫藏兮麒麟來臻鳳凰翔兮與大相保永無疆兮親之百年各延長兮古今樂錄

鄒子樂府

樂府青陽朱明西顛玄冥四章係鄒子作漢書

枚乘

古詩十九首或云枚乘疑不明也驅車上東明游戲宛與浩舞

兼東都非盡是乘作文心雕龍云孤竹一篇傳毅之詞國學誌聞

徐陵玉臺集西北有浮雲以下九篇為乘作凜三歲云暮丹

孤生竹為古詩

李陵臨沅令

李陵為臨沅令後沒匈奴邑人思之立清陵館大同城北五

百里雲內州李陵臺高二丈餘其近有拂雲堆上有祠

壽春八公山蕪飛李尚左吳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晉昌高誘鴻烈解叙

左吳雷被伍被見于史雷被為安所斥而止之長安上書者疑

不得為賓客之賢也答齋續筆

司馬相如弟子

相如弟子盛覽張叔俱葉榆人覽著賦心四卷華陽國志

文君甕盤

文君甕臨邛楊氏於卓王孫故址掘土得之高三尺五寸口員

四尺八寸腹濶九尺五寸足濶四尺下漢篆不可識口面徑二尺厚一寸形製堅渾古色蒼然陳眉公偶文君漆盤南充黃太

史輝家出示客表即中

柏梁詩

上林令葡萄金橘桃李梅 急就章款冬貝母薑狼牙葶藶桔

梗龜骨枯句法同

思子臺

漢武晉惠俱有思子臺眉山史經臣有思子臺賦東城志林

茂陵

武帝茂陵東去長安城八十里在興平縣東北十七里閩中記

云漢諸陵皆高十二丈方百二十七步惟茂陵高十四丈方百四

十步其形方正以漸稠其上而頂平收類覆斗九陵皆徙民置

邑其旁為戶五千獨長陵茂陵俱萬戶漢諸陵俱謂在渭北咸陽原

上自東而西高祖長陵惠帝安陵景帝陽陵昭帝平陵及武帝

茂陵所謂五陵也茂陵東一里三十步為衛青墓高二丈少東

霍去病墓高如青塚墓上而頂銳支旁分巨石矗立其上與塚形不

類漢書為塚象初連山以去病嘗破匈奴於初連也顏師古云

塚上有堅石塚前有石人馬者是也當茂陵東去病墓西稍北

有塚視青墓高少減世傳為丞相公孫弘墓也茂陵西一里李

夫人墓三輔黃圖云東西五十步南北六十步高八丈名留仙

臺水經注云其塚形三成世謂為英陵蓋其上為級陞之狀與諸陵所製特耳王禕渭茂陵記

衛太子

漢紀始元五年春正月夏陽男子張延年自稱衛太子雋不疑傳云成方遂又云一姓張名延年

烏孫公主琵琶

漢嫁烏孫公主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名非昭君事

主父偃

宋張舜民曰近歲渭南有田夫得宿藏于土中凡七甕水銀者二金銀者五金銀皆刻主父字按漢主父偃以金敗而至於殺

其身滅其族今日乃知偃之死非謬也

東方朔疑塚

厭沃古城在右平原北二十里有東方朔疑塚七十二

東海孝婦

東海孝婦竇氏于定國雪其冤唯安府志

漢祭金馬碧鷄文

持節使者王褒敬移南崖金精神馬縹碧雞屬南之荒深谿

田谷非土之鄉歸來歸來漢德無疆廣於唐屬澤配三皇黃龍

見靛白虎仁歸來歸來可以為倫歸兮翔兮何事南荒也楊慎

金石文

古詩觸諱

漢法觸諱者有罪古詩盈一水間李陵詩獨有盈尊酒正惠
帝諱帝孟詩曰實絕我邦犯高帝諱或古人臨文不諱也

趙李

漢書何並傳輕俠趙李李款多畜賓客以氣力漁食閭里何並
曰趙李極惡當得其頸以謝百姓阮籍咏懷詩西遊咸陽中趙
李相經過顏延年以為趙飛燕李夫人楊用修謂漢書谷永傳
小臣趙李從微賤尊寵成帝嘗與微行焦周說楷

古文尚書

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讀之唐藝文志有今文尚書十三卷

註言玄宗詔集賢學士衛包改古文從今文漢所謂古文者
科斗書今文者隸書也唐所謂古文者隸書今文者世所通用
之俗字也

蘓武

匈奴以漢兵深入窮追四十餘年厚重墮犢罷極若之有欲和
親計衛律乃更謀歸漢使不降者蘓武馬宏等前副光祿大夫
王忠使西國為匈奴所遮戰死馬宏生得亦不降故匈奴歸二

人

擗犁

予讀匈奴傳不識擗犁事有改匈奴執燭頤而問之奴曰匈奴

匈奴稱撐犁猶其人稱天子也 皇甫謐春秋

王昭君

漢書竟寧元年呼韓邪來朝言願婚漢氏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
嬙妃之生一子株累立復妻之生二女至范曄書始言入宮久
不見御積怨因掖庭令請行單于臨辭大會昭君豐容靚粧願
影徘徊竦動左右帝驚悔欲復留而重失信夷狄然曄不言呼
韓邪願婚而言 宮女又言字昭君生二子與前書皆不合
其言不願妻其子而詔使從胡俗此自烏孫公主非昭君意也
西京雜記又言元帝使画工圖宮人宮人皆賂畫工而昭君獨
不賂乃惡圖之既行遂按誅毛延壽琴操又言本齊國王穰女

端正閑麗未嘗窺看門戶穰其以有异人求之不與年十七進之

帝以地遠不幸獨賜單于美人嬙對使者越席請往後不願

妻其子吞藥自卒而蓋其事雜出無所考正自信史尚不同况傳

記乎要之琴操竊牴牾矣按昭君南郡人今秭歸縣有昭君村

人生女必灼艾炙其面慮以色選故也昭君卒葬匈奴謂之青

塚晉以文王諱昭王號明妃云 韓子蒼昭君圖序 昭君有胡笳二十一

拍至三十六拍

朱雲殘酷

槐里令朱雲殘酷殺不辜有司舉奏未下陳咸素重雲從刺
侯教令上書自訟於是石頭微伺知之白奏咸漏泄禁中語下

獄掠治城死駭為城旦 漢書陳萬年傳曰

梅福請封孔子後 自

福上書略曰仲尼之廟不出闕里孔子子孫不免編戶以聖人

歆匹之祀非皇天之意也今陛下誠能據仲尼之素功以封其

子孫則國家必受其福

楊雄

新喻簡紹芳曰志載劇秦美新論稱門下中郎大夫臣楊雄上

桓譚新論曰楊雄作甘泉賦一首始從夢腸出收而納之明日

遂卒李善甘泉賦注引漢書永始四年正月成帝幸甘泉宮雄

隨幸還奏賦風之遂卒自永始四年至莽篡漢初始元年則雄

死二十年矣後漢桓譚傳曰譚教從楊辨析疑異是譚親炙于

雄其所記必可信無疑譚不阿光武穢綿之學人品朴直言議

不黨益可信矣漢書作於和帝時固死繼成于曹大家世將百

年耳目懸隔濡染影響虛聞實獲加之疾忌何所不成如前所

稱雖以老萊之高黔盎之介不足倫擬豈遂甘屈辱輒事奸莽

黃門給事之職已前故無祿位之朝又見于後言出一口背馳

兩端且稱事莽難曰寂寞窮皇投閣不能更生孱弱儒官優游

經術無克敵之功之勳威之舊絕無所恃為怨 太玄法言

精奧古 劇秦美新膚薄揚厲雖曰各種立論不同宜亦詞氣

相類今細玩窮枝畧無彷彿非出好事之手必入類 之筆而

新室谷永亦字子雲莽大夫之書未必不誤認也

富順李長春曰史稱莽既以符命自立即位之後欲絕其原以

神前事而甄豐子尋劉歆子雲復獻之莽誅豐父子投茶四夷

辨所連及便收不請時子雲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使者來欲收

之子雲恐不免乃從閣上自投下幾死莽詔勿問京師為語曰

惟寂寞自投閣爰清靜作符命按漢石渠天祿二閣皆藏秘書

之所並在未央宮北第由石渠而進尚有明光桂宮間之則天

祿更在其北矣子雲初被薦待詔承明據三輔黃圖云未央宮

有承明殿著述之所翼奉又言漢初獨有前殿曲臺漸臺宣室

溫室承明則承明當近前殿稍南矣於石渠已甚遠矣况天祿

乎揚子雲解嘲自言登金馬上玉堂而史又稱其給事黃門夫

金馬門乃宦者之署武帝得大宛馬以銅鑄像立於署門因以

為名子雲時待詔承明故由金馬入黃門以達玉堂曷嘗係直

天祿乎藉令以校讐為業彼石渠所貯鄒侯圖籍與直廬皆在

子雲不此之寓而乃徑赴天祿而有投閣之事乎然則劉向校

書天祿者又何也予攷漢立武北闕上書奏事謁見之所公車

司馬在焉時以光祿大夫為正中朝官故可就校天祿耳子雲既

待詔承明宜從蒼龍東闕出入何由曲折而北乎獨恠孟堅何

其忌子雲之深也

泰和胡正甫曰讀雄傳疑有大度自守泊如仕成帝哀平間未

言仕莽獨其贊謂雄仕莽作符命授闡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
余攷雄至京見成帝年四十餘矣自成帝建始改元至天鳳五
年計五十二歲以五十二合四十餘已近百年則與所謂七十
一者又相抵牾矣又攷雄至京大司馬王音奇其文而音薨永
始初年則雄未必在永始之前無疑然則謂雄為延于莽年者
非也其云頌莽妄可知矣今年春按部郫縣而雄郫人也讀其
邑志得侍郎簡紹芳辨証尤悉予按之莽自平帝元始間號安
漢公今法言稱漢公且云漢興二百一十歲矣自高帝至平帝
未蓋其數矣而謂雄卒永始未必悉計雄之終或在平帝末則
其年正七十餘矣因雄歷成哀平故稱三世不徙官若復仕莽

詎止三世哉

馮時可曰予仲吳仲文曰建始元年至天鳳五年止四十八年

雄未京師未必即在成帝初年又按王音卒在永始二年去天
鳳五年三十一年耳即音荐雄何以云不得延於莽年也又謂
劇秦美新出于谷永夫谷死成帝時未嘗建莽也而可以為谷
作乎元后崩雄為作謀可謂不仕莽乎前後諸說頗如聚訟然
即以漢書斷之云雄年四十餘自蜀至京師大司馬王音奇其
文雅召以為門下史桓譚新語雄年四十六值王音新為政始
得為史與漢書四十餘合是歲陽相三年也以七十一計之其
卒當平帝元始五年非天鳳五年也元后死于建國五年雄死

亦五年矣惡從誅之雄善教學劉彥為雄弟子作符命時稱引其師為重耳非雄自作符命也

郭縣西二十里楊子雲墓萬曆麻提學副使泰和郭子章封

題刊石曰楊立先生之墓謂所著法言太玄也

楊子雲河東賦羲和日顏倫奉輿顏倫車神名

公主峰

南陽公主下嫁王咸漢後和間王莽秉政謂咸曰國危世亂但

當退而修身咸不能從公主遂于華結廬歲餘精思丹道乘雲

氣丹而而去咸追之升層雲漢然無迹忽於嶺上見遺朱履一

雙取之已化為石後人名其峯曰公主峯

馬適求田強

鉅鹿馬適求以布衣誅莽不克死謀五溪首領田強王莽欲錫

強銅印強有子十人雄勇過人乃曰吾等漢人誓不仕莽以其三

子各將五百人下走沅東各築一城烽火相應田子居上城王

子居中城倉子居下城

西京雜記

西京雜記本出葛稚川世或以為吳均或以為劉子駿據酉陽雜

俎稱六朝人欲用西京雜記事既而曰此吳均語不足用蓋吳

均專用西京雜記故因以為吳均語非謂吳均作西京雜記也黃

勉之曰班固漢書全取劉子駿書特小有異同耳洪又抄集固

所不錄者二萬許言命曰西京雜記陳氏樂書秦咸陽宮有銅
人十二列在一筵琴筑等笙各有所執組授華彩儼若生人下
有俾二工吹而組紐則諸樂並作節調和美與人奏無辨云西京雜
記著之今攷無焉則闕籍非洪舊矣

常氏兄弟

光武遭王莽之難常人兄弟十人匿之莽園急謀代死兄弟李者
曰我貌相類斬吾首獻之可免也如言園解及即位封崇聖公
建補子廟為營其墓後九人皆列塋九十塚密縣志

光武微時子

光武微時過蜀健為郡之江陽生一子望氣者言江陽有貴兒

縣人因王莽亂求殺之後光武怒為子立祠責江陽人不使冠

帶

春陵

春陵今永州之寧遠縣故漢陰道縣春陵節侯買封于此元帝
時徙南陵陽仍號春陵今襄陽之棗陽縣

攀倒井

邙鄭縣西北二十里有井相傳光武遂王即于此士馬俱渴因
無汲具輒攀倒飲之事涉荒唐予初未之信也及親履其地諦
視久之則顛倒之狀頗存土人指予曰此水高下不平以繩測
之東西相去尚二寸許噫其故難知矣盧龍雲

光武故人牛牢高獲嚴光
牛牢魏郡人高獲與光武有素引見謂曰敬公朕欲用子為
吏宜改常姓性對曰臣受姓于父母不可改之於陛下便辭去術
傳

高獲嘗舉孝廉後適居江南有墓在丹陽池州城西七十里

嚴光本姓莊字子陵新野人其妻梅福季女也故蹟遺文太平清話

云子陵年八十終子茂生隆生卓明太祖高皇帝嚴光

論曰名爵者民之寶國之賞罰亘古今而奔走天下豪傑是也

禮記曰君命賜則拜而受之其云士矣聘士於朝加以顯爵拒

而不納受何其侮哉朕觀此等之徒受君恩因知所指稟天地而

生頗鍾靈秀故不濟人利物愚者雖不知斯人之奸詭其如鬼
神何且彼樂釣于水際將以為自能乎不然非君恩曠之漢何非
是耶假使赤眉王即劉盆子輩混淆未定之時則光釣于何處
當時絮家草莽求食顧命之不暇安得優游樂釣與今所以獲
釣者君恩也假使當時聘于朝拒命而不仕去此而終無人用
天子才疎而德薄民受其害天下荒々若果如是樂釣與優游
與朕觀當時之罪人大者莫過嚴光周黨之徒不止忘恩終無
補報可不恨歎

馮異母

異從光武其母孀之曰汝今盡忠莫思盡孝我寧死遂自縊今

廟祠祀饒陽縣西曰馮母廟治

伏波將軍

伏波將軍前漢路博德後漢馬援陳登夏侯惇魏滿寵甄像孫
禮盧欽晉孫秀葛洪陶延魏晉宋五品後魏北齊從五品梁四
班後周命五今

黔貢道番禺

公孫述據蜀謝暹為牂牁郡功曹乃與郡大姓龍傳尹董氏保
境為漢遣使從番禺江奉貢先武嘉之並加褒賞號為義戶
郭子章曰牂牁道番禺至洛陽即唐蒙之說也羅文恭公作廣
輿圖謂烏撒七星關水即牂牁江源折流為盤江經泗州城稱

右江達四會番禺入海鄭荃山方伯作牂牁江解濟盤江下流

至打罕經城州界舟楫始通由二說觀之牂牁的然可通番禺

特由貴州入粵西由粵西入廣州由廣州入豫章而後可達中

原嗚呼迷矣雖然四方倘多故楚蜀之道梗則此一路官滇黔

者當留意焉

銅船

馬援鑄造銅船濟海後令沉于渚天霽水激往來望見一名越

王船郡國今在鬱林州

銅柱

建武十八年馬援平交趾微側立銅柱南寧界上在欽州古

森峒上鑄柱折交趾城友人過其下必擲土石培之 吳黃武
二年都督程普與關羽分界共鑄銅柱為誓衡山縣西北百二
十里 唐馬援為安南都護獠夷安之建銅柱于漢故虜終曰
唐德以明伏波之裔故今左右江各有其一又其一在欽州蠻
西南三百六十里分節嶺節草為界 五代晉天福五年庚子
上溪州刺史彭士愁一曰士愁納土求盟楚王馬希範立銅柱為界天
策府學士李弘舉銘曰金人汗出鉄馬蹄堅子孫相連九百
年在辰州府城西北百一十里今溪城對江對國朝彭天寶封
宣武將軍世襲

班固漢書

漢書建初中成永元四年班固死范史謂固死獄中女弟曹大
家應詔鐘成其八表天文志此好事之談非實也 曹大家子
穀見文選東征賦注非穀 宣府鎮城東南三十里燕然山相
傳寶憲紀功場

石敢當

急就章有石敢當虛擬人名原無其人也

射鳥辭

明帝東巡有鳥飛鳴乘輿上虎賁即射中之遂作辭曰鳥：啞
啞引弓射洞中掖陛下壽萬年臣為二千石

陳蕃西郡懸榻

蕃為樂安郡太守郡人周瓌高潔之士前後郡守招命莫肯出
惟陳蕃能致焉字而不名特真一榻去則懸之周瓌豫章懸榻
見徐穉傳

陳元辨留左氏學

東漢時議立左氏學博士范升奏左氏淺末不宜立廣信陳元上
章力辨卒立之前漢劉歆事同

童恢

後漢循吏傳不其令童恢宋長洲王楸攷碑乃姓黃非童也野

書

章帝耕懷縣

章帝初侍御史司空曰方春所過勿得有所殺伐車可引避引
避之馬可輟解輟解之按帝耕於懷縣今之武陟大義鄉也民
至今急本務恥末作武陟縣志

孝子

郭巨獲金半奉母半建寺曰慈仁 文舉生於河南林縣獲金
於內丘之金提店卒於肥城

姜詩故居今四川德陽縣所湧泉迄今灌田千頃

泰山都尉孔寅碑

漢泰山都尉孔寅碑又門生故吏名碑在曲阜孔廟楊慎金石
鼓文曰右孔寅碑陰不云碑云而云門生故吏名此漢碑中之

僅見者前碑云故吏門生陟山宋石勒石銘示後則此所載皆其人也今按寅門生四十二人門童一人弟子一人故吏八人故民一人隸釋謂漢儒開門授徒親受業者則曰弟子次相傳授則曰門生未冠則曰門童從而稱之曰門生治官舊所守府其椽屬則曰故吏占籍者則曰故民非吏非民則曰虜士素非所隸則曰義士此皆讀漢者之所當知

張道陵

陵病瘡於丘社中得呪鬼術書遂解使鬼入鶴鳴山自稱天師熹平末為蟒蛇所喻子衡奔走尋屍無所乃假設權方生糜鶴跡置石崖頂到光武二年遣信告曰正月七日天師昇玄都衡

為系師衡子魯為嗣師以法惑天下李膺蜀記

大人丈人

康翔仁較人潛織詩三日文人嫌樂府焦仲卿妻三日斷五匹丈人故嫌遲後漢范滂謂母為大人史記索隱注帝昭云古者名男子為丈人尊父姬為丈人故漢書宣元六王傳所云丈人謂淮陽憲王外王母即張博母也故古詩云三日斷五匹丈人故嫌遲也吟憲雜錄

潛火剛火

漢邊禁防守有潛火藏火狎何郡母歛縣有劉火華陽國志

靈帝光和六年刻石經於太學講堂前 熹平四年 蔡

邕與五^官中即將高堂谿典彈議即張訓韓說太史令單颺奏

定六經邕自書丹於石使工鐫刺立於太學前 再刻魏正始

年立古篆隸三體石經 北魏世宗神龜元年補石經 唐天

寶 年刻石經于長安 何景明曰西安石經唐文宗開成中

所刻鄭覃與周墀等進校定九經大字上石及覃以宰相兼祭

酒於是進石經一百六十卷舊在務本坊天祐中韓建築新城

石本委棄于野朱梁劉鄩守長安幕吏尹玉^{玉羽}字白鄩請輦入城

鄩方備岐軍之侵謂此非急務王^{玉羽}詒之曰一旦虜兵臨城碎

為矢石亦足助賊為虐鄩然之乃遷並唐尚書省之西隅宋黎

持從置京兆府始於元祐二年持作新移石經記有曰洛陽蔡

邕石經四十六碑及范蔚所見其存者僅十有六餘皆毀壞磨

滅云 五代蜀孟景石刻九經 宋淳化 年刻於開封 高

宗紹興 年手書刻於臨安今在杭州府學廟門內

義田 義田 年手書刻於臨安今在杭州府學廟門內

義田贍族漢樊宏魏裴修北魏崔挺宋范仲淹元張起巖

手文小同

鄭玄及遺腹孫俱有手文名之曰小同

董永孝感

千乘董永東漢末避兵孝感家貧傭耕以養^母父沒貸錢里人

裴氏鬻身為奴以葬之乃感神女織絹以償永卒亦葬於父側
遂名其邑曰孝感

蔡琰

琰胡笳引自書十八章極可觀不謂流俗僅餘兩句亦似世人
身世耶黃山谷後漢蔡琰傳載其二詩或疑董卓被誅而詩叙
以卓亂流入胡為非琰詞此蓋未嘗詳攷於史也且卓既擅廢
五表銘等起兵山東以誅卓為名中原大亂卓挾獻帝遷長安
是時士大夫豈能皆以家自隨乎則琰之入胡不必在邑誅之
後其詩首言偏迫遷舊邦擁主以自強海內興義師欲共誅不
拜則指鉅軍固可見徒言平士人脆弱乘兵皆胡羌縱獵圍城

邑所向悉破亡馬邊懸男頭馬後載婦女長驅西入關迥路險
且阻則是為山東兵所掠也其末乃云感時念父母哀歎無窮
已則邑尚無恙尤無疑也蔡寬夫尉氏縣南四十里隄村保為

蔡稜墓相傳子邑附葬其側稜字伯直有清白行虜俗黨不恟

於時垂翼華髮人爵不升年五十三謚貞定尉氏縣三十

五里蔡家庄蔡邕宅墓並先世之墓皆在有有存廟祀邕圍村在縣

東二十五里史稱蔡邕為陳留圉人者指此邕篤孝母卒廬墓

下有別兔連理之祥

晉武帝母景獻太后羊氏其母邕之女也

永建元年 縣長趙祉遣吏先泥和拜檄巴蜀守過成湍灘
死子賢求屍不得女終年二十五乃分金珠作二錦囊繫兒頭
下至二年二月十五日女終乃乘小船至父沒所哀哭自沈見
夢告賢曰至二十一日與父屍俱出至日父子浮出縣言郡太
守蕭登高上之尚書遣戶曹掾為之立碑人為語曰符有先終
變道張帛求其人天下無有其偶者矣按變道張帛黃貞妻也
沈身求貞事頗類此女終事同曹娥皆出後漢皆載范史今曹
娥以邯鄲蔡氏賞識盛傳而此事罕知是知文士之操名教也
此本漢事而記出晉人故附之晉乘 馮特可 藝海潤酌

漢壽亭侯

漢昭烈初勸進表首列銜曰前將軍漢壽亭侯關羽

張魯母

魯以鬼道見信於益州牧劉焉魯母有少容往來焉家 張魯
曰寧為曹公奴不為劉備客

陶謙

徐州牧陶謙以破西羌功封潁陽侯子孫家潁陽 祖墓在今

大石山麓

魯王梁王二策

蜀漢章武元年六月使司徒許靖立子永為魯王理為梁王賜
永策曰小子永受茲青土朕承天序繼統大業遵修稽古建爾

國家封於東土奄有龜蒙世為藩輔於戲恭朕之詔惟彼魯邦
一變適道風化存為人之好德世之懿美王其秉心率禮綏爾
士民是享是宜其戒之哉賜理策曰小子理朕統漢序祇順天
命遵脩典秩建爾於東為漢藩輔惟彼梁王畿甸之邦民狎教
化易遵以禮徃悉乃心懷保黎庶以永爾國王其敬之哉 按
蜀僅一隅梁雖畿甸而魯則隔甚繫爵可也用魯事失寔作者
之過也

諸葛亮

晉桓溫入蜀諸葛孔明之小史尚存時年一百七十矣溫問曰諸
葛公有何過人處史曰亦未見其有過人處溫便有矜色史良

父曰但是諸葛公以後便未見有安當如公者

武侯八陣圖有四一在夔州之永安宮南江灘一在新都之彌

牟鎮一在成都之碁盤市一在沔陽之高坪故壘新都今滇南劉文

徵曰世傳夔州之石新都之木或遷或移終復原所似若有神

物呵護之者郭子章曰是說也出於三國演義迷陸遜而杜

甫詩亦有江流石不轉之句遂神其事以為不朽夫演義小說

家不足信石在江中勢自不轉豈必八陣圖哉且後人愛孔明

并存其蹟勿移勿徙是甘棠耳且陣圖有四夔州石存新都以

在郊外存如成都市羨為居室沔陽營浮為沙石又何不呵護

之乎 郭子章蜀草

揚慎漢畧按武侯於滇威德遠距今二千年猶人祠而家祀
之其遺蹟故址散見諸郡者不可殫述雲南則有諸葛營及刻
碑文曰碑即什蠻為漢奴夷有過者嘗以石擋之有盟蠻臺大
理有畫卦臺天威徑諸葛城故壘及印篆臨安有諸葛山永昌
有諸葛營旂臺糧堆打牛坪諸葛寨諸葛堰楚雄有破軍山臥
龍岡湯園箸武臺紫州營曲靖有盟夷山分秦山八塔雙井激
江有諸葛營蒙化有巍賓山魏賓五珠白塔鶴慶有諸葛塞泉及池
姚安有武侯塔遺壘土城武定有故城諸葛營北勝有祭鋒臺
隴川有孔明寄箭山普耳有孔明營壘車里有孔明碑其他祠
廟未可勝數諸蠻之人畏之如天地愛之若祖考華面華心悠

久無數嗚呼其亦可謂聖而不可知也夫已
郭子章黔記貴州有會城有藏甲岩畢節七里星關烏撒有棟簷
岩黎平有諸葛營所在皆謹祀之

木牛流馬

木牛即今小車有前轆者流馬即今獨推者民間謂之江州車
子事物考車之為制其未雖久或蜀所無孔明以運道不便始
教人為之而制或少異故亦異其名以義推之則木牛為小車
流馬為小舟或如今竹箒之類今民間檣木石短扛皆名牛江南
小車有名羊頭者而南京有風馬快船則孔明之以木牛流馬
名其車又何異哉路閭禮萬一樓集

龐統

襄陽龐統故宅廢為雲封寺尼僧居之巡撫陳三改建鳳樓書院襄陽府志

關羽

雲長曰日在天之上心在人之內許州有關羽一宅兩院遺址羽請於曹操求納秦宜祿妻見常璩襄陽國志

孟獲說夷

益州大姓雍闓附吳授永昌太守扇惑諸夷荅都護李嚴書曰愚聞天無二日土無二主今天下瓜分正朔有三遠人惶惑不知所歸使建寧孟獲說夷叟曰官欲得烏狗三百頭膺前盡黑

蠟腦三斛斷木橫三丈者三千枚汝能得否夷為然皆從闓斷

木堅劉委曲高不至二丈故獲以欺夷雲南通志

梁父吟

孔明梁父吟步出齊東門遙望蕩陰里樂府作遙望陰陽里青州有陰陽里田疆古冶子解題作田疆固野子嚴滄浪詩話

張飛

飛字益德俗作翼德新都縣真多山張飛題名王方平採藥

此山童子歌玉爐三澗雪信宿乃行江流縣紀功題名云漢將

張飛率精兵萬人大破賊首張卬於八蒙立馬勒石四川藝

馬稷

文志

蜀志向朗傳朗隨亮漢中素與馬^援善街亭之敗^援朗知情
不舉高^亮恨之免官還成都夫^援既敗矣不即歸死司敗捕而後
得之不誅又奚待乎 王世貞

關興

關羽子興字安興 關人張爨云關將軍本傳^傳氏嘗避難而逃
追者詰之誤應曰關氏遂姓關

廖式

廖化從諸葛亮南征封中鄉侯^時呂岱督兵陸口遂徙家蒲圻宗
人廖式起兵應亮謀恢復漢業不克死之舉族自蒲圻遷於衡山
楚記

卻正張通

秘書令卻正殿中監張通舍妻子隨後主於洛陽

棠林外索



鹽官談遷孺木輯

曹操

曹操有發丘中郎模摸金枝尉二官 南齊廢帝子業亦置之領

於建安王休仁山陽王休祐 魏武短歌行何以銷憂惟有杜

康註康字仲寧

銅雀臺

銅雀臺鄴城西北則米井臺南則金鳳臺三臺相去各六十
里後樓臺俱燬土人掘地得瓦色頗青內平瑩印工人姓名皆
八分隸書研譜云人得此瓦為研貯水數日不涸鄴中記曰北

齊起鄴南城屋瓦皆以胡桃油之光明不癢筒瓦用其覆故
其背版瓦用在仰故油其面筒瓦長二尺濶一尺版瓦之長如
之而其濶 今得其真者當油房必有細紋俗曰琴紋有白
花錫花傳言當時以黃丹鉛錫和泥積歲久而錫花乃見石磚
大者方四尺上有盤花鳥獸紋千秋萬歲字其紀年非天寶則
興和蓋東魏北齊也又有磚筒者花紋年號如磚內負外方承
簷溜亦可為硯鄴人有言曰銅雀瓦研體質細潤而堅如石不
廢筆而發墨此古所重者而今絕無蓋魏去今千餘年村夫
剖土求之聚衆踰年不得鄴民乃偽造以詒遠方王安石詩曰
吹盡西陵歌舞塵當時屋瓦始稱珍甄陶往 成今手尚托虛

名動世人宋刺史李琮嘗言元豐初於丹陽邵不疑家得唐丙
申歲元次山家藏鄴城古磚背有花紋及萬歲字與鄴中記合
又曰大魏興和二年造則唐賢所珍已出於南矣唐丙申乃天
寶末年至琮時二百餘載而硯可用如新偽瓦之質燥用之不
能久火力勝也夫甄陶之物土以為質水以和之必得火而成
火力方勝則土暎而水絕雖有黃丹鉛錫烏能潤澤哉惟古瓦
與磚沒地中數百年感霜露風雨之潤既久火力已絕復受水
氣所以含蓄潤澤而資水發墨也 臨漳縣志

山陽公

魏奉漢獻帝為山陽公居濁鹿城在今懷慶修武城西北六十

里一名山陽城帝後墓城北人呼漢陵今以名村

疑塚

臨漳縣西十五里滏陽溝武城外凡七十二處森然彌望高者如小山布列直至磁州而止俗曰曹氏疑塚唐蕭米厘詩安排死去千家塚刻畫生前一片心安得此心如此塚不教人識到於今俞應符詩二首生前欺天絕漢統死後欺人設疑塚人生用智死即休何用餘機到立壠人言疑塚我不疑我有一法君未知盡發七十二疑塚必有一塚藏君屍劉溫詩生前詐力蓋中州死後何疑七十丘他日鼎分重裨徒也須認取漢春秋彭劉詩二章金棺何處葬奸欺銅雀臺中夜々思不作子孫長久

計空教百里塚累々西陵千載有餘哀未黍黃時詔正來明日邯鄲城下過分留殘泪弔叢臺宋王安石詩青山如浪入漳州銅雀臺西八九丘螻蟻往還空壠臥麒麟埋沒幾春秋京鏗詩疑塚多留七十餘謀身自謂永亡虞不知三馬同槽夢曾為兒孫遠慮無孫鏃詩曹瞞疑塚七十二未必遺骸在此間生自疑人疑不得還留疑跡後看焦維詩章復懷不計春妓竟曹鬼已成塵就中只有漳河在風浪於今愁殺人曹操葬鄴城西北曰西隄即高平隄也

崔詵彰德府志曰磁州漳河南北塚累々不絕大小殊狀俗曰曹氏疑塚往者歲荒民盜發塚皆有屍其一為齊高陽王湜墓

志見存

郡人教諭劉瑄曰疑塚之說載在志籍今古一律不辨其偽誠以訛傳訛胥墮阿瞞計中而不自知其非也瑄生斯地為斯民也一得之愚耿耿不寐已非一日茲特就正於有道可乎慨自嘉清八年饑饉太甚窮民發墓以就口寶州南諸塚發掘殆盡其間志石皆北齊高歡皇帝并宗室塚墓申省祭家尚有志刻一張曰王諱湜字湏達齊王第十三子也王既為齊則塚不可疑一也西陳村迤西四塚俗曰四牧塚其實齊王之妹塚也妹既為齊則塚不當疑二也三里堡南大路西側塚前碑石題曰公主大額以公主則塚不必疑三也州之西側大塚俗人呼曰

天子塚實則齊王陵也夫塚為齊王則塚不待疑四也然則古今胥疑而不能白者一則失於無證而輕於信二則徂於聞見而其明三則老瞞之奸踪詭秘而難知也蓋操嘗發梁孝王塚破棺收金其心不正故於已事而故為之防其藏匿諱秘必有人所不知者也觀其遺命之言宮人歌舞銅雀臺上以望吾陵則其言之誠偽屍之在止未可諒也是則不知屍之所在固為不疑塚之七十有二果可疑乎否乎按南史高陽康攬王湜神武第十一子也其第十三子為華山王湜今志石稱齊王第十三子可訂史之誤

魏景初元年衛國李善家燕生巨鵲若鶯高堂生曰此魏室之
大異防鷹揚之臣於蕭牆之內其後宣帝起兵遂有魏室按戰
國策宋康王之時有雀生鱗音於城之陬使史占之曰小而生
巨必伯天下康王大喜於是滅滕伐薛取淮北之地欲霸之速成
故射天筮地斬社稷而焚滅見伐於齊國亡

曹操廟

唐申屠子迪毀夷陵曹操廟

陳琳

陳孔璋居袁裁書則呼操為豺狼在魏製檄則目紹為虺蛇在
時君所命不得自專亦文人之巨患也當務從容消息之顏氏
家訓

鵲巢非利

魏文帝景初元年凌霄閣始構鵲巢其上帝以問高堂隆對曰
詩云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今興起宮室而鵲來巢此宮室未成
身不得居之象也於是帝改容動色萬曆中平湖陸太宰先
祚於下宅始立梁巢鵲太宰聞之不憚引詩為券後果如
其言

詩綱

劉公幹贈五官中郎將詩昔我從元后整駕至南鄉過彼豐沛
都與君共翱翔元后指曹操也蓋稱至南鄉謂伐劉表之時豐沛都
喻操譙郡也王從宣從軍詩云籌策運帷幄一由我聖君聖君

亦稱曹操也又曰竊慕負鼎翁願厲朽鈍姿是欲效伊尹負鼎
於湯以伐梁也梁是時漢帝尚存而二子之言如此一日元后一
曰聖君正與荀彧比曹操為高先同科或以公幹平視美人為
不屈是不為知人之論叢書浪詩話

鬱林石

吳鬱林太守陸績泛海歸吳舟輕恐覆取巨石為裝績家吳郡
委門內臨頓里之北石至今存弘治丙辰四月巡撫樊祉移於
公署曰廉石亭

妻甥女

孫休朱夫人朱據女休姊公主所生休妻其甥事同漢惠

龍川州鄧艾廟

龍川宣撫司東一百七十里有魏將鄧艾廟軍以伐蜀嘗經此宋
知州洪咨夔毀其廟更祀諸葛武侯告其民曰毋事仇讐而忘
父母下陰平道在陝西守禦軍民千戶所

西山僊童

周末隆慮人喬順二子曰璋曰瑞師事仙人盧子綦於隆慮山
棲霞谷教以清冷之術服飛龍藥十年不飢與師白日飛舉故
魏文詩曰西山何其高高上無極上有兩僊童不飲亦不食

伯瑜

陳思王靈芝篇伯瑜年七十綠衣以娛親今人但知老萊之事

而不知伯瑜 困學紀聞

洛神

晉江黃鳳翔曰洛神賦非感甄也寃哉陳思處於危疑顛沛之會
故感甄也天問曰胡羿射夫河伯而妻彼洛濱遠遊賦曰騰告
鷺鳥迎宓妃植自附屈原而不敢顯語託宋玉也

石人

魏築千秋塢五龍渠立一石人若腹若東西脇皆有記其略曰
後當興工宜就西積故書之於石以遺後賢古人不忍輕毀故
渠并不欲掩作者之姓名蓋如此 陳繼儒太平清話

王祥

諸城縣孝子灣亘四五里清瑩不涸嚴冬冰合惟中興三三不
冰相傳王祥臥冰房上有祠晉書王祥臨沂人今沂州王祥河
一曰孝河州北二十五里有孝塚之西感溝河孝感泉 安慶
府望江縣南二里臥冰池祥嘗自臨沂扶母避地於此人慕而
名之熱雖極凍其中有人臥形管
郝經續後漢書以王祥為篡臣

管辰序兄輅傳

按辰所稱鄉里劉太常者謂劉實也辰撰輅傳實時為太常穎川
則實弟智也實智並以儒學為名無能言之世語稱寔博辨猶
不足以並何之流也又按輅自說云本命在寅則建安十五年

生也至正始九年應三十九而傳云三十六以正元三年卒應
四十七傳云四十八皆為不相應也近有關續伯者名續該微
通物有良史風為天下補綴遺既敢校以所聞列於篇左皆從受
之於大人先哲足以取信者爾莫免虛誣之說云爾嘗受辰傳所謂
劉太常者曰輅始見聞由於隣婦卜亡牛云當在西面窮牆中
縣頭上向教婦人令視諸丘冢中果得牛婦人因以為藏己牛
告官按驗乃知以術知故裴冀州遂聞焉又云路中小人夫妻
者教明且於東陽城門中伺擔豚人牽與共鬪具如其言豚逸
走即共追之豚入人家突破主人甕婦從甕中出劉侯曰輅之
卜此類甚多甚多此類辰所載終十一二耳劉侯云辰孝廉才也中書令

史記純云龍輅御里人云輅在田舍嘗候遠鄰主人患失火輅卜
教使明日於南陌上伺當有角巾諸生駕牛黑故車必引留為設
賓主此能消之即從輅戒諸生有急求去不聽遂留當宿意大
不安以為圖已主人罷入生乃把刀出門倚兩薪積間側立假
寐效有一小物直來過前如獸手中持火以口吹之生驚舉刀
斫正斲腰視之則狐自此主人不復有災前長廣太守陳承祐
口受城門校尉華長駿語云昔其父為清河太守時召輅作吏
駿與少小後與御里遂以恩意常與同載周旋具知其事云諸
要聽三倍於傳辰既短才又年小又多在田舍故益不詳辰
仕宦至州主簿部從事大康之初後物故駿又云輅卜亦不悉中

十得七八駿問其故輅云理無差錯來卜者或言不足以宣事
寶故使爾華城門夫人者魏故司空涿郡盧公女也得疾連年
不差華家時居西城下南纏里中三廐在其東南輅卜富有師
從東方來自言能治便聽使之必得其力後無何有南征廐駒
當充甲卒來詣盧公占能治女即公即表請留之身使其子將
詣華氏療疾初用散藥後復用丸治尋有效即奏除騶名以補
太醫又云隨輅父在利曹時有治下吏民捕鹿者其晨行還見
毛血人取鹿處來詣廐告輅云為卦語云此有盜者是汝東巷
中第三家也汝徑往門前伺無人時取一瓦子密發其確確屋東
頭第七椽以瓦著下不過明日食時自送還汝其夜盜者父病

頭痛壯熱煩疼然亦來詣輅卜輅為發崇盜者具服輅令擔皮
肉藏還著故虜病當自愈乃密教鹿主往取又詭使復往如前
舉椽棄瓦盜父病差又都尉治內史有失物者輅使明晨於寺
門外看當逢一人使指天畫地舉手四向自當得之暮果獲於
故處矣 裴松之三國志注

衛瑾璧玉

魏咸熙初將軍衛瑾至成都得璧玉印各一枚文似成信向充
聞之曰吾聞燕周言先主諱備其訓具也後主諱禪其訓授也
今中撫軍名炎與之兆乎

羊祜墮泪碑益州記健為李賜撰賜密之子

蔡襲

景獻羊皇后蔡邕甥女也羊祜亦邕外孫景獻皇后同產弟祜
禦吳功將進爵乞以賜舅子襲詔封襲關內侯

鄧殷

鄧攸孫殷鍾會伐蜀召為主簿終中庶子

劉伶

中說劉伶作劉靈

品官占田

晉平吳後制品官占田之法第一品占五十頃第二品四十五頃

第三品四十頃第四品三十五頃第五品三十頃第六品二十

五頃第七品二十頃第八品十五頃第九品十頃又各以品之

高卑廢其親屬

蒿里

陸機太山吟蒿里立有亭幽岑延萬鬼人死其魂拘于蒿里岑

參詩東嶽前後魂北邙新舊骨華亭黃耳寺以犬得名詩詔

謂黃耳非犬也乃童僕名其捷足如犬

阮籍

京師曹氏家藏阮步兵詩一卷唐人所書與世所傳有數十首
集中所無其一篇云放心懷寸陰羲和將欲冥揮袂撫長劍仰

視浮雲行雲間有立鶴抗首揚哀聲一飛冲青天疆世不載鳴
安於鷄鷄徒翻：賦中庭又云嘉禾下成蹊東園捐菽李秋風
吹飛藿零落從此始繁 有憔悴堂上有荆杞驅馬舍之去：上
西山趾一身不自保况復戀妻子凝霜被草野歲暮亦云已詩
語皆類此非後人作明矣孔宗翰亦有本與此多同詩紀

洛陽舊火

元帝渡江洛陽人王離妻李氏將洛陽舊火南渡自言受道祖
母王氏傳此火并有遺書二十七卷臨終使行此火勿令斷絕
火色甚赤異於四方病者持此火煑藥及灸諸病皆愈轉相妖
惑官司禁不能止及李氏卒火亦滅人號其居曰聖火巷按古

者五時取五木以改火使民不疾洛陽之火必出於异木自能
蠲疴非必妖惑也 馮時可集

嵇康

裴松之曰按本傳云康以景元中坐事誅而干寶孫寶習鑿齒
諸書皆云正元二年司馬文王及自樂嘉殺嵇康呂安蓋緣世
語云康欲舉兵應母丘儉故謂破儉便應殺康也其實不然山
濤為選官欲舉自代康書告絕事之明審者也按濤本傳濤始

以景元二年除吏部郎景元與正元相去七八年以濤行收檢
之如本傳為審又鍾會傳亦云會作司隸校尉時詳會作司隸
景元中也 嵇康無鬼論 唐蒲田林披茂以明經擢第授臨

汀郡曹掾郡多山鬼淫祠披著無鬼論晚民

李氏六龍

李安令伯六子皆英雄秀逸號六龍

葛洪

葛洪嘗拜伏波將軍見莊綽辨疑

韓壽

陳騫以韓壽為掾每會聞有异香乃外國所貢騫計武帝惟賜已嫌壽與女通乃以女壽妻壽郭子謂賈充者訛也

鍾離權

大將軍周處西征鍾離權充偏將軍虜戰亡兵潰權隱山學道

以仙名焉神仙通鑑

郭璞

嘉定州烏龍山下傳晉郭璞注爾雅於山有爾雅臺注成洗研

於江江魚吞之盡黑至今稱黑頭魚每年春魚出清明日止其

味甚佳

博物志

張華博物志唐人殷文圭云華原書四百卷晉武帝刪為十卷

綠珠

綠珠梧州博白縣西雙角山下梁氏女梁氏之居舊井存焉汲飲

者必誕美女里閭以為亡益遂鎮以巨石太平廣記

秦女休

左延年秦女休行記時事也女休年十四五為燕王婦為宗報仇殺人都市竟以赦宥得免

桃葉歌

桃葉王猷之愛妾也其妹曰桃根詞曰桃葉復桃葉桃葉連桃根

毛寶放龜

搜神記載豫州刺史毛寶戍邾城有一軍人於武昌市見人賣一白龜子長四五寸潔白可愛便買取持歸著甕中養之漸大至尺許軍人憐之持放江中後石季龍攻邾城毛寶棄豫州既

赴任江舟皆沉溺軍人墮水覺在一石上水裁至腰頃更浮出

中流視之乃是先所養白龜也亦可六七尺送至東岬出頭視人

徐疇而去幽冥錄載亦同乃白孔六帖引搜神記直以為寶放

龜而合璧諸書俱相承爾雅翼以毛寶過江白龜載之而度為

異皆記也晉書本傳邾城之役毛寶溺死庾亮痛哭發疾而薨

王隱晉書曰邾城陷寶屍沉江不出戴祥移告河伯諸神使出

寶屍十餘日乃出則知搜神記所言事繫軍人為不爽藝海詞酌

張翰秋風歌

秋風起兮佳景時吳江水兮鱸魚肥三千里外家未歸恨難得兮仰天悲

梅願增書

元帝時豫章內史梅願增伏生書二十五篇原二十八篇

梁山伯

梁山伯字處仁家會稽時學道逢祝氏子同往肄學三年祝先
返後二年山伯方歸訪之上虞始知祝女子也名英臺山伯悵
然歸告父母求姻而祝氏已許鄒城馬氏弗遂山伯後為鄞令
死葬鄞城西清道原明年祝遠馬氏過其墓風濤不能前英臺
聞有山伯墓臨塚哀慟地裂而埋壁烏事聞於朝丞相謝安奏
封義婦塚寧波府志
鄞縣東十六里接待寺西祀梁山伯號忠義王廟

衛夫人

衛夫人名銖字茂漪汝晉江陰太守李矩妻善鍾法能正書八妙

王逸少師之翰墨誌

黃鸝

石虎時揚州揚獻黃鸝雛五頭長一丈聲聞十里外許泛於玄武苑

中玄武池化為玄龜水經

莫愁

莫愁石城女子非石頭城也石城在古復州鄆中今之承天府
是也且與襄陽估客同為一事五雜俎

王羲之

大城縣城西五里餘王相村古墓居民竊啟見五色石柳上有
王羲之字連掩之

蘭亭

唐何延之記蘭亭四十有一人內有支道林宋孝龍眠作圖除
去亦不損前數又不知今所增一人為誰也 顏璘息園存稿

鳩摩羅什

鳩摩羅什但能精通術教博極羣書僧中之子雲哉先也謂之
成佛作祖吾則不敢什父羅炎修行不遂為禁錮所逼已墮落
矣至什而復縮其轍焉雖云彼偏亦由欲障未除升座講經之
際二兒登肩神識未定鬼瞰之矣既生二子何患法種亡嗣故

女十人之蓄不亦可以已乎臨終之時誦神咒自救未及致力
轉覺危殆其虜生死之際非能既熟無罣碍者尚在安佛圖登
之後乎 謝肇淛

謝安別墅

褚叔度請謝安別墅為寺

兩戲馬臺

劉澄之山川古今志彭城西南有戲馬臺劉裕九日所登 水

經石虎每講武于漳水上即升臺以望之

許真君

神仙之跡未有如許氏之盛而亦未有如許氏之不相蒙者陶

貞白極重真誥真誥稱許穆與兄揆次兄虎牙子玉斧門客楊
羲俱為仙官而羲穆家貴中有許邁與穆二書貞白所著許長
史碑穆世名謚仕至護軍長史散騎常侍^{得道}卒年七十二揆世名
毗希牙名聯皆得道又云第四兄字遠游永和四年嘉遁不返
然不言得道晉書許邁傳字叔玄一名快句容人後云玄字遠
游與王右軍善遊名山不知所終好道者^{謂之}羽化然不為謚^{作傳}
亦不及其仙事而今世所崇奉許真君者名遜據列仙傳為遠
游弟嘗與郭景純俱參王敦軍切諫敦解兵景純被害而真君
隱去以陰功重仙品最高為九天採訪使真誥又略不及^{晉史}既
既非隱書真誥亦非真文貞白與真君俱赫赫朗著何以不相

及也右軍有玄度腫至一帖黃長曆楊用修遂引以欺晉史謂
玄度寔病死乃云服巨勝仙去不知玄度乃許詢非邁也續晉
陽秋曰詢字玄度高陽人風情簡素辟司徒掾不就早卒世說
咸稱之晉史不為詢作傳僅附孫綽傳亦無服巨勝語此皆不
可曉者按史以載事仙釋出世業在事外非可以示民政以佛
圖證羅什之神僧而僅列之於藝術况羽化尸解茫昧難徵者
乎晉書之不詳許氏也奚惟真誥雖曰真文然所志神仙官職
太涉於有似巫覡之談亦何可據以為寔際^{王世貞危言}
許真君傳晉書不載其仙跡甚著初生南昌母夫人夢金鳳啣
珠墜掌中既長博學多通聞西安吳猛得至人丁義神方乃師

之太康元年為西蜀旌陽令治行甚著以世亂棄官歸邑民隨
至宅改氏族以從者甚衆號許家營焉與吳猛許嵩陽聞丹陽
黃堂請有女師誥姆多道術同往叩姆曰昔孝弟王自上清降
曲阜蘭公家謂蘭曰後晋代當有許遊傳吾道留金寶經與我
俟子有年遂擇日設壇授之謂吳猛君當反師許也姆因取香
第一根南向擲曰子歸認茅路虜立吾祠歲秋可一至二君還
得飛茅迹於所居南四十里已叢生矣乃建黃堂祠真君渡小
蜀江抵肆主人朱氏貧而甚恭真君畫一松于壁其家遂倍得
利後江漲潰隄市舍俱漂惟松壁不壞嘗云吾仙去後一千二
百四十年間豫章之境五陵之當此地仙八百江心忽生沙洲

掩過沙井口其時也真君弟子數百志趣不一乃化炭為美婦
人試之不染汚者惟十人爾真君歸郡有美少年通謁既去謂
弟子茲非人老蛟精也迹其所之過化黃牛臨郿城沙磧上真
君剪紙化黑牛往關令施岑劍持劍俟其關酣揮之中其左股
牛奔城南井中復化為人初蛟慕賈玉女化少年入賈玉家玉
大愛其才因贅為婿居數歲生二子常以春夏獨出若營賈者
至秋重載歸寶貨充溢蓋覆所獲也舟是秋徒還詔玉曰為盜傷
左股玉歎惋求醫真君乃為匠謁玉喜召其婿蛟精懼遂匿
真君隨至其堂厲聲叱之乃見本形跪堂下二子皆為小蛟
併斬之賈女亦幾變形真君給以真符乃免謂玉曰蛟精所居

下皆洪波也。函遷高原，其宅不日陷為宅。真君復還豫章曰：此地蛟螭所穴，須鎮之。乃於牙城南鑄鐵為柱，出井外數尺，下施八索鈎鎖地脈，祝之曰：若鐵柱若亞其效，再興吾當復出。若鐵柱正其效，永除由是屏跡。王敦舉內向真君，同吳猛往說止之。敦怒，真君乃舉杯擲起，化為白鶴，敦方舉目以失。二君所在，至孝武寧康二年甲戌八月朔日，上昇年一百三十六歲，嘗謂星下散為物，人上昇為仙，氣推移不足為恠，即道家所藏真君昇舉事，抑何疊々。至其教人，惟以忠孝廉謹寬裕容忍為八寶，與吾道何殊。記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天降時雨，山川出雲。人心湛然無滓，即太虛亦復何遠。豈必談鉛設汞，吾讀真君傳，有悟因。

錄其竅異者。又道家載旌揚得道後，帝贈其遠祖許由，玉虛僕射曾祖瑛，太微兵衛大夫祖玉，太極把業錄籍典者，父爾中岳仙官，嗟乎武仲逃堯後，復有此贈，未知復逃避否。此與拔宅事恐盡出附會，未可遽以為寔也。馮時可藝海洞酌許旌陽問道於女師湛姆，曰：一念不欺為忠，一事不苟為孝。

孫恩商黨

晉末以賊孫恩作亂於會稽，宋高祖劉裕為司馬討敗之。恩於臨海投水死，眾推恩妹夫盧循為主。後劉裕破循於東陽，循奔永嘉，復追破之。追討至於晉安，循浮海南走。晉末雖滅遺種，逃叛散居山海，厥類尚繁。唐武德八年，都督義重遣使招撫，得其

首領周造細麥細麥陵等並授騎都尉令相統捍不為寇盜貞觀十
年始輸半課其居止常在船上兼結廬海畔隨時移徙不常船
後尾尖高當中平濶衝波逆浪都無畏懼名了烏船閱書
寰宇風俗記泉即此州夷戶亦曰游艇子

桃源漁人

桃源漁人姓黃名道真

陶潛

陶潛潯陽柴桑人柴桑今德化縣之楚城鄉也楚城鄉西南八
十里正德九年提學副使李夢陽得斷碑曰晉陶靖節先生故
里始得其墓而陽山上京粟里西廬等處相去直三十里

有作陶淵明詩跋尾者言淵明讀山海經詩形夭無千歲猛志
固存左竟莫曉其意後讀山海經形夭左數名也好啣干戚而舞
乃知五字皆錯形夭是刑天無千歲是舞干戚耳傳者誤謬如
此不可不察也竹坡詩話

陶潛不仕宋所著詩文俱書甲子韓偓不仕梁所著詩文亦書
甲子偓節行如潛而詩綺靡蓋所養不及耳薛西原曰立節行
易養性情難謝榛

柴桑令

劉遺民曾為柴桑令非陶淵明也

外孫記外祖遺事

外孫記外祖遺事者陶淵明蘓子瞻朱元晦 元俞好問

慧遠

耶舍與遠公會嘗舉如意無言以示遠 不晤即拂衣去徑上
紫霄峰是時禪學未入中國而北則於此矣 見王禕廬山記

白蓮社

廬山蓮社十八賢慧遠法師姓賈氏鴈門樓煩人慧永姓繁氏
河內人慧持遠公弟也與兄同事道安道生姓魏氏巨野人客
居彭城佛陀耶舍尊者罽賓國娑羅門種佛陀跋陀羅尊者甘
露飯王之裔慧叡冀州人曇順黃 人道敬瑯琊王氏祖凝之
守江州曇恒河東人曇曷姓陳氏潁州人曇詵廣陵人劉道民

名程之字仲思彭城聚里人楚元王之後留次宗字仲倫南昌

人宋炳字少文南陽人官任太子舍人張野字萊民官任洛中

張詮字秀頌張野族周續字道祖鴈門廣武人

慧遠年八十四晉義熙十三年秋八月六日見謝靈運諫序

王禕曰慧遠卒於晉義熙十二年丙辰年八十三陸修靜沒於

宋元徽五年丙辰年七十二丙辰相去六十載推而上之修靜

生義熙四年丁未慧遠亡時修靜才十歲爾至宋元嘉末修靜

始來廬山時遠公亡且三十年靖節死亦二十餘年矣安取所

謂三笑乎或曰晉蓋有兩修靜也宋灑跋匡廬社圖十八賢道

士陸修靜法師慧遠陶元亮畢頴之遠公弟慧持僧跋陀宗少

文僧曇順劉程之雷仲輪周道祖餘忘之劉程之蓮社文云歲
在^在揖提格七月戊辰朔二十八日乙未慧遠命正信之士豫章次
宗等百有二十三人集於廬山般若臺精舍修西方淨土之學
今所盡止十八人取著名於時者也

西夷上表

常勝天子陛下諸佛世尊常樂安隱三達六通為世間道是名
如來應供正覺遺形舍利造諸塔像莊嚴國土如須彌山村邑
聚落次第羅匝城郭館宇如忉利天宮：殿高廣接閣莊嚴四
兵具足能伏怨敵國土豐樂無諸患難奉承先生正法化^治人
民良善慶無不利虜雪山陰雪水流注百川流溢八味清靜周

匝曲屈順趨大海一切衆生成得受用於諸國土殊勝第一是
名震旦大宋揚都承嗣常勝大王之業德合天心仁膺四海聖
智周備化無不順雖人是天護世降生功德寶藏大悲救世為
我尊主常勝天子是故至誠五體敬祀^禮呵羅^單華國王毗沙跋摩
稽首問訊宋文帝元嘉十年

大吉天子足下離淫怒癡哀愍群生相好具足天龍神等恭敬
供養世尊威德身光明照如水月中日初^想間自蒙普照十
方其白如雪亦如月光清淨如華顏色光耀威儀殊勝普天龍
神之所恭敬以正法寶梵行衆生莊嚴國土人民熾盛安隱快
樂城閣高峻如乾他山衆多勇士守護此城閣莊嚴道巷平正

著種之衣猶如天服于一切國為最勝吉揚州城無夏天主慈
念群生安樂民人律儀清淨慈化深廣正磁殆化治供奉三寶名
稱遠至一切並聞民人樂見如月初生辟如梵王世界之主一
切人天恭敬作禮呵羅單跋摩以頂禮足猶如現前以體布地
如殿陛道供養恭敬如奉世尊以頂着地曲躬問訊忝承先業
嘉慶無量忽為惡子所見爭奪遂失本國今唯一心歸誠天子
以自存命今遣毗紐問訊大家意欲自往歸誠宣訴復畏大海
風波不達今命得存亦由毗紐此人忠志其恩難報此是大家
國今為惡子所奪而見驅擯意頗忿惋規欲雪復伏願大家聽
毗紐買諸鎧仗袍襖及馬願為理料毗紐使得還前遣關邪仙婆

羅呵蒙大家原賜悉惡子奪去啟大家使知今奉薄獻願垂納

受 元嘉十三年

宋國大主大吉天子足下敬禮一切種智安隱天人師降伏四
魔成等正覺轉尊法輪度脫衆生教化已周入于涅槃舍利流
布起無量塔衆寶莊嚴如須弥山經法流布如日照明無量淨
僧猶如列宿國界廣大民人衆多宮殿城郭如忉利天宮名大
宋揚州大國大吉天子安處其中紹繼先聖王有四海關浮提
內莫不來服悉以茲水普飲一切我雖在遠亦霑靈潤是以雖
隔巨海常遙臣屬願照至誠垂哀納受若受聽許當年遣信若
有所需惟命是獻伏願信受不生异想今遣使至佛大陀婆副

使葛抵奉宣徽忱稽首敬禮大吉天子足下施婆所啟願見信
受諸有所請惟願賜聽今奉徽物以表微心
元嘉十二年閏婆
婆達國王師黎婆

達陀阿
羅跋摩

伏聞彼國城江傍海山川周固衆妙悉備莊嚴清淨猶如化城
宮殿莊嚴街巷平坦人民充滿歡娛安樂聖王出游四海隨從
聖明仁愛不害衆生萬邦歸仰國富如海國中衆生奉順正法
文王仁聖化之以道慈施衆生無所遺惜帝修靜戒軌道不及
無上法船濟諸沉溺群僚百官受樂無怨諸天擁護萬神侍衛
天魔降伏莫不歸化王身莊嚴如日初出仁澤普潤福如大雪
聖賢承業如日月天於彼真丹策為殊勝臣之所住名迦毗河

東際于海其邊城四邊悉紫紺石首羅天護令國安隱國王相承
未嘗斷絕國中人民率皆修善諸國未集共遵道法諸寺舍中
皆七寶形像衆妙共具如先王法臣自修檢不犯道禁臣名月
爰棄世王種惟願大王聖躬和善群臣百官悉自安隱今以此
國群臣吏民山川珍寶一切歸屬五醮投誠大王足下山海遐
隔無由朝覲宗仰之至遣使下承使主父名天魔悉達使主名
尼陀達此人由來良善忠信是故今遣奉使表誠大王若有所
須珍奇異物悉當奉送此之境土便是王國王之法今治國善
道悉當承用願二國信使往來不絕比反使還願賜一使具宣
聖命備勅所宜款至之誠望不空返反所白如是願加哀愍奉獻

金劉指鑲摩勒金鑲諸寶物赤白鸚鵡各一頭
元嘉五年天竺迦毗黎國王月

右諸表俱文帝元嘉間頗似梵夾蓋涵濡象教語輒相類
以來漸被華風譯使紆指遂隔前製又趙宋元豐四年于闐國
上表稱于闐國倭大福力量知文法黑汗王書與東方日出虜
大世界田地主漢家阿舅大官家政和年進玉表云日出東
方赫々大光照見西方五百里國五百里國內條貫主黑汗王
表上日出東方赫々大光照見四天下四天下條貫主阿舅大
官家其可笑如此

沈慶之書

南宋沈慶之與兄書登北印遠眺衆美都盡先武墳邊杏甚美
今送其核

橋去洛陽宮六七里悉用大石下負以通水可受大船過也制
作奇狀洛水道路本好青槐映蔭可賞
千金隄舊堰穀水魏時更修謂之千金塢
陸雲臺上有幽井望之幽然投一石子擲之久方有聲
石經大都其碑高大一許廣四尺駟羅相接

鮑照

宋子京筆記云今人多鮑照為鮑昭李商隱有詩云濃烹鮑照
蔡又金陵人得地中石刻作鮑照潘子真詩話云景文殊不知

武后時諱照唐人因以昭名之事具昭祠堂記

井錦

南齊時荊州城東天子井出錦於時士女取用與常錦不異經月乃歇吳均齊春秋

齊梁紀錄並云出自蕭何又編御史大夫望之以為先祖之次

按何及望之於漢俱為勲德而望之本傳不有此陳齊典所書

便爭寔錄近秘書監顏師古博攷經籍注解漢書已正其非今

隨而改刪云

水貢

湘鄉縣南蕓泉井氣如椒蘭釀酒殊勝若合以他水則變南齊

特有水貢民以為病罷之立浮屠其上

州民

孔稚圭答蕭司徒書其一云十一月二十九日州民御史中丞

孔稚圭啓云州民即今治生也

沈麟士抄書

武康沈麟士好學織簾有書數千卷燬於火時年踰八十手自

抄寫火下細書復成三千卷

玉兒玉奴

潘淑妃名玉兒唐楊貴妃名玉奴蕪子瞻詩玉奴終不負東昏

鍾山墻銘

梁任昉大同四年七月於鍾山壙中得銘曰龜言土著言水旬
服黃鐘啟靈址瘞在三上庚隨過七十已六午三百決辰交二
九重三四百地當時莫能辨者昉之五世孫升之以授鄭欽說
乃悟卜宅者屢葬之歲月日辰而識其墓地殆無一字閑散又
毫厘不差也 沈作誥寓簡

昭明太子墓

昭明太子墓池州秀山門外銅陵天啟乙丑五月貴池孝夢韓
君理 夢告以侵地事辛未赴銅陵教諭又屬夢遂復之

餘暎

梁元帝纂要云日在午曰亭在未曰暎王仲宣詩山岡有餘暎

謂日仄也 譚苑醍醐

陶籍

陶弘景子籍善詩為錢塘令政化如神

後梁春秋

江陵蔡允恭著後梁春秋十卷

明海鹽姚士彝著後梁春秋

白鼠

北魏宣武帝 怡洛陽縣獲白鼠散騎常侍兼尚書盧昶按瑞典
外領刺史二千石令長不祗上命刻暴百姓人民怨嗟則白鼠
至因上表諫

白樓

朔州舊城內東北白樓郡志云後魏紉後秦姚興之女建此望
故國飾以鉛粉故名

後魏證

後魏時青州俗置薄京師證曰獄中無繫囚舍內無青州假令
家道惡腸中不懷愁

後魏石像

大同府城含和坊遠建華嚴寺奉安諸帝石像五銅像六內一
銅像袈裟垂足而坐餘皆常服

地下受歲

^後魏崔暹死十二年為沙門發墓而活言死時年十五今乃二十

七是死仍受歲也

^{後魏}塔寺記

劉晝

東魏劉晝孔昭上高歡書曰尼與優婆夷寔是僧之妻妾損胎
殺子其狀難言今僧尼二百萬并俗女向有四百餘萬六月一
損胎如是則年族二百萬戶矣驗此佛是瘦胎之兒也

張澹

西魏征南將軍鄧州張澹塚在冠軍故城有碑刻其背文曰白
楸之棺易朽之裳銅鉄不入凡器不藏嗟爾後人幸勿我傷宋
元嘉中為盜所發獲金銀器甚多原曹魏今悞西魏

木蘭

冀州黃陂縣隋木蘭縣北七十里木蘭山有木蘭將軍塚廟曰

忠烈將軍蓋朱氏女代父西征 又歸德府城東南八十里有

孝烈將軍廟 完縣東孝烈將軍廟云木蘭女嘗代父戍守於

此唐封為孝烈將軍一統志 木蘭西漢時人從征十八年帝

聞其事詔紉宮中蘭不從乃自經死帝驚憫贈將軍謚孝烈見

馮時可木蘭將軍贊一云木蘭姓魏毫之譙人廟祭歲四月

八日蓋其生辰也 嚴滄溟曰木蘭歌朔風氣傳金柝寒光照

鐵衣酷似太白非漢魏人語左舜齋曰况有可汗大點兵之句

乃唐人無疑魏大武時柔然已號可汗非始於唐也通篇較之

太白殊不相類詩家直說

嚴滄浪詩話木蘭歌文苑英華直作常元甫名字郭茂倩樂府
有兩篇其後篇乃元甫所作也

晉末借亂

趙劉元海據平陽三主二十五年 後趙石勒都襄國六主三

十二年 燕慕容皝都薊遷鄴三主三十四年 秦苻堅都長

安五主四十四年 後秦姚萇都長安三主三十四年 南涼

秃髮烏姑據樂都遷西平三主十九年 北涼沮渠蒙遜據姑臧

二主三十九年 南燕慕容德據廣固二主十二年 西秦乞

伏國仁據苑川遷金城四主四十六年 後秦慕容垂據中山

鄴四主二十五年 夏赫連勅：據朔方三主二十五年 後
魏拓拔氏改姓元都雲中遷洛十六帝一百七十一年 北齊
高氏都鄴五主二十七年 周宇文氏都長安五主二十六年
仙隱趙逸曰自永嘉以來二百餘年建國稱王者十有六君皆
游其都邑目擊其事國城之後觀其史書皆非實錄 伽藍記

前溪

于兢大唐傳湖州德清縣南前溪村則南朝集樂之處今尚有
教百家習音樂江南聲伎多自此出所謂舞出前溪者也復齋
漫錄言陳劉惔詩山邊歌落日池上舞前溪唐崔顥詩舞愛前
溪錄歌翻子夜長按智匠古今樂錄晉車騎將軍沈玩作前溪

歌而非舞也蓋復齋不曾見于兢大唐傳故不知舞出前溪耳
漁隱叢話舞歌以地著猶今曲之尚海鹽腔也元澈浦楊氏官
提舉家僮數百指教以新聲傾聽一時 明初楊氏坐法戍雲
南梨園祖其聲不衰亦前溪之例也

中說元經

文中子謂文士之行可見謝靈運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則謹沈休
文小人哉其文治君子則典範昭江掩古之猶者也其文急以
怨吳筠孔珪古之狂者也其文恠以怒謝莊王融古之纖人也
其文碎徐陵庾信古之夸人也其文誕或問孝綽兄弟子曰鄙
人也其文淫或問湘東王兄弟子曰貪人也其文繁謝朓淺人

也其文提江總詭人也其文虛子謂顏延之王儉任昉有君子之心為其文約以則

元經天子之史也書帝正月非也 程子微言

元經始帝晉卒授魏明天命之有在晉宋齊梁陳亡中國之無人卓然於明道而其書不傳今元經存殊駁野蓋偽書 函史

墨蹟

五代陳世祖時征北軍人於丹徒盜發晉都曇墓大獲晉右將軍王羲之書及諸名賢遺跡事覺其書並沒縣官藏於秘府世祖以子伯茂好學多以賜之

陳後主子

福建永春縣陳麓山王應廟祀威應侯陳後主叔寶子三人長曰鏡其翁季曰易簡為御史中丞侯居中名不傳少習兵法為時豪征南趙擊醜虜有功隋既平陳侯兄弟三人引兵南奔據桃林場之肥湖後隋帝有旨令鏡其釋兵命有司四時祭其父祖其編籍為民與其兄弟分居三所鏡其翁居肥湖之瑞峯易簡居慕仁里溪西而侯隱東岩峭峰歲時挈鞍秣馬往返桃源間一夕憩桃源驛東偏留弓劍後侯著靈應鄉民即地祀之按陳書後主二十二男皇太子深會稽王莊吳興王儋南平王巖永嘉王彥邵陵王琬南海王虔錢塘王恪信義王祗東陽王恹吳郡王藩餘子十一人總觀明綱統冲洽編緯威辨並未及封

^{其所封}諸王無一征南粵擊醜虜者且俱從入關安得南園而潛之也
前見閩書頗異傳疑可也

景陽井銘

隋煬帝景陽井銘曰前車已覆後乘將沒

鼓山神鉦

武安縣南三十里鼓山上有二石如鼓形世傳鳴則兵起故名
神鉦高齊之末此鼓鳴齊亡隋末鼓聲聞數百里隋亡又云中
有竹林寺五百羅漢所居隱而不見按齊志云文宣帝天保末
年常使人往此寺取經函使者辭以不知帝曰卿取我駘駘來
之則自至矣使者如山果見一寺寺門有數僧相謂曰高洋駘

駘來也問使者曰爾天子使汝來何求曰帝命于寺東廊從北
第一房取經函及尺八黃帕等僧共取與之後不復見至今山
中居人時有聞其鐘聲及聞梵音者然皆莫知其處帝嘗自鄴
都詣晉陽往來山下故起離宮以備巡幸於此山腹見數百聖
僧行道遂開三石室刻諸尊像因建寺名石窟今常樂寺也見
金宣奉大夫刑部尚書胡勵記中

石經

石經大學是魏政和中詔諸儒虞松等考正五經刻之於石而
大學中庸行焉松表述賈逵之言曰孔伋窮居於宋懼先聖之
學不明而帝王之道墜故作大學以經之中庸以緯之則學庸

皆子思所作至唐定十三經註疏多妄為改竄今人不見石經遂以唐為古本其實非也明皇既穿鑿既亂大學次序又刪去顏淵問仁五句孝經刪去閨門一章洪範亦改頤波字嘗見明皇老子注云我獨異於人而貴求食于母原無求于二字朕所加也蓋其妄每如此 焦澹園集

佛圖戶

魏獻文帝皇興三年令罪民及官奴為佛圖戶魏徙青齊民於平城柔乾僧曇曜奏其民有能輸粟六十斛入僧曹者即為僧祇戶粟為僧祇粟備凶歲饑民又請民犯重罪及官奴為佛圖戶供諸寺洒掃並許之

七聲

周武帝時龜慈人曰蘓祇婆從突厥皇后入朝善胡琵琶聽其所奏一均之中間有七聲一曰婆陀力華言平聲即宮聲也二曰鷄識華言長聲即商呂聲也三曰沙識華言質直聲即角聲也四曰沙侯加隘華言應聲即變徵聲也五曰沙暉華言應和聲即徵聲也六曰般瞻華言五聲即羽聲也七曰侯利建華言斛牛聲即變宮聲也譯因習而殫之始得七聲之正

智者大師

智者大師書陀羅尼經四卷存天台山大慈寺後傳於慧明寺在縣東北宋時亡失僅留其一嘉靖間為兵寇譚綸取去今所六十里

存是宋元通法師補書者

白王

會稽山土神白王云隋煬帝子封於白故名嚮王

丁峴

陳丁峴善書與智永齊名時謂丁真永草

隋隄

河間寧津縣北三十五里隋隄云隋煬帝巡遊駐蹕於此今軍士築隄如垣有居民耿姓守道守義者進膳帝嘉之因以築隄賜名耿村土民或稱隋隄又稱耿家園

補隋忠臣

義寧二年泉州守洛陽歐陽佑官滿西歸至郡陽聞隋亡挈家自溺大乾山河中土人殮葬之郡人祠祀焉

宗室世系

唐書歐陽修宗室世系表云李氏出自瀛瀛姓帝顓頊高陽氏生大業大業生女華女華生皋陶字庭堅為唐大理生益益生思成歷夏商周為大理以官命族談遷曰益為皋陶子昔人嘗辨之矣

秦王山

豐潤縣東北二十里有山名不傳高可三里許無他木惟荆業生世稱唐太宗為秦王時東征凱旋登山見荆乃愕然曰此吾

師曩時教我朴也遂下馬拜之荆首皆下垂如人俯伏狀至今猶然石上有秦王下馬跡因名秦王山

牛口峪

臨城縣西二十五里牛口峪昔有童謠曰竇入牛口勢不得久竇建德為唐兵所破走至此果被擒

高識傳

唐初富奕集晉魏以來闢佛者作高識傳

避諱

唐太宗諱世民偏傍犯如葉字作葉字泚字作泚字

劉黑闥

劉黑闥卜種植得九五飛龍卦以及叛至于誅僂其時解者曰飛龍指唐太宗也明主高陽民人力耕供上即為利見大人之象黑闥不知自取冥行之凶

薛仁果

薛仁果本薛仁果唐史誤以果為杲見歐陽詢所書御製六馬贊云鴈白蹄烏平薛仁果時平

入閣儀

唐有大內又有大明宮在大內之東北世謂之東內高宗以後天子多在大明宮正南門曰丹鳳門內第一殿曰含元殿大朝會則御之第二殿曰宣政殿謂之正衙相望大冊封則御之

第三殿曰紫宸殿謂之上閣亦曰內衙隻日常朝則御之天子
坐朝須立仗於正衙殿或乘輿正御紫宸殿即喚仗自宣政殿
西門入是謂東西閣門也以本朝宮殿視之宣德門唐丹鳳門
也大慶殿唐含元殿也文德殿唐宣政殿也紫宸殿唐紫宸殿
也今欲求入閣本意施于儀典須先立仗文德殿廷如天子正
御紫宸即喚仗自東西閣門入如此則差與舊儀合但今之諸
殿比於唐制南北不相對爾又按唐自中葉以還雙日及非時
大臣奏事別開延英殿若今假日御崇和延和是也乃知唐制
每御坐朝日即為入閣其後正衙立仗因而遂廢甚非禮也 宋
恭知政事宋庠奏識

朝元閣

唐詩朝元閣上西風急都入長楊作雨聲喬禮書希大字為太
常少卿祀西岳為予言親歷其地其楊教株猶在閣基之西非
宮名也 張志惇南園漫錄

鑄錢郡守

武德中鑄開元通寶錢，有益字則成益所鑄有潤字則丹陽
所鑄餘倣此

直棘

魏鄭公 徵 狄梁公 仁傑 張燕公 說 墓棘直不岐共以為異 陳師
道後山 諶 葦

龍毛

雒陽寺塔為龍所護側有三池莫測淺深三龍居之人莫能臨
視貞觀十三年三龍大鬪雷霆震擊水火交飛久之乃息人皆
拾得龍毛長三尺許黃亦可愛毛一作鬚佛藏梵字函

袁天綱題石

方士袁天綱見閬州錦屏山題其石曰此石磨滅英靈乃絕

麻姑

麻姑姓黎字瓊仙唐放出宮人也 耕餘雜錄

諸陵

高祖獻陵三原縣東北十八里陪塋諸王十六公主一功臣六

太宗昭陵醴泉縣北九峻山陪塋諸王七公主二十一妃嬪八

諸臣墓宰相房玄齡杜如晦魏徵馬周岑文本崔敦禮李勣李

靖溫彥博蕭瑀高士廉長孫無忌許敬宗十三人三品丞郎唐

儉姜晦李元亮虞世南杜正倫姚思廉褚亮薛收馬載段綸張

復濟孔志亮闞立本房仁裕竇廷蘭盧貞松裴藝李珍等五十

三人功臣大將阿史那思尉遲敏德秦叔寶周護仁等六十四

人

高宗乾陵乾州西北五里梁山與武后合陪塋太子二諸王三

公主一

中宗定陵富平縣西北十五里龍泉山陪塋太子二公主五

睿宗橋陵蒲坂城縣豐山陪塋太子三公主三
讓帝惠陵蒲城北十五里陪塋諸王三公主三

玄宗泰陵蒲城金粟山

肅宗建陵乾州武將山陪塋郭子儀

尉遲敬德城涿州

唐初修涿州子城及西水關 明胡松嘗行其下見其石上有

尉遲敬德監造數字敬德傳不云有事于涿而石上云：要

之不誣

高宗論史

顯慶中令狐德棻劉禛之撰國史許敬宗復加叙次帝恨敬宗

所記失寔命宰相刊正且曰朕昔從事未央宮辟伏既過有橫

刀伏草中者先帝歛轡却謂朕曰事發當死者數十人汝可命

出之史臣惟叙此為寔抑處後曰先帝仁恩溥將此類非一臣

之弟慶傑被擇供奉時有三衛悞拂御衣者悞甚先帝曰左右

無御史我不罪汝帝曰此史臣應載虜後乃表左史李仁寔刪

整偽辭會仁寔死而止

木葉遼陽

沈佺期詩九月寒砧催木葉十年征戍憶遼陽木葉地名或曰

下葉亦地名按遼史歲幸木葉山則非下葉也

花黃果黃

槐花黃舉子忙 枇杷黃醫者忙 橘子黃醫者藏 續者藏

章懷太子墓

武后忌太子廢為庶人徙巴州使呂神通逼令自殺墓銘曰斷一指得天下凡人不可為殺愛子竊帝位武后行之噫嘻賢之遺隧萬世之元龜

李龍遷墓

四川龍川宣撫司東南百五十里牛心山昔李龍遷墓於山側唐武后革命鑿斷山脈水亦如血玄宗幸蜀有老人蘓坦奏龍州牛心山國之祖墓今日蒙塵之禍乃則天掘鑿所致玄宗即命刺史修墳如舊未幾誅祿山乃陞州為都督府賜號靈應郡

狼山都督府

高宗永徽元年立狼山都督府在今宣府良山之南地多瓦礫永樂初掘地者得斷碑並柱礎焉

何仙姑

何仙姑廣州增城人年而頂有六毫武后時駐雲母溪夢神人教之食雲母粉當輕身不死姑取餌之常往來山谷間行步如飛後漸辟穀語言異常武后遣使召赴關中路復失景龍中白日昇天天寶九載見於麻姑佇立五雲中大曆中又見身廣州小石樓今云宋時人不省所謂

駱賓王

駘賓王義烏縣東二十里塘上楓 賓王父履元任博昌令

女論語

宋若華著女論語十篇大抵倣論語以常宣文君符聖時常暹母宋氏傳周官代孔子曾大家等為淵冉推明婦道所宜女弟若昭又為傳中釋之

長生殿

臨潼縣南溫泉宮天寶六載改為華清宮其齋殿曰長生殿天寶元年作寔錄見有事於朝元閣即齋沐此殿；南近東有明珠殿

程大昌雍錄曰溫泉在驪山與帝都密邇自秦漢隋唐人主皆

嘗游幸惟玄宗特侈蓋即建宮百司庶府皆行各有寓止自十月往至歲盡乃還宮又緣楊貴妃之故其奢蕩特為彰著大抵宮殿包果驪山一山而繚牆周徧其外觀風樓下又有夾城可通禁中白樂天追咎其事作歌以為後世監世喜傳誦然詩多不得其寔也華清宮者本太宗溫泉宮也天寶六載始名華清而楊妃入宮以太真得幸已在三載則華清未名而妃已先幸今日春寒賜浴溫清池始是初承恩幸時此已誤矣而又記其款昵則曰七月七日長生殿華清宮固有長生殿而其地乃齋宿禮神之所本非寢殿帝又未嘗以七月至驪山則白歌皆不審也

太甲

玉勒夫子廟碑華蓋西臨藏五雲於太甲晉天文志華蓋七星
杠下九星今十六星太甲恐是六甲鄭以備詩註

武成閣

唐初功臣皆云圖形凌烟閣河間元孝王碑與段志玄碑皆云
圖武成閣豈凌烟閣元名武成耶見西齋叢語

花鳥史

唐天寶中密號採取艷異者為花鳥史

李如暹

元微之新題樂府延州鎮李如暹蓬子將軍之子也嘗沒西蕃

及歸自云蕃法惟正歲一日許唐人沒蕃者服衣冠如暹當此
日悲不自勝遂與妻密定歸計

滕王元嬰

滕王元嬰高祖之子也永徽初王以驕恣不法謫置滁始王寔
封千戶為金州刺史驕縱失度在太宗喪集官屬宴飲歌舞狎
昵廝養也省部內從民借狗求置所過為害以九^九禪人觀其走
避則樂城門夜開不復有節高宗以書切責曰朕以王室親不忍
置法今署下上考冀媿王心久之遷洪州都督官屬妻美者給
以^為妃召逼私之嘗為典籤崔簡妻鄭嫚罵以履抵元嬰面血流
乃免元嬰慚歷旬不視事後坐法削戶及親事帳下之半謫置

滁中

杜甫詩 滕王亭子君王臺榭枕巴山萬丈丹梯尚可扳春日
 鶯啼修竹裡仙家犬吠白雲間清江碧石傷心麓嫩蕊濃花滿
 目斑人到於今歌出收來游此地不知還又寂寞春山路君王
 不復行古塙猶竹色虛閣自松聲鳥雀荒村暮雲霞過客情尚
 思歌吹入千騎把寬旌 王臺觀 滕王造 注 中天積翠玉臺遙上
 帝高居絳節朝遠有馮夷來擊鼓始知瀛女善吹簫紅光隱見
 鼉鼉窰石勢參差烏鵲橋更有紅顏生羽翰便應黃髮老漁樵
 又浩劫因王造平臺訪古時綠雲蕭史駐文字魯公留宮闕通
 群帝乾坤到十洲人傳有笙鶴時過北山頭宋嘉泰甲子建安

蔡夢弼曰滕王元嬰調露年間任閬州刺史在閬州有亭洪州
 有閣又有碧落碑趙子標曰以魯恭比滕王必有詩文遺蹟在
 焉

譚遷曰古人湮沒多矣滕王以杜甫王勃至今著杜詩史
 宋貽玷閬州獨無少刺乎必易行政輒不備：景物增勝也

追貶楊素

武后追貶楊素詔曰朕上嘉賢佐下惡賊臣嘗欲從容於萬幾
 之暇褒貶於千載之外

梵勅

韶州南華寺后妃勅免差役今存勅梵書墨跡如新 曹溪通志

一行

僧一行郊公張公謹之孫博覽經史武三思慕其名請結交遊
匿隱於僧梵

玄宗見道

不物：我：不是：非：忘意非我意：得非我懷 **元宗**

天子別號

玄宗自稱上清弟子見華陽頌 武宗自稱承道繼玄宗昭明三

光弟子南岳上真人見會昌投龍文

戒牧宰碑

彰德林縣令廡內有唐開元末明皇戒牧宰碑口勒曰朕本求 **教**

牧宰務在理人 **前**所策試恐有遺佚 **載**令中書門下銓擇得卿等高

科副朕旁求之意郡縣者國之本牧宰者政之先朕每屬意此

官有殊餘職頃來刺史縣令多不得人致令戶口未能安業斯

亦朕之不德所致寤寐旁想揚搜所知親加試擇卿等寔為舉

首深副朕懷今故與卿相見卿等到任之日百姓間有不安德 **穩**

事宜一一條奏朕別知聽察佇卿政能若一任之內風化有聞

當擢以不次有非常賞若不達朕意苟復因循亦當有非常罰

朕此舉可謂求仁得仁何憂郡縣不理又勅曰朕聞 **閱**茲下人不

忘鑒寐庶手富 **富**教寄存牧宰所以推擇才能親加考覈卿等各

膺時用副朕虛求亦既得人佇聞佳政若能銳精為理聲績有

稱即當待以不次信此言之可復如其政不能舉行且有遺

豈獨敗於厥躬必將坐於舉主此亦明約不得不然各宜勉之

以成名節今賜卿少物刺史七十四縣令四十四各宜領取並於朝堂坐食

食吃好去又曰遣已勅卿賜宜領取卿等到任之任宣慰百姓

知朕憂勤是選舉三十八人有林暉為林應縣令彰德府志

宋璟薦鄭勉

開元時宰相宋璟荐儀州司馬鄭勉有才略文詞但性好異端

好是非改變若全引進則悔咎必至若長棄指則才可惜改硤

州刺史

鳳爪傷龍

開元中有鳳逐龍至華陰龍墜地化清泉二道其一為鳳爪傷

流血泉色遂赤今有赤地山

談遷曰龍鳳俱鱗羽之長稱神物御輦帝龍飾后鳳飾而二

龍見傷於鳳宜往帝為后所制也

張萬歲王毛仲

唐人養馬于涇渭近及同華置八坊其地止千二百三十頃樹

苜蓿苗麥用牧矣三千官寮無幾衣食皮毛是資不取諸官蓋

合牧而散畜之專其事不雜以耕而太僕張萬歲王毛仲官職

雖尊身本帝國生長北方貫歷牧事躬馳馬也撫閱無點集追呼之

擾科索之煩順天因地馬畜滋植萬歲至七十萬六千毛仲至

六十萬五千六百有奇色別為群號稱雲錦地慳不窮增置河西史贊其盛圖傳至今夫豈有他術哉法簡而專誠而不二故也平涼府志

元倉子

宜城王仕原年十八登陵山恒岳過薊門山問道于隱者元知運入太行山採藥徑王屋穿小有洞訪太白山習隱訣躡終南山天寶四載詔徵京邑論校孟浩然集所著有元倉子

楊貴妃

楊貴妃容州普寧獨雲陵里人父維母葉氏有異質都部署楊康求為妾時楊玄琰為長史又從康求為女携歸京後進入壽王

宮玄宗召為貴妃今梧州容縣有楊妃井并并真記

長恨歌載玄宗避暑驪山以七月七日與貴妃並肩誓心願世

世為夫婦天寶遺事又言帝與貴妃每至七月七日夜至華清左

宮時宴宮女皆陳瓜果乞巧皆悞也攷之史玄宗幸華清宮皆

以十月其返皆以二月或四月未有過夏者野史之不足信往

往如此五雜俎

聽鵲鴉聲

天寶十年常郇公陟謫守蘄州時李泌亦以虜士放逐因夜飲聞鵲鴉聲常公泣下李曰此鳥人以為惡其聲可聽乃令坐客有不聞其聲者罰以大白由是聽之不厭

公主入道

玄宗女萬安公主 代宗女華陽公主 德宗女文安公主

憲宗女永安公主 穆宗女義昌公主 安慶公主 時天下觀一

千六百八十七

張九齡

唐劉夢得集言曲江為相建言放臣不宜與善地因致燕翼無
似終為餒餒近世籌疇諸小說皆因之不改之過也當時徐浩
作公碑銘明言嗣子極居喪次以孝聞立身以行著陷在寇逆
不受偽官及收復兩京特制拜朝散大夫右贊善孫藏器河南
府壽安尉永保先業克稟義方且有順子孫矣及見唐書世系

表九齡子極右贊善大夫極子藏器長水丞藏器子敦慶袁州

參軍敦慶子景能景能子謂嶺南觀察衙推弟節湖南監鐵判

官謂子浩仁化令孫文嵩監東大倉自九齡至文嵩八葉之中

仕宦不絕而夢得云非竊語耶一時浮言聞之不加審諦輒
形帝墨世之類此者當為不少焦竑題曲江集

天寶迴文詩

范陽盧某母瑯琊王氏於景龍中撰天寶迴文詩凡八百一十
二字誠其子曰吾沒之後爾密記之若逢大道之朝遇非常之
主當以其圖上獻至玄宗朝東平太守始上之高遠代為之表

安祿山反兆

安祿山城雄武扼飛狐塞王忠嗣上言祿山且亂此忠嗣之先
識也時祿山以薊為巢穴恐河東之勁兵擣之飛狐塞則兵無
從入矣大同鎮志

飛狐今之黑石嶺也宣大入中原惟有二門居庸直其後紫荆
當其前由後必於鷄鳴由前必於飛狐

安祿山將反前數日集大將十餘人宴齋甚厚滿廳施山川險
易攻取剽劫之勢每人付一圖令曰從某虜會洛陽有違者斬
諸將承命莫敢出聲及至洛陽悉如其畫出聞鼓吹

畢炕

唐平太守畢炕拒安祿山城陷覆其家唐書附其父畢構傳不

見於忠義傳溫公通鑑亦失書楊慎

李林甫詩

李林甫贈韓席侍郎詩揆予秉孤直虛薄忝文昌

王維

王右丞維因其官司馬從冢汾州悲寔初人也明萬曆間初

關氏築宅忽地陷得骸擲宛中有甕枕上有剔銀燈詞乃右

丞父聞泥金喜作也邑人李無言倡初上同志歛錢改厝

春嶽歸堂集

成化間北京大內厚戟門有丹漆巨挺以支北扉久矣挺偶墮
地破乃髹竹也中藏卷三其一王右丞圖山水呈御覽明日賜

太監黃賜用細練高尺二寸長四尺奇前後周完末正書曰玉
維製

端正樹

玄宗發馬崑全扶風道上有石楠樹團：愛玩久之呼為端正
樹 孫景安征塗記馬崑人名於此築城以避難未詳何代人
姚長時扶風王駢以教^千人保馬崑故城
興平縣南二十五里有楊妃塚又有馬崑故城馬崑故驛馬崑
泉楊妃塚前有土如粉人謂之楊妃粉

金帶補

玄宗幸蜀偶值村婦解金帶賜之至今名其地金帶補 明喻

時詩村婦是何人贏得天子帶還似愛玉奴不恤中原害

內臣妻

高力士妻 氏 李輔國妻吏部侍郎元希聲姪女又內侍妻
王氏墓誌王孟諸撰

于闐國王勝

肅宗時于闐國王勝入朝讓國于弟懼身留宿衛三十年生子
銳懼上書以國還銳天子遣之勝止不遣

南霽雲

貴州多祠南霽雲名曰黑神或曰霽雲死為神主南嶽故南人
祀之子承嗣清江郡太守多善政今思州隋清江也 點記

于休烈

于休烈為太常少卿兼脩國史於時經大盜後史籍燔闕休烈
奏國史寶錄等書二千八百篇藏興慶宮焚蕩皆盡請下御史
覈史館所由求府縣有得者許上送官一書進官一資一篇絹
一匹凡數日止獲一二有常迷以其家藏國史百二十篇上獻

孝經

孝經開元中刪闋門一章以劉炫偽之也朱文公定孝經收小
曼戰統一章

佛經

隋大業時佛經六千一百九十八卷唐開元時五千四十八卷

宋雍熙初增新經九九千五百卷

春秋

趙啖曰春秋明白如日月簡易如天地

寒食

開元初勅寒食上墓近代墓祭蓋出於此

邯鄲夢

邯鄲呂仙祠馬攀龍記云被枕中記開元中呂翁經邯鄲道中
授盧生枕而呂純陽或云生於德宗貞元戊寅或云文宗開成
始舉進士時長安相距遠甚祠中乃像鍾離翁洎純陽為非是
或又謂盧之炊黍就枕之夢與純陽炊黃梁未熟之夢相似本

一事也訛而為二然亦不可致矣

八閩齋會石幢

歸德唐之宋州也有八閩齋會報記石幢顏真卿書在故關元
元寺中會昌間寺廢因毀幢之半後刺史崔倬募刻之幢形八
面頂如覆釜其記宋州刺史為河南節度田神功建神功救李
岑解宋州之圍也

常應物

常蕪州少以三衛郎事玄宗豪縱不羈玄宗崩始折節務讀書
故其逢楊開府詩少事武皇帝上賴持恩私身作里中橫家藏
上命兒朝持樽蒲局莫窈東隣姬司隸不敢捕立在白玉墀一

字多不識飲酒肆頑癡 韓子蒼

元結

元魯山居阻水絕食而死 王元之小畜集

杜甫詩籤

射洪陸使君廟以杜詩為籤極靈 陸贄渭南集

蜀人以釜為鏗杜詩荆扉生蔓州土鏗冷辣煙

花卿

杜子美贈花卿詩錦城絲管日紛紛半入江風半入雲此曲祇
應天上有人間那得幾回聞趙子櫟曰古歌載林鐘宮小調入
破第二云錦庭絲管曉紛紛半入靈山半入雲此曲多應天下

有人間能得幾回聞
按花卿名敬定劍南節度崔光遠之末將也
黃山谷曰楊叔明為余言花卿塚在丹稜之東館鎮至今有英氣血食其卿見封為忠應公

王母鳥

杜子美却壇歌子規夜啼山竹裂王母晝下雲旂翻
宋中官陳彥和在宣和間掌禽苑言蜀中貢王母鳥狀如燕紺色翠尾甚長飛則尾開鸛鳥如兩旗

小寒食

小寒食見杜詩

李伯禽

貞元五年李伯禽為嘉興乍浦下場雜監官侮慢神廟以死
太平廣記

蔡泌

晉江蔡泌貞元中進士按歐陽詹登第為闕破荒蓋馮韓文公歐陽生哀詞而舊志載泌先歐登第未知何年
閩書

私白

唐時諸道進私白闕中為盛杜宣猷未為福建觀察使每寒食遣吏分祭其先壘謂宣猷為勅賜墓戶私白者闕兒也

僧懷濟

福建僧懷濟有上懷州刺史詩二首家在闕中東復東其中歲

歲有花紅如今不在花紅處花在舊時紅處紅家在關中西復
西其中歲有鶯啼如今不在鶯啼處鶯在舊時啼處啼此詩
似竹枝詞類今吳歌然却有三百之旨

韓家莊

吏侍鉅鹿耿裕考韓文公家莊在懷慶府孟縣西十里孟今唐
河陽故城在孟縣南十八里唐末廢河陽置孟縣國初因之為
孟縣公寔河陽人生有歸河陽省墳墓之文沒亦塋於是皇甫
湜撰公墓碑云歸河陽韓氏先塋則公為河陽人本無疑者不
以訛為南陽人蓋南字即何字之誤抄錄者之過也公集中言
河陽者不一竟無一語及南陽公豈忘本耶又縣東有韓莊韓

相塚則公世居於是而云他何也

修武縣東北三十里曰南陽縣韓文公之故里也居人呼其地
曰韓庄又曰韓村愈自上世居此按李翱為愈作行狀曰昌黎
人而愈亦嘗自稱昌黎皇甫湜為愈作墓志銘不言鄉里李白
作愈父仲卿去思碑曰南陽人嗣後劉煦舊唐書列傳亦曰昌
黎人蓋本諸行狀而歐宋新唐書乃增曰鄧州南陽人蓋本諸
去思碑而悞加鄧州二字也昌黎右韓氏通稱如李必曰隴西
崔必曰博陵孫必曰樂安耳今修武之韓庄有愈墓存焉則愈
之為修武人明矣 河南通志

永平府昌黎縣西五里韓愈高祖以上墓也自其曾祖泰任曹

州司馬因家於河南子孫不復在此永平府志

大顛

韓退之問大顛師春秋幾何大顛提數珠示之曰晝夜一百八
退之惘然問首座曰和尚言晝夜一百八意者如何首座叩齒
而已他日復見大顛問曰晝夜一百八意者何如師亦叩齒於
是退之自喜曰今知佛法無二道也時大顛即召首座問信然
即杖而逐之汾陽照禪師偈曰解展机鋒是大顛明知不是小
因緣一般叩齒叢林異出險韓公始得閑 談遷曰此僧家假
托昌黎并誣大顛也昌黎問年如吾輩平常寒溫非問佛法也
在大顛自寔告正不必作如許伎倆若概如許則名緇之前措

不得一閑語矣且昌黎篤寔人果有此答伊且笑而置之叩首
座何為

韓木

潮州無椽木韓文公植椽于韓山移而種之他山不椽也土人名椽
曰韓木郭子章粵草

退之像

晏公嘗於昌黎見韓退之像與歐陽永叔絕類故目永叔為韓
公再來

茶仙

杜牧之詩誰知病太守猶得作茶仙宋滁州僧永建茶仙亭

綠野堂

裴晉公綠野堂乃李龜年故第後傳至王旦不取張齊賢市之

陽城驛

商州南山陽城驛元禎貶江陵過之不忍呼其諱改為避賢館
白樂天在翰林聞而知之和又見在紫微富水驛注富水驛舊名
與陽諫議曰 王元之集

孫樵家僮

孫樵家僮犀角鴈兒見祭高諫議文

白雪樓五客

鍾祥縣石城下白雪樓下臨江李昉守郡時畫五禽壁間鶴曰

仙客孔雀曰南客鸚鵡曰西客鸞鷲曰雪客白鵬曰閑客

釋道英

釋道英戒德克全名振天下也住寺在布政坊咸亨中見兎物寺
主慧簡嘗曰曉見二人不踐地入英院馬簡恠而問之英曰向
者秦莊襄王使唐傳語饑甚久以師大慈欲望排食并從者三
百人勿辭勞也吾以報云後日曉具饌可來專相候耳簡聞言
以酒助之及期果來侍從甚嚴坐食倉皇謂英曰弟子不食八
十年矣英問其故答曰吾戒東周絕姬嗣或責以功德惟以救
宥矜恤惇獨塞之終為未補福少罪多受對未畢今此一餐更
四十年方復得食因歷指座上云此是白起王翦為殺害多罪

報未終又云此陳軫以虛詐故

英曰王何不從人索食

而甘虛腹此奚可忍乎王曰慈心甚人少吾緣貴人不可妄行崇禍所以然也棄去謂英曰甚感傷費厭飲弟子有少物即送相償城東通化門外尖塚銳上而高大吾棲神之所世人不知妄云呂不韋塚耳英曰往遣赤眉聞發有何物來曰賊取不得曰貧道非發丘中即出家人無用物必勿將來言訖長揖而去

董召南故里

壽州安豐鄉古屬縣唐董生召南故里其地多陂池好田物產饒故老長者稱說董生猶能傳其行事

房山縣南十里石樓村有唐詩人賈島墓又景州西南五十里賈島村一曰賈島峪

吐蕃

唐憲宗時吐蕃使其中書令尚騎心兒攻燉煌刺史周鼎嬰城固守鼎請救回鶻踰年不至都知兵馬闡朝殺鼎自領州事守城者八年出綾一段換麥一斗存者甚衆朝喜曰可以死守又二年糧械皆盡登城呼曰如母他徒境請以城降騎心兒許諾於是出降自攻城至是十一年州人皆改服臣虜歲時祀祖父衣中國之服號慟而藏之

穆宗時遣大理卿劉文鼎出使吐蕃道成紀武川以至龍支城

昔老千人拜且泣問天子安在言頃從軍戰沒于此今子孫未
忘唐服朝廷尚念之乎兵何日來言已皆嗚咽問之豐州之人
也

石經

文宗太和七年石刻九經并孝經論語爾雅共一百五十九卷
字樣四十卷開成二年告成今在西安文廟碑洞中

門墩

唐盛時京師開遠門外立墩云去西安西九千九百里以示戎
人不為萬里行

偽書

白樂天先有秦中吟及百部判皆為書肆市賈題其卷云白才
子文章後輩好偽作余詩傳流諸處自到會稽已有人寫宮詞
百篇及雜詩兩卷皆云是余所撰及手勅聽無一篇是者
樂天於翰林中書取書詔批荅詞等撰為程式禁中號曰白撰
每自新入學士求請寶重過於六典也 以上俱元微之詩自注

甲門

近世不以勲賢之胄為令族而以嵩盧澤李為甲門見元慎送
王師範詩注

度外星辰

交廣間南極侵高北極侵依圓規度外星辰至衆大如五曜者

數十皆不在星經元氏長慶集詩注

錢塘公館詩

龍溪周匡物錢塘公館詩萬里茫茫天塹遙秦皇底事不安橋
錢塘江口無錢過又阻西風兩信潮按施肩吾亦有此詩天塹
茫茫連沃焦秦皇何事不安橋錢塘渡口無錢佃已失西風兩
信潮

六詔

蒙嵩詔越詔析詔浪穹詔鄧賧詔施浪詔蒙舍詔

星命

李虛中最高於五行書韓文公志其墓

命書本於都利韋斯經都利蓋都賴也西域康居城當都賴水
上則今所傳韋斯經者婆羅門術也李弼乾寔婆羅門伎士而
羅瑛計都亦胡梵之語

軌革卦影

軌革卦影見宋類苑今術家畫休咎或龜或鸚鵡啣出以為驗

崔鶯

予於粵西見唐李給事撰荊陽鄭府君夫人博陵崔氏墓志銘
云夫人四德兼備六親雍和母儀內則動靜可思禮行詩諷進
止成法以大中九年正終於淇澳年七十有六子六人頊頊瑾
玕璿琬皆名有位其志瘞土久矣成化間畊者得諸廢塚鬻之

鄭氏為中亭香案石又若干年而魏縣令愛其迹置之邑治陳
仲醇又以其文刻之古文錄曰崔氏一辱於元微之會真記再
辱於伶工戲狎褻侮越千百載而後為崔氏一洗水玉之恥然
予疑崔氏未嫁失身于元惡有冰玉可洗其後見三水續志云
崔雙文美麗絕世才德踰人元稹以中表親相逢遂旅挑之固
拒不從稹以投梭之恨偽為會真記自撰徃來問答書以辱崔
氏其後居位論者及此事於章疏此足信哉稹與樂齊名稱元
白居易始終以直道與天子爭可否而稹附離權勢排陷裴度
諸君子阻撓蔡功其後微俸得相名望灌然彼固傾陷士不難
于誇諸君子而難于辱一婦人乎會真記文絕佳而風流事又為

人喜談樂道孰為洗之吁嗟千古以來正士之被傾賢女之被
玷者不少矣為時可被談

元微之狂醉詩一自栢臺為御史二年辜負兩京春峴亭今日
顛狂醉舞引紅娘亂打人

薛濤井

成都府錦江南岸舊名玉女津水極清劉今入蜀王即內環以
欄楯人不敢汲專備製箋之用歲三月三日汲水造箋二十四
幅入貢止四幅餘留藩郡以餽時貴今皆他日造未必三月三
日也市肆間絕無貿者

唐曹因墓志銘

君姓曹名因字鄙夫世為鄱陽人祖父皆仕高祖朝唯君三舉
不第安命樂道緝墨自守及卒於長安道朝士里人無不歎息
予獨不熱慰其母曰百畝足養百卷足遺縱浪大化游戲小兒
生死聚散萬古常耳何足掛靈府哉予周氏君室也歸君八
歲恩至義篤故贈之銘曰其生也天其死也天達人觀哀復何
言

陷虜子孫

肅宗初召邊兵赴難吐蕃因陷河西隴右華人百萬皆陷於虜
文宗時嘗遣使至西域甘涼瓜州等州人夾道迎泣曰皇帝猶
念陷番人民否其人皆天寶陷虜者子孫其語言稍變而衣服

猶不改

呂岩

呂岩蒲州永樂縣人會昌中再舉進士不第遇鍾離子得道河
東呂陽曰岩滑之孫海州刺史讓之子咸通中擢進士第

東都九老會

前懷州司馬安定胡杲年八十九 衛尉卿致仕馮翊吉叟年

八十八 前磁州刺史廣平劉真年八十七 前龍武軍長史

滎陽鄭據年八十五 前侍御史內供奉官范陽盧真年八十

三 前永州刺史清河張渾年七十七 刑部尚書致仕白居易

易年七十四 秘書丞兼謨河南尹盧貞以年未七十雖與會

而不及列會昌五年三月二十四日會東都履道坊各賦七言
四韻詩一章

麒麟草

元和時館閣湯飲待學士者煎麒麟草

旱藕

大曆中高郵民張存以踏藕為業嘗於坡中見旱藕大如臂極
力掘之深二丈大至合抱似不可窮乃斷之中得一劍長二尺
色青無刃存不寶郡人有知者以束薪易獲其藕無絲

揚州志

石孝忠

石孝忠者長韓魏間有膂力少時偷鷄狗州里苦之後折節事

李愬前驅元和^中天子用裴丞相征蔡愬與光顏重胤皆受丞相
節制明年蔡平刑部侍郎韓愈撰碑專歸功丞相孝忠見其文
大恚怒因作力推其碑吏不能止及執詣節度使命其獄將斃
之碑下孝忠度必死乃洋臥地若不勝按驗狀吏就詰之孝忠
伺隙用枷尾拉殺之上聞之使送闕下及至問曰汝推碑殺吏
為何對曰臣死不足塞責今得面天顏一言赤族無憾臣事李
愬歲久平蔡之日臣在軍前吳秀琳蔡之奸賊愬降之李佑蔡
之驍將愬擒之爪牙脫落而元濟縛今刻石紀功盡歸丞相而
愬名第與光顏重胤齒愬固無言不幸更有一淮西其將如愬
者復肯為陛下用乎賞不當功罰不如罪非陛下所以勸人也

臣惟推碑能推明懇請亦將為陛下正賞罰之源臣不推碑無以為史擒臣不殺吏無以見陛下臣死不容時矣請就刑帝既得淮西本末且多其義遂赦之因命曰忠烈復召殿學士撰碑如孝忠語 羅隱集

舉直禪師

舉直禪師懿宗子僖宗弟杖錫游揚州以太平倉地請於朝詔

建鎮國禪院居之仍賜號舉直後塋于院隅立浮屠五級元豐

末發藏及墜得函柩全骨不解聯若鈎鎖俄見舍利發異先人

驚異之 揚州志

甲包胥廟悞

劉屹在江陵易伍子胥廟曰申包胥之廟宋於潛梅俞聖在蜀

毀節艾之祠更祠諸葛武侯

聖米

僖宗乾符六年二月秦州筦內四縣生聖米大如茨寔

普聞禪師

邵武軍龍湖普聞禪師僖宗太子也幼不茹葷長無經世意僖

宗鍾愛之然百計陶寫終不能回中和初僖宗幸蜀師斷髮逸

遊人無知者造石霜問道言下頓省辭去至邵武城外見山鬱

然深秀遂撒草至烟起處有一苦行居焉苦行見師至乃曰上

公當興此長揖而去師居十餘年一日有老人拜謁師問何任

至此何求若人曰非人能也住在此山行職上天有罰當死願
垂救護師曰得罪於帝我何能力雖然可易形以來俄失老人
所在視坐旁有小蛇迤徠入袖至暮雷電震山風雨交作師危
坐不傾連旦晴霽垂袖蛇墮地去有頃若人拜泣曰自非大士
慈悲腥穢此山矣今何以報即穴岩下古泉為他日多衆之設
當日能湖人聞其事施舍財力相與建寺衲子雲趨師闡化三
十餘年臨寂聲偈而逝塔于本山謚負覺禪師五燈會元
考唐史僖宗年二十有七而崩其幸蜀之年方二十一安得有
子長無經世意又能斷髮遠遁者或唐諸王孫借太子之名求
家耶

林慎思續孟子

林慎思字度中長樂人自校書郎至水部郎中萬年縣令黃巢
寇長安迫以偽祿不屈罵賊死慎思謂孟子七篇非其所著書而
弟子所記不能盡孟子意因傳其說演而續之作續孟子又有
神蒙子書

羅隱

唐末羅隱乞食晉江縣羅裳山下山下人侮之隱乃畫馬面石每夜
出食人未追之則見馬復入石山下人乃禮焉隱乃畫楮繫馬
馬不出矣今其跡瞭然好事者力鐫深刻欲與匹輒不久漫滅
也又晉江縣石壁山石刻深處二如畫馬石蹟亦傳

莆田縣大蚶山南至崎頭二里許有羅隱廟故老云昔海中浮
大木數百盡鵲羅字御人獲而鑿之逾鑿逾明相顧驚異數日
見一人戴冠黃袍屹立山下曰我羅仙也行來居此言訖不見
御人立廟南唐封光澤王商海商祈風分帆南北閱書

奚冠耳面

奏破

幽州節度使張仲武奚北部落及諸山奚除舊奚王匿即所管
外殺僇首領丁壯老幼并殺擄牛羊熬燒車帳器械等計二十
萬刺史以下面皮一百具耳二百隻李商隱代作表

楊筠松

唐末楊筠松與僕都監俱諳隱陽隸司天監黃巢亂時楊筠松竊

書中禁術及僕自長安走贛州寧都懷德御以其術傳里人廖
氏

皮日休

廣明末皮日休避難徙會稽依錢氏官太常博士子无業事吳
越拜相見尹師魯皮子良墓志唐書日休以著作佐郎出東
閩陷賊以識文被害悞甚陸游老學菴筆記

香奩集托名

香奩集和凝作托名韓偓

孤魂及第

唐末詔錄名士方干等賜孤兔及第

乾陵

溫韜徧發諸陵惟乾陵風雨不可發此事至今猶懸絕不可解
于慎行雜記曰嘉靖戊申先君作吏龐右道出乾州其土人言
過武則天陵不可指議如有謾語輒以雷雨報之先君勿信為
一詩詠之云：出門正晴行不數里雷雨大作無可依泊得道
旁卸舍牛豕滿中不得已一駐車馬馬仲兄無妄年甫十七再過
其為賦一詩詠之其詞不記行之道中亦遭風雨千年虐焰猶
能作腥臊氣豈別是一種妖視死而不能忘者耶

塚鬼上書

高軒發古塚取甄甃成都羅城鬼趙奮現形上書曰趙氏之冤

擣膺入夢良夫之狂披髮叫天有怨有仇無道則易流於徃史
載在前文吞一介游魂九泉固象德不勝享禱不勝人無廟貌
于世界遂洒沉于泉壤自蒙天譴便掌冥司伏審渤海高公令
君毀畚墾闢謫居冥府天賜佳城平生無戰伐之仇解后起誅
夷之讐得不換銘而憤志託孤翰以伸懷伏希瑞公俯念無
依回垂有鑒特於萬雉免此一杯打倘全馬鬣之封敢忘龍頭之
庇

朱葆光

南陽朱葆光以朱全忠篡唐興唐舊臣顏荑李憲教輩挈家南
渡寓潭州每正旦冬至必序南岳廟南望辨慟殆二十年

通賜米

唐末孫孺之亂斗米四十千金玉易換僅得撮合謂之通賜米
至于金玉換通賜米而不可得南楚新聞

如京使

梁改太倉使曰如京使取曹孫之度如城如京也

康王重瞳

梁朱全忠子友敬目重瞳

契丹辨璽

石晉出帝重貴降契丹德光上表獻玉璽金印契丹得璽以為
製作非工與前史所傳者異命延煦等還報求真璽出帝以狀

荅曰頃王從珂自焚於洛陽玉璽不知所在疑已焚之先帝受
命玉工製此璽在位諸臣皆知之而已

孫卽

唐末左拾遺奉化孫卽遭朱溫篡唐著春秋無賢人卜世論卽
脫冠服布衣以終著書紀年悉用甲子

內黃

梁太祖幸河北至內黃問李璉曰何謂內黃璉曰河南有外黃
下黃故此名內黃太祖曰外黃下黃何在璉曰秦有都尉理外
黃其故壙在今雍丘下黃為高齊所廢在今陳留太祖平生不
愛儒者聞璉語大喜

李崇禮

唐莊宗弟名崇禮封薛王值郭崇謙之亂匿名避難樂延安山水留居烏結廬玩口罄囊金以賑貧乏病革出封誥示人始知其出虜宗淳熙中御人祀之廟曰永慶

王審知

閩王王審知以五月五日死閩中以五月四日作節 福州府志

按五代史審知以十二月死非五月也

王審知墓在蓮花峰下宣德四年盜發獲金珠亡葬有司仍復修治

王延鈞母家

惠安縣南靈秀山閩王王延鈞母家在烏母黃姓審知聘女為妃及延鈞僭號追崇曰后龍啟二年十一月癸丑延鈞來謁黃氏家廟次日曉起問黃家人曰夜來憲風剪瓦霜積地如斯時暫乎常乎有克宗者對曰慈地濱海遇秋之日如城郭之冬也延鈞乃命沿海居民屋瓦悉得黏土泉屋粘土始自王延鈞 明王世懋閩部疏云漳泉間燒瓦皆黃色鄙人以海風飛瓦奏請用筒瓦民居皆儼然如黃屋行部使者徒問之隸人輿卒何以得其土風故寔耶又江右鍾允復初登第夢作一縣中多是黃瓦不知何祥也尋銓晉江令 閩書

劉隱祖

劉隱祖安仁上蔡人也後徙閩中高賈南海因家焉父謙為廣州牙將謙三子曰隱始龔龔知是故寓居而安也龔音詹敦仁有復劉從初問龔詩伏羲初畫卦蒼氏乃製字點畫有偏傍陰陽音協比古者不嫌名周人始稱諱始諱猶未酷後習轉多忌或援他代易或變文迴避濫觴久滋蔓傷心日益熾孫休翰子名吳國尊王意靈靈箇箇霽霽僻僻軀軀顯顯竅竅契契異母後踵已非時亦迹舊事統杰自其蜀閩是其二鄙故仇登名陋矣趙齋義大唐有天下武后擁神器私制造無取右音寔相類車車車盧盧回國星盧盧盧忌丙壘盧壘壘及壘盧盧盧作史難詳備唐祚值傾危劉龔懷僭偏吁嗟毒蛟龔龔龔聃龔飛龍龔龔龔儼龔雖同音形体殊乖致廢學媿未弘龔龔龔未問

不棄奇字難雄博栝文伏韓智因誦鄙所聞敢布諸下吏

吳越改元

歐陽修作五代史謂吳越儀衛名稱多如天子惟不改元至著十國世家云聞之故老六嘗稱帝改元而事無可攷獨得其封落星石為寶石山制書稱寶正六年辛卯耳按辛卯即唐明宗長興二年又至正中海鹽古墓有志碑為吳越將許俊志稱寶正二年又寶泰元年羅隱新城縣記癸未歲癸未乃唐莊宗元年以此見吳越之改元審矣董穀碧里雜存

宗時王順伯收臨安府古碑有尸屋崇化寺幢題天寶四年明慶寺題天寶五年九里松觀音尊勝幢題寶大二年水月寺幢

題寶正元年招賢寺幢題寶正二年小明慶金牛瑪瑙等九幢
皆題寶正貢院橋柱寶正六年至武肅王薨遺命去國儀用藩
鎮法臣事中國然天寶大寶正三名皆僭號也田汝成
西湖志

吳越備史

吳越備史錢氏諱佐故以左為上凡官名左字者悉改為上此
書所謂上右者乃左右也陸時敏

錢武肅王諱石榴為金櫻茄子為落藕

吳越貢道

吳越王錢氏貢中國由海上達蓬萊九三千里

南唐程式

廬江伍喬舉進士第一命勒喬程文於

以為永式

南唐劉仁瞻像

宋王旒游金陵昇元寺見房壁有繪金紫大夫像上題詩曰陣
前金牌生前媿鼓下蜚奴死餘羞三尺生綃暗塵土凜然霜鶴
欲橫秋旆不能解捲画歸示其父平甫曰此劉仁瞻像袁世彬
詩也漁隱叢話

孟賓

唐末孟賓詩那堪雨後更聞信絕重湖路十千憶昔故園楊柳
岸全家送上渡頭船見王元之小畜集

胡嶠陷虜記

歐陽修五代史述同州郃陽令胡嶠為遼蕭翰掌書記隨入其
國當周廣順二年亡歸道其所見云自幽州粟入居庸關明日又
西北入石門關之路嵯狹一夫可以當百此中國控扼契丹之
險也又三日至可汗州南望五臺山其峯最高者東臺也又三
日至新武州西北行五十里有難鳴山明日入永定關唐故關也
又四日至歸化州又二日登天崩四望冥然黃雲白草不可窮
極同行者慟哭欲絕明日再行所見多奇異草木迂徐數月乃
至榆關至儒州又皆漠地矣信嶠所云則數州往返程計甚多
以今考之武州即為歸化儒州偏近可汗地自古俱為百里不
出二百里間而嶠云々蓋來自異域出奇談以誇示中國耳博

洽如文忠顧輕信之耶夫周廣順去去石敬瑭時頗近而汴都去
居庸亦止二千餘里乃所傳闊固已如此况南宋去仁宗之時
武夷去西陲之地視此更加繚繞無恠蔡沈書傳有鳥鼠山之誤
也嗚呼中國之士一淪異域中國人遂視為大宛于闐則九胡
元時海外必將狄我中國而我 聖祖重闢乾坤之功誠萬世
所當擇思云 宣府鎮志

喬元陸軌

喬元陸軌漢人仕周為殿侍東三班宋祖受禪自宣祐門入守
者拒勿納乃自 門入既即位召宣祐門守者皆自殺太祖大
驚趨救之得不死者二人詢之乃喬陸也改班長人以青紅二

色帛為絹飾二人既出復自殺太祖義之立祠祀之南渡後立廟于杭州杭州府志

宋初藏書

宋初無為軍一道士多書如唐人文集無不備又淳屠慧遠收古人簡牘宋朝自開國至崇觀間凡各臣各高僧筆跡無不備

柴世宗二子

柴世宗二幼子宋太祖分賜功臣潘美尚書盧諤各子之俱冒其姓馮元成集

孟昶男

蜀王孟昶降宋入朝舟過眉州灤渡一宮嬪有孕昶出之祝曰

若生男孟氏尚存後果生男

樊若水

南唐樊若水北走宋江南知其獻南征策或請誅其母妻李煜不敢但羈至池州其後若水自陳母妻在江南朝廷命煜護送厚遣之

王彥昇餒死

王彥昇字先烈蜀人徙居長安工擊劍為軍校以推戴太祖當受禪時太祖惡其專殺韓通止授原州都巡檢彥昇驚極番夷或犯法人有不愜意者自搏其首齧食其耳煎番夷震懼莫敢犯後餓死汴京

宋制

禁中屬分事付外謂之內批又謂之御筆皆內夫人代筆而所謂御寶批者或上批或內夫人批皆用御寶惟親筆則上親書押字不必用寶宋制惟兩府得賜金魚佩魚謂之重金

宋科目惟進士及九經五經開元禮三史三禮三傳學究明經明法諸歲舉為常然諸科賜第者後復應進士舉則進士尤重也攷建隆初禮部設進士及諸科皆秋解冬進禮部春考試合格及第者列名放榜于尚書省不第者仍候秋解凡進士試詩論各一首策五道論語十帖對春秋或禮記墨義十條凡九經帖書一百二十條對墨義六十條凡五經帖書八十帖對墨義

五十條凡三禮對墨義九十條凡三傳一百一十條凡開元禮凡三史各對三百條凡學究毛詩對墨義五十條論語十條爾雅孝經各十條周禮尚書各二十五條凡明法律令四十條五經并用毛詩之制各開經引試通六為合格諸州以判官試進士錄事參軍試諸科試諸科見任官號領廳試所屬先以名聞得旨解元就試惟詞賦者許帶切韻玉篇而楷版籍察素行嚴互保連坐之法挾書授口有禁不稱恩師門生則通諸科皆料先是將赴貢院臺閣近臣得荐所知名曰公荐乾德初禁之覆試殿試省試之八月皆始于開寶中殿試加論一首而以三題為準榜分三甲皆始于太平興國間嘉祐二年與殿試賦

者始免斥落治平間始定三年一開科神宗始罷諸科併于進士熙寧三年始頒經義取士而殿專策分五甲焉後以九貢于御而詎于禮部或廷試不錄者積舉教而參以年臨軒日得別籍名以奏徑許附試謂之特奏名學校則內舍生間歲一試補上舍上舍生積校已優舍試又入優等謂之兩優釋褐中選者即命以京秩除學官元豐中元舍法上舍得免秋解重和元年始有武舉之科宣和中推行元豐舍法於諸路於是縣有免解進士未幾廢南渡以後科目互為變更然其取人不過經義論策詩賦而已紹熙元年又有宗子正奏附進士之選張岳患安縣志云余觀宋場屋習之變改其是非得失與國相

感哀自嘉祐至開寶士氣淳厚中間文体雖卑弱險恣然無敢為私學曲說以亂之治平熙寧以後乃有國是說倡于新法和于紹述蔓于和議而極于偽學學士有一言不合國是者則指以為恠妄斥逐禁錮無餘力於時薦進之士莫不翕然從之而宋國事亦且變而南渡變而臣虜變而之閔之廣不可為矣惟原其故士大夫爭私意其高學術不明人心蠹懷其禍乃至此極豈非後來永鑒耶

宋制賜進士第命中書行詞其書勅御貢進士姓甚則南省第一人也

宋制大比之歲每州皆有貢院郡州士子皆得入試

留鎮賜第

宋初革五季之患召諸鎮節度會于京師賜第留之分命朝臣
出外列郡親權知軍事軍謂兵州謂民也

曹彬故鍾倩

曹彬為周太祖張貴妃從子世掌內職其克南唐學士鍾倩朝
服坐於家彬兵及門舉族無遺

改姓

陶穀原姓唐因避石晉諱而改真德秀原姓慎因避孝宗諱而
改五雜俎

水灌太原

太祖攻北漢引汾水浸太原城水自城門入有積草自城中馳
出塞之會暑雨軍士多疾乃班師王師已去繼元決城下水注
之臺駘澤水已落而城多摧圮契丹使者韓知璠時在太原歎
曰王師之引水決城也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若知先浸而後涸
則并人無類矣

土司世姓

楊延昭初名延朗延廣初名文廣以三世復有文廣故諱之今
播州宣慰司楊氏之祖

開寶中宋景陽以軍功累官節度使平定西南夷詔就大萬谷
落開總管府夷人安之遂世爵其地歷十四世曰阿重始仕元

改順元等虜軍民府宣撫使開治于貴州又三世曰欽官至昭
勇大將軍順元等虜都元帥明初內附拜貴州宣慰司世烏
黔記

定七夕

太宗太平興國二年七月詔七夕嘉會著於令甲今之習俗多
用六日非舊制也宜復用七日且名為七夕而用亦不知自何
時以然唐世無此說必出于五代耳洪邁容齋三筆

戟門

建隆間始立戟稱戟門

御墨

唐宋明經帖書墨義許公呂夷簡應本州鄉舉試卷墨義十餘
條如云作者七人矣請以七人之名對則對七人某也謹對
有云見有禮於其君者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請以下文對則對
云下文曰見無禮於其君者如鷹鷂之逐鳥雀也謹對有云請
以註疏對者則對云註疏云謹對有不能記憶者則只云對
未審其上則具考官批鑿如所對善則批一通字所對悞及未
未審者則批一不字見東陽呂氏家塾刊本

王禹偁與馮仇書

禹偁

讀唐史見陸忠州之在相位擢在李吉甫不容于朝及有
南賓之貶而吉甫方為刺史贄之門人故吏亦皆危之泊到貶

所而吉甫待之頗厚有庶僚見宰相禮又贊皇公秉鈞也排逐
牛僧孺有循州之謫及德裕南遷奇章公量移在汝贊皇路由
此郡而僧孺接之情禮甚至為道南方風土之宜殊不以向之
嫌隙為意賢哉二君子之操心也如是豈古之所謂以德報怨者
耶烏侑向以恭微即兼廷尉事亦嘗議閣下之過今有高於之
命而親友間往相唁誠以閣下通理是郡也烏侑則獨以為
不慈且夫以怨報怨皆私事也故雖睚眦必報矣今烏侑於閣
下議刑公事也閣下豈以為怨乎雖烏侑之名位才業望忠州
贊皇也遠矣而閣下讀書為文立身行事豈不知吉甫僧孺之
為人乎望閣下觀古人之行敦同年之契窮愁之中少假氣餒

則遷客之幸也 烏侑頓首

李煜被禍

李煜歸朝為左散騎常侍遷給事中太宗一日問徐鉉曾見李
煜否鉉對臣安敢私見之上曰卿第往但言朕令卿往相見可
矣鉉遂往望門下馬但一老卒守門徐求見卒言有旨不得與
人接豈可見也鉉云我乃奉旨來見老卒往報徐立庭下久
之老卒遂入取舊椅子相對鉉遙望見謂卒曰但正衙一椅足
矣頃間李煜紗帽道服而出鉉方拜李主遽下階引其手以上
鉉力辭賓主之禮李主曰今日豈有此禮徐引椅少偏乃敢坐後主
相持相哭既坐默不語忽長吁歎曰當時悔殺了潘佑李平鉉

既出有旨再對詢後主何言鉅不敢隱遂有秦王賜牽肌藥之事又後主在賜第命故妓作樂聲聞于外太宗聞之大怒又傳小樓昨夜又東風及一江春水向東流句併坐之遂被禍云

記殘經

南臺古刹有佛書數百卷多唐季五代時所書字畫精勁歷可喜按大藏經目凡五千四百卷今所存總十一首尾可讀者又無幾也阿含經四卷泰寧軍節度使齊克讓造正法華經一卷乾符六年女弟子牛妙音書大涅槃般若經共三十卷武寧軍節度使朱友恭造友恭全忠養子李彥威也毗荼耶雜事一卷德妃伊氏造唐莊宗次妃後有印章曰燕國夫人伊氏蓋未進

封時制也其餘中斷橫裂虫鏽鼠齧雨敗塵腐無復完綴想夫飄散蹂藉炷燈拭案補壞惟塞屋漏者又不勝其數也李昭玘

輕賦

吳越錢氏賦斂無藝兩浙罹害及宋除吳越三衢江漢臣為鎮海軍節度判官上十三州圖籍於有司謂仍其舊是厲其民無已也遂沉其籍於河坐是擯棄終身後命王方贊更定其賦畝稅米一斗民始聊生

異獸

太平興國九年嵐州獸一角似鹿無斑角端有肉性別右散騎常侍徐鉉等驗以為麟春秋曰麇身而有角者麟也春秋感精

符曰麟一角者明海內同一主也

至和二年交趾獻麟如牛而大通身皆大鱗首有一角攷之記傳與麟不類當時有謂之山犀者然犀不言有麟詔欲謂之麟則慮夷獠見欺不謂之麟則未有以質之止謂之異獸今以予觀殆天祿也按漢靈帝中平三年鑄天祿蝦蟆於平津門外注云天祿數名今鄧州南陽縣北宗資碑旁兩獸鑄其膊一曰天祿一曰辟邪其數有角鬣大鱗如手掌南豐曾阜為南陽令題宗資碑陰云二獸膊之所刻燭製作精巧高七八尺尾鬣皆鱗甲莫知何象而名此也今詳其形甚類交趾所獻異獸知其必天祿也 夢溪筆談

嘉佑三年六月丁卯交趾貢異獸二稱麒麟狀如牛身被肉甲鼻端有角食生菟菜必先以杖擊其角始牛食樞密使田况辨其非麟詔止稱異獸司馬光有賦

楊綬業

宋將楊綬業出代州攻遼耶律和軫擒之初綬業至狼牙村心惡之欲避不可得既禽三日死

手畢

宋子京郊別紙多曰伏承手畢南人謂筆為畢因效之 黃山谷

宦尼

宋初大臣家女多為尼如平章趙普女

右衛上將軍宋偃女開寶皇后妹也為比丘尼法名惠圓

制科

制科分五等虛一二等而以下三等取士終宋入一等五人吳育蘇轍范百祿蘇試車式雖入三等而為考官所駁復降四等李奎四等

梁灝

梁灝太宗雍熙二年廷試第一真宗景德元年以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暴卒年四十二子固亦進士第一至直史館年三十一宋史

俗傳梁灝年八十二登第謝啟悞 諺遷曰龍溪縣志林大年

字春卿年八十二以書義再領御薦謝啟有云減伏生之八歲加太公之二年後不赴南宮郡延為州學正年九十耄矣日與生徒討論未見書終老于湖山

王昭遠

阜城王昭遠微時里祀里神昭遠遠至有以博骼授之謂曰汝他日當有節鉞試擲以卜之昭遠一擲六齒皆赤後歷天雄軍都部署知府事贈太尉謚忠和

玉等子

宣和殿有玉等子以五色玉次第排定玉至則以等之九鄱陽縣世叔官時記聞

御舉

御舉初無定制仁宗治平以後始三歲一行皆從本州發解應
試婺州士子多而解額隘益三歲止解七人崇寧頒三舍法於學
歲解七人宣和五年復科舉三歲解十四人景定二年增解額
三十名預選者為御貢進士其在漕司應試者解額頗寬士人
往三舍御貢而慶清牒得預選者為漕貢進士又太學三舍生
遇科舉仍自發解預選者為國子進士此外復有隆學興混試朱
子曰今日倡為混補之說多是溫福處娶之人而他州不與焉
非特獨數州躁競而他州廣退也勢使之然耳蓋言解額之不均
也時又有諛恩免解而徑上禮部者然亦上諸科赴禮部不第

則並為布而無斗祿之需金華府志

古成之

廣州古成之居羅浮力學不倦登梁灝榜第二預聞之有張某嫉居
其上召飲成之密置啞藥酒中比旦臚唱呼不能應上怒扶出
或勸自明其事成之曰司命有定非人所能與也人服其量

腹免

翰林學士李宗諤送從表兄詩呼為腹免見弇州集不知何所
據

呂蒙正

呂文穆微時於洛龍陽之龍門利涉院土室中與溫仲舒讀書今

傳破窰祖此也

三至堂

陳堯佐三守廬州曰三至堂

楊洙淳化中守安慶天聖中子

為通判元豐間孫希元又守郡凡三至安慶

魏國太夫人

陳氏龍圖閣直學士從易之女內翰蘓舜之妻而丞相頌母也

從易紳頌皆嘗守杭夫人至杭即題即柱曰吾幼從父至此中

興吾父偕來今同吾見凡三闡江山之勝

天子門生

賴縣王奇游京師真宗偶見其作詩召見賜第奇作詩不拜春
官為座主親逢天子作門生

同名丁謂

晉公丁謂嘗國惠安吳謂浩然文詞俊邁不肯避其名遂斥外
終走田負外郎

葉武

邵武葉武子宏秘閣修撰善易學嘗曰易道莫大於時二
義有在外之時有在我之時士君子出處須論在我之時
論在外之時

冠準柘枝舞

冠萊公好柘枝舞會客必舞柘枝每舞必盡日時謂之柘枝顛
鳳翔有一老尼猶是萊公時柘枝伎云當時尚有數十遍今日

所舞柘枝比當時十不得二三老尼尚能歌其曲好事者往傳
之沈括

棗林外索



益官談遷孺本輯

宣祖舊里

咸平三年六月詔保州保塞縣豐歸鄉東安村乃宣祖之舊里而百姓趙加起寔派天潢久安地著雖為疎屬寔重宗盟宜佩赤緇以光白社可左屯田將軍仍賜加起等妻女衣服首飾銀器有差特遣內侍自保州召加起遂有是命

張無夢講謙卦

真宗召開元觀道士永嘉張無夢講謙卦上曰獨說謙卦何也對曰方大有時宜守之以謙

王繼宗陷虜

大同王侍中繼宗戰敗陷契丹降之嘗通南書乞和仁宗賜之手書見黃山谷跋中

甘泉寺題準丁謂題名

常州府城東北六十里甘泉寺寇準題曰庚午年秋九月平仲南行至甘泉院僧以詩板示之征途不暇吟咏代記年月又題于東楹曰平仲酌泉經此因望北闕黯然而去未幾丁謂又過寺詩云翠影人疎度波光瑟瑟疑帝家金掌露仙暑玉壺冰曉井侵星汲宵厨向月澄豈惟蠲肺渴灌頂坐三乘題于楹曰謂之酌泉禮佛而去後范諷留詩于寺曰平仲酌泉回北望謂之

禮佛向南行烟嵐翠鎖門前路轉使高僧厭寵榮

馮京辭婚

江夏馮京當世自御舉禮部至廷試皆第一時猶未娶張堯佐方負宮掖欲妻以女擁至其家束以金帶曰此上意也頃之宮中持酒殺出奩具目示之京笑不視力辭出

宋三元孫何漢公王魯孝先楊寘審賢馮京

陳曙忠愍

桂林府城西陳崇儀廟狄青征儂智高責崇儀使陳曙斬之以死非其罪而祀之隆興初賜額忠愍

來陽縣東五里相傳武侯立石誓蠻狄青討儂智高立碑其右
後為雷轟惟存斷碑

程珣除妖 珣字伯溫

宜州反獠歐希範既誅御人忽傳其降言當我南海立祠于是
迎其神以往自宜至龔歷數州矣莫之禁也知州程公使詰之
對曰故潯州守以為妖投奉神之具于江中逆流而上守懼乃
更致禮公曰試再投之越人畏鬼甚于畏官皆莫敢前公杖不
奉命者及投之乃流去土人方信甚為安 其伊川先生家傳
程珣以知漢州致仕年八十五七十時自撰墓志止叙其歷末
云予歷官十二任享祿六十年但知廉慎寬和教之夙夜無劬

勞可以報國無異政可以及民始終得免瑕摘為幸多矣堊日
切不用干求時賢墓志銘既無事寔可紀不免虛詞過美徒累
不德耳此文刻于石向壁安置若或少違遺命是不以為有知
也

尹洙

尹洙師魯宋史云嘗令先澤歐陽公墓志云郡武軍判官當以
墓志為據

非：國語

唐柳宗元非國語宋江端禮元虞槃非：國語

趙元昊

趙元昊反有詔削奪在身官爵募能生擒元昊及斬首者即為節度使仍賜錢萬貫呂文靖夷簡時在大名府聞之驚曰謀之誤矣立削奏曰前代方鎮叛命如此誥誓則有之矣非所以禦戎狄也萬一及有不遜之言得毋損國體乎朝廷方改之已聞有指斥之詞矣 趙善瑤自警編

張元昊

張元昊皆華州人又姚嗣宗亦關中人俱負氣倜儻有縱橫才嘗薄時塞上有徑略西野意邊帥莫之識遂投西夏為中國患張吳二人家屬羈縻隨州間使謀者矯中國詔釋之人未有知者

韓琦

任福好水川之敗史謂韓琦令之耿傳戒之而諸將乘勝輕敵陷伏中然而以死報國固亦可稱也是真文吏常談耳烏足徵哉元昊初敗劉平石元孫亦以是術凡善戰者必以輕兵先合待其衰而以重兵壓之奇正相生固矣宋以文吏以 為大帥畏戰往之匿城堡中而以兵命將 諸擇一人官高者主之使代帥監兵假帥權輕 莫能相制以禦大敵其敗固矣自韓琦至張浚皆然獨賈似道曾蒞舟師而素眾心見陣先奔卒以喪國夫師旒繫國之安危民之生死果不可以付文儒而司其事者果不可不自決而諉責于人也哉

李京

慶曆五年有李京者為小官吳鼎臣在侍從二人相與通家一日薦其友人于鼎臣求聞達于朝廷鼎臣即徹其書奏之京坐貶官未行京妻謁鼎臣妻叙別鼎臣妻慚不出京妻立廳事召鼎臣幹僕語之曰我來既為我還之久欲求一別亦為乃公嘗為教帖與吾夫禱私事恐汝家終以為疑索火焚之而去

李鎮

鉅野李鎮伯玉官福州通判自號萬如居士嘗誦其先訓曰與其有求于世曷若無欲于己與其為人所賤不若以賤自安

偽書

葛忱偽李太白書丹陽高述齊安諸岐偽蘇東坡書

禮部韻略

禮部韻略九千五百九十字禮韻續降增一百八十二三字禮韻

補遺增六十一字毛冕冕毛氏韻增一千七百一十字劉淵平水

韻增四百三十六字黃公韻韶會增六百七十六字統計韻會

萬二千六百五十六字

楷隸五經

宋刻五經正義以趙安仁善楷隸留書之

狗生角

狄青家狗生角

就宅借書

宋次道家住春明坊昭陵時士大夫喜讀書僦居其側以便借
置當時春明坊宅子僦直比他處為倍

宰相惜才

呂文穆夾袋冊韓忠獻甲乙丙丁集呂正獻掌記曾宣靖雌黃
公議司馬文忠荐士稿陳密學章稿范文獻手記虞忠肅翹材

館錄

華戎魯衛信錄

蘓頌字容元豐中上曰欲借一書非卿不可以北虜通好八十

餘年盟誓聘使禮幣儀式皆無所考據朕欲成一書但患邇來

字容一作子容

修書者遷延歲月不肯早成頌曰恐須一二年可矣上喜曰果

然及書成賜名華夷魯衛信錄朱晦菴名臣言行錄

耆英會

元豐五年文彥博以太府留守西都時富韓公以司徒致仕公

慕白樂天九老會乃集洛中公卿大夫年德高者為耆英會尚

齒不高官就資聖院建大夏曰耆英堂令閩人鄭奐繪像開

府儀同三司守司徒節度使致仕韓國公富弼字彥博

年七十九河南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尉判河南府兼

西京留守司事潞國公文彥博字寬夫年七十七司封郎中致

仕席汝言字君從年七十七太常少卿王尚恭字安之年七

十六 太常少卿致仕趙丙字南正年七十五 秘書監致仕
 劉凡字伯壽年七十五 衛州防禦使致仕馮行已字肅之年
 七十五 大中大夫充天章閣侍^{待制}提舉崇福宮楚建中字正叔
 年七十三 司農少卿致仕王慎言字不疑年七十二 大中
 大夫提舉崇福宮張問字昌言年七十 龍圖閣直學士通議
 大夫提舉崇福宮張燾字景元年七十 宣徽南院^使檢校太尉
 判大名府王拱辰字君貺年七十 瑞明殿學士大中大夫司
 馬光字君寔年六十四潞公素重其人用唐九老狄兼譽故事
 請入會公以地主携伎樂就富公宅作第一會至富公會送羊
 酒不出餘皆以次為會潞公又為同甲會司馬郎中旦程大中

珣席司封汝言皆丙午人也亦繪像于資聖院 邵氏見聞錄

遼史國語解

霞瀨益石烈 御名諸官下皆有 弥里 御之 撻馬 穢沙里 撻馬人
 里郎 大迭烈府 御迭烈府 刺夷离董 統軍馬 集會塌 地名 阿主 父祖 阿
 君也 點夷离的 阿點貴稱夷离的 夷离畢 即參知 暴里 惡人 撻林 官
 阿廬朵里 名貴顯 選底 官主 蒙萊 名北 尅南尅 掌軍官名 猶漢
 牙 掌文翰官時 瑟 禮祈雨射 神速始 宗室人 三尅 統軍官
 軍 評穩治長官 已 諸部下 達刺干 縣官 後麻都 不縣
 之佐後 馬步 名官 牙署 世燭 俱 官 故史 官府 之思奴 古官 與
 葛兒罕 漢北君 敵烈麻都 掌禮 旗鼓拽刺 拽刺 燕節 歲時雜 九

奚首 奚首營 乃捏咿呢 正月押里耐 押音二月朔音陶里樺 日上已
兔之 討賽咿呢 日重子賽咿呢 奢之日長 捏福耐 首大必里達 重九
節 伍 伍耐 戰石烈 辛亥 官名烈 令穩 官名 弥里馬特 本官名後 廳房
即工 梅里 官名 抹鶻 瓦里司 先離 遮覽 國官名 瓦里 官名 府名 官
之 抹里 官名 府 莫幹魯朵 幹魯朵 官也 耶魯 盤 旺 女 古 金 孤 穩
玉窩 篤 盤 慈 得失 得本 孝 胡木 鑿 胄 白 眊 為 白 鶯 羽 楚 古 官名 掌
者 因 莫弗 訖 又 諸 部 酋 長 稱 可 敦 后 之 履 皇 忒 里 蹇 遠 皇 后 撒 刺 酒 樽
吐里 官名 雜 丁 黃 軍 男 幼 為 黃 二 十 一 歲 為 丁 抵 桓 行 官 衛 門 外 楫 樅
犀 十 歲 納 犀 一 堂 印 未 博 之 虎 斯 稱 有 力

金史國語解

都勃極烈 德治 官名 猶 語 版 勃 極 烈 尊 國 論 勃 極 烈 尊 禮 優 崇 胡
魯勃極烈 統 領 移 資 勃 極 烈 三 位 第 阿 買 勃 極 烈 邑 治 者 乙 室 勃 極
烈 之 迎 迓 禮 失 哈 勃 極 烈 之 守 官 署 吳 勃 極 烈 之 陰 陽 迭 勃 極 烈 之 倅 貳
猛安 千 夫 謀 克 長 百 夫 諸 札 詳 穩 之 邊 戌 諸 移 里 董 之 部 落 墟 塔 虎 里
掌 部 部 詞 訟 烏 魯 之 古 牧 圍 幹 里 朵 官 府 治 字 論 出 之 胎 阿 胡 迭
察 非 遠 者 子 骨 輟 子 蒲 陽 溫 子 幼 蓋 都 通 稱 之 烏 也 第 女 魯 歡 六 十 按 答 之 通 客
稱 山 只 昆 舍 人 散 亦 字 奇 子 男 撒 荅 也 夫 人 什 古 乃 之 瘠 人 撒 合 輦 盤
之 保 活 里 儒 侏 阿 里 孫 猴 不 答 不 也 者 耘 田 阿 土 古 捕 善 採 阿 里 喜 園
也 拔 里 速 戲 角 敵 阿 里 合 憑 臂 鷹 胡 魯 刺 長 戶 阿 合 奴 兀 木 頭 粘 罕
心 畏 可 牙 又 曰 盪 里 合 將 指 三 合 人 之 齧 也 牙 吾 塔 瘍 蒲 刺 都 而 旨

石哥里疾謾都哥之謂謀良虎無賴辭不失酒奴申之義訖出
 虎寬賽里樂安迪吉乃也來撒八速烏古出不復也吾里補之名兀
 典明星阿隣山也高哈丹鏡上阿懶坡斜魯忒隣而峻沙忽
 帶舟幹論生閣母釜斜烈刀按春金銀木可合蒲盧
 潭布囊阿里虎益活女權烏烈草沙刺襟活曠胡也色赤胡刺突桓
 瑞松阿虎里子松孰輦蓮活商罕羔合喜子犬訖古乃文者犬之有斜李
 鼠窩謀罕卵完顏漢姓烏古論漢姓純石烈高徒單社女奚烈
 即蒲哥雞兀顏朱蒲察李顏蓋張溫迪罕溫石抹蒲奧也曹字
 木魯魯移刺劉幹勒石納刺康夾谷全裴滿麻尼忙古魚幹准
 趙阿典雷阿里侃何溫敦空吾魯惠烏林答蔡僕散林木虎董古

里甲汪

遼制

宰相凡除拜行頭子堂帖授差俟再取二日出給告勅故官有
 知頭子事
 堂帖食殺之次大行出殯群臣以殺羊祭于路名曰食殺之次
 禱祭凡出征以牝牡鹿各一祭之曰禱詛敵也

勘箭車駕遠歸閣門使持雄箭勘箭官持雌箭比較相合而後

入宮

北樞密院視兵部南樞密院視吏部北南二王視戶部夷高卑視
 刑部宣徽視工部敵烈麻都視禮部北南府宰相總之惕隱治

宗族林牙修史書于越坐而論議以象公師北南院以牙帳在
大內帳殿之南北又有承應小底扇

遼俗東向尚左御帳東向遙輦九帳南向皇族三父帳北向東
西為經南北為緯故為御營為橫帳

大樂調雅樂有七音大樂亦有七聲曰七旦^陀婆^陀隨^陀力^陀旦^陀平^陀聲^陀雞
識^旦長^旦聲^旦沙^旦識^旦質^旦直^旦聲^旦紗^旦侯^旦加^旦隘^旦旦^旦隘^旦聲^旦紗^旦曠^旦音^旦應^旦聲^旦般^旦瞻^旦
五聲^侯利^建筵^牛斛^先聲^先 遼諸帝鑄銅像在大同府華嚴寺

手書通鑑

司馬溫公手書資治通鑑無一字苟且

歐陽修

歐陽公臨終戒子孫曰予生平以功業文章力詆浮屠一見顯
師始知性命之奧方將研究而未連命已為之奈何汝輩宜自
勉毋令後悔 吉安旧志

徐積

徐仲車聞蔣穎叔得廣帥曰廣為雄藩府座出先導以門旗夾
以銀樞屠儉人次之他鎮所無也初至蠻酋必以琉璃瓶注蕃
薇水揮洒于太守不及其他又曰嘗見一俗書云作文用字必
用新意如論友若使管鮑則不新矣昔卓王孫曰人棄我取人
取我與故能致富與俗書正合此說學者宜取法焉楚州教授
始仲車先生任十五年

青松社

元豐間周濂溪自南康歸老九江黃太史以書勸友歸宗寺真
淨文禪師因結青松社朱晦翁守南康游歸宗寺善應菴華禪
師

周子太極圖傳于鎮江鶴林寺僧壽涯

柳拱辰書夫字

永州通判武林柳拱辰熙寧中進士嘗維舟于語溪山或告以
恠拱辰正襟危坐夜半有物登舟拱辰叱之書夫字于其手遂
去語旦跡之見唯間字跡宛然內鑄語溪石岩題絕句曰語溪
石恠大江邊心託閑將此場鑄向後有人來屈指四千六百甲

寅年已而僧告以溪山震聲復書聳字以鎮恠遂城 武林雜誌

王安石

虛名寔行強辨堅意當時天下之論以金陵不作執政為屈此
虛名也平生行止無一點濼論者雖欲誣之人主信乎此寔行
也論議人主之前貫穿經史今古不可窮詰故曰強辨前世大
臣欲任意行事或可以生死禍福恐之得回此老實不可以此
動故曰堅意此法所以必行也 劉元城語錄

蘇東坡竹

蘇東坡寫竹于南安寶界寺壁韓侂胄之黨函之載以巨舟欲
獻侂胄至錢唐而溺 張東海集

蘓子瞻謫黃州號東坡居士東坡其所居也晚又號老泉老人以眉山先翁有老泉翁故云葉夢得石林燕語

東坡在湖州被逮時而無人色兩足俱軟不能行求入與家人訣而使者不聽伊川先生謫涪陵時亦欲入告叔母而不可得惟陳了翁被逮即行使人駭之請其入治行裝而翁反不聽朱文公與廖子晦書

陳烈

侯官陳烈學行端飭動據禮文嘉祐中名公文荐福建提刑王陶言烈為妻所訟因詆其貪詐司馬光率諸諫官爭曰烈平生操守出于誠寔雖有迂濶不失守經夫婦不諧則聽之離絕而已

何可為橫辱所挫

鄭俠

福清鄭俠在英州號大慶居士還御更號一拂居士宣和元年忽客有稱鉄冠道士遺之詩蘓子瞻也寤而嘆曰吾將遊矣作詩二章

劉藻

閩縣劉藻昭信嘗解易曰見險而止為需見險不止為訟能通其變為隨不能通變為蠱

余允文

建安余允文隱之以司馬光作疑孟教篇其後李觀鄭原著

語及藝圃折衷皆肆詆毀乃作尊孟辨三十餘條闢之

李公麟

晁无咎雞跣集當東坡盛時李公麟至為畫岩廊像後東坡南還公麟去京師遇蘓氏子弟于途以扇障面不一揖其薄如此故以道鄙之盡棄平生所有公麟之画于人不復留

續讀謚法 宋劉敞

教方無方曰尼先覺任重曰鷺述而不作曰彭信而好古曰彭

隱居求志曰夷伯夷仁義廢曰淵不卑短命曰淵知而不流

曰惠柳下惠愚智失時曰俞寧武子進退寡過曰瑗蘧伯玉恭儉好禮

曰嬰晏子清淨無為曰聃耆耆耋期稱道曰聃惠而多愛曰僖子產

直而不撓曰肝叔向輕薄守節曰禮季子居敬行簡曰雍孝友

時格曰騫尚德慎言曰适善事父母曰參使能造命曰貢子貢

在約思純曰憲原憲技之敏給曰求冉求勇而知義曰由子路

文學博識曰商子夏容貌矜莊曰張顓孫信道輕仕曰開齊

不得中庸曰哲曾點言合聖人曰若有子敬慎威儀曰華公西

有德疾憂曰冉伯牛知德中庸曰伋子思蹈道知言曰軻隱居

放言曰逸夷逸反性敦禮曰况荀卿兼善尚賢曰程上同尊儉

曰程墨子救功尚開曰鉞宋鉞獨善為我曰居楊子危言日出

曰周莊子潔白不污曰皓四皓言行軌物曰舒董仲舒簡易居名

曰向劉向守死善道曰勝魯思寡欲曰雄楊子審音知化

曰曠巧歷絕倫曰衡張平達教易知來曰輅管輅博物多愛曰遷
良史寔錄曰遷

夢李太白

黃山谷讀蜀夜宿歌羅驛夢太白相見于山間曰予往誦夜即
即于此聞杜鵑作竹枝詞三疊世傳之否予細憶集中止有請三
誦乃得之其一云一聲望帝花飛花片飛百里明妃雪打圍馬上胡
兒那解聽琵琶應道不如歸其二云竹竿坡面蛇倒退摩圍山
下胡孫愁杜鵑無血可續泪何日金鷄赦九州其三云命輕人
鮮甕頭船股日瘦鬼門關外天北人墮淚南人咲青壁無梯泣杜
鵑

黃庭堅綠菜銘

蔡蒙之下彼江一曲有茹生之可以為菽蛙蟻之衣采之盈掬
吉蠲饒澤不溷沙礫芘以辛醜宜酒宜餼在吳則紫在蜀則綠
其臭味同遠故不錄誰其發之班我旨蓄維女博士史君炎玉
按此銘末句言史君炎玉蓋指眉陽望族史氏女名琰字炎
玉髻非資穎嗜學類繁綫纒一不介意善屬文雅安張閨少卿
出守眉陽聞其才納為冢嗣子履婦炎玉日游心于編簡翰墨
平生博覽之勝燕笑之適與子履詩酒唱酬格調閑雅久而盈
篋手自叙次目曰和鳴集而少室御之室于山谷老人為始華子
履寔其親表也因寓書致綠菜為信山谷珍其品以贊誦之末

句猶古女枝書之褒云此見宋紹興甲戌知縣徐宏中跋

割地

熙寧八年割韓鎮割分水以北地界契丹東西失地九七百里
其後契丹復包取南不耕地不臨鴈門遂啟用兵之釁夫宋人
所割分水嶺之地今不可攷矣熟嘗雁門踰夏屋極目于勿注
廣武之間而知陞山形如人字一脊中分山南據脊則利歸山
南山北據脊則利歸山北遼人所索必在此地也不熟則彼以
射獵畜牧為業每以空千百里之地以養禽獸而顧獨拳于
此三十里間耶夫宋君可與有為者神宗也今其言曰所爭止
三十里大臣殊不究本末夫斥鹵沙磧之場連阡彌望虜所不

爭隘塞險易之間不十數里利害即相望矣神宗但喜其道路
之不遙而不究域民之大限斯惑也已山西通志

易地

宣徽南院使郭達鎮廊延夏人欲以塞門安遠易綏州達言非
先交二塞不可與遣其屬與夏使議惟言寨基乃寢其請

昭陵

元豐三年富丞相弼托程伊川草疏論仁宗皇帝永昭陵云往
者營永昭陵時英宗皇帝方不暇未能聽事朝廷惘然不知其
制失于迫卒不復深究情訪凡不視畫一出匠者之拙謀中人
之私意以巨者架石為之屈計不百年必當損墜壙中又為鉄

畢重且萬斤以木為骨大止數寸不過二三十年決頃摧毀梓宮之享決不盈尺異日以億萬鈞之石自高而墜其時奈何思之及此骨寒膽喪其後厚陵始為石藏議者竊意大臣已悟昭陵之事獨陛下未知之耳今不幸太皇太后奄棄天下之養今祔昭陵因得撤去鉄畢用厚陵石藏之制仍更別加裁屬使異日雖木壞石墜不能為害云々末自跋云富公見托為此奏願以批于女辭之再三其意甚切義不可拒數日之間遂生願慮不克上惜乎其不果于義也遂為忠孝罪人 程子全集

程母

伊川先生作母上谷郡君侯氏家傳云在廬陵時公守女恠家

人告曰物美扇夫人熟耳又曰物擊鼓夫人曰有椎乎可與之
後家人不敢復言恠亦不復有獲安居

明道子婦

章氏之子與程明道之子皆王氏婚也明道好死章納其婦先生曰豈有生為親友死娶其婦者他日王氏來餽送一皆謝遣章欲見其子先生曰母子無絕道然君乃其父之罪人也

蘓程子孫

蘓軾子孫在六合程頤子孫在英山 楊循吉廬陽客記

孟后詔

哲宗娶孟后詔曰孟元孫女后孟在女也而以孟元孫女詔者

伊川云自古天子不娶小國蓋孟元將枝魯隨文潞公貝州獲
功官至團練使而在是時止是小使臣耳 程子拾遺

孔文仲拜程頤

左諫議大夫孔文仲言謹按通直郎崇政殿說書程頤人物纖汚
天資儉巧貪黷請求元無御曲之行奔走交結常在公卿之門
不獨交口褒美又至連章論奏一見而除朝籍再見而升經筵
臣頃任起居舍人屢 侍講席觀頤陳說九經

義所在全無發明必因藉一事汎濫緣引借無根之語以搖撼
聖聽推難引之跡以眩惑淵慮上德未有嗜好而常啟以無近
酒色上意未有信向而常開以勿用小人豈惟勸導以所不為

寔亦矯欺以所無有每至講筵必曲為卑佞附合之語借如曰
雖使孔子復生為陛下陳說不過如此又如曰伏望陛下燕閒
之餘深思臣之說無忘臣之論又如曰臣不敢子細敷陳慮煩
聖聽恐有所疑伏乞非時特賜宣問容臣一日開陳當為陛下
三年不言之際願無日無此語以感切上聽陛下亦必勉為
之應答又如陛下因咳嗽罷講及御筵英學士以下侍講讀者
六七人願官最小乃越次獨候問聖體橫僭過甚並無職分如
唐之王伾王叔文李訓鄭注是也

呂申公家傳文仲本以伾仇直稱然愈不曉事為淳薄輩所使以
害善良晚乃自知乃為小人所始憤鬱嘔血而死

程正叔見秦少時問天知否天還知道和天也瘦是學士作耶
上穹尊嚴安得易而侮之薄徒舉以為笑 水心集

游師雄論廟學

武功游師雄景叔張橫渠先生高弟舉進士第一為儀州司戶
叅軍佐郡有善政廟學居郡城西北隅雄曰西北天地嚴凝之
氣可以右武不可以興文是不可不遷遂遷于東南 平涼府志

元祐黨人碑

皇帝嗣位之五年旌別淑慝明信賞罰刑元祐害政之人靡有
佚罰乃命有司夷改罪狀第其首惡與其附麗者以聞得三百
九人皇帝書而列之石置于文德殿門之東廡永為萬世臣之

戒又詔臣京書之將以頌之天下臣竊惟陛下仁聖英武遵制
揚功彰善瘳惡以烈昭先烈臣敢不對揚休命仰承陛下健述之
志 司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臣蔡京謹書

元祐奸黨文臣曾任執政官二十七人司馬光文彥博呂公著

呂大防劉摯范純仁韓忠彥曾布王岩叟梁燾蘇轍王存鄭雍

傳堯俞趙瞻韓維孫固范百祿胡宗愈安燾李清臣劉奉世范

純禮陸佃並元祐黃履祥符張商英符之奇元符

曾任待制以上官四十九人蘇軾劉安仁范祖禹朱先庭姚勗

趙君錫孔文仲吳安時馬默錢勰朱之純鮮于侁趙彥若孫覺

孔武仲趙鼎王欽臣孫升李周王份韓川顧臨賈易呂希純曾

肇王觀范純粹呂陶王右豐稷張舜民張問楊畏陳次升鄒浩
謝文瓘並元祐岑象求周鼎路昌衡徐勣董敦逸上官均郭知章
楊康國葉濤龔源朱叔業祖洽朱師服並元符

餘官一百七十七人秦國王庭堅晁補之吳安詩張耒歐陽棐

老劉唐王鞏呂希哲杜純張保源孔平仲司馬康宋保國湯或黃隱

畢仲常安民汪衍余爽鄭俠常立程頤唐義問余卜李格非陳

瓘任伯雨張庭堅馬涓孫諤陳郭朱光裔蘇加龔夫王回呂希

勣吳儔歐陽中律並元祐尹才葉仲李茂直吳虜直商倚李積中

陳祐虞防李祉李深李之儀范正平曹蓋楊琳蘇祐葛茂宗劉

渭欽袁洪羽李斯趙天佐衡鈞袁公遠馮伯樂周誼孫宗范彙

中鄧考甫王察趙岫封覺民胡端脩李傑李貫石芳趙令疇郭
執中金極高公應張集安信之黃策吳安遜周永徽高漸輝于

倬緜張夙呂諒卿王貫朱統吳明梁安國王古蘇迥檀固何大受

王箴鹿敏求江公望曾行高士育鄧忠臣种師極韓浩郁貺秦

希甫錢景祥周絳何大正梁寬呂彥祖沈千曹興宗羅鼎臣劉

勃王極黃安期陳師錫于肇黃遷黃使使正許老甫楊肱梅君俞

胡良冠宗顏張居孝修涂純熙黃才高道恪曹輿侯頊道周遵

道林膚葛輝宋壽岩王公彥王交張濤許安修劉吉甫胡階楊

懷寶董祥倪直儒蔣津王守劉元中王陽張俊民張裕陸表民

葉世英諸潛陳唐劉經國扈克張怒陳并洪芻周諤蕭利趙越

葉世英諸潛陳唐劉經國扈克張怒陳并洪芻周諤蕭利趙越

滕友江詢方造許瑞卿李昭玘向訓陳察鍾正甫高茂華楊彥
璋彭醇廖正一李夷行梁士龍並元符

武臣二十五人張翼李休王獻可胡田馬田馬稔王履趙希美
郭子旂任璿錢盛趙希德王長民李永愚李王庭臣吉師雄吳
休復崔昌符潘滋高士權李加亮李玩劉延肇姚雄李二基並元符

內臣二十九人梁惟簡陳衍張士良梁知新李倬譚辰賓鉞趙
約黃卿從馬說魯憲蘓舜民楊偃梁弼陳恂張茂則張琳裴彥
臣李偁王敏閻守勤李穆蔡元明王化基王道華鄧世昌鄭居
簡張祐王化臣並元祐

為臣不惠二人王珪忠元章符元

右命 今准尚書兵部符脩降勅命指揮立石監司廳崇寧四年二

月 日明上虞倪元璐題元祐黨人碑曰此碑自靖國五年毀
碎遂稀傳本今獲見人猶欽寶籙矣當毀碑時蔡京厲聲曰碑
可毀名不可滅也嗟乎漢人之欲不毀更甚于京乎諸賢自凍
水眉山數十人外凡二百餘人史無傳者不賴此碑何由知其
姓名哉故知擇福之道莫大乎與君子同禍小人之謀無往不
福君子也石工安民乞免著名今披此籍覺諸賢位中赫然有
安民在

蒲宗孟修泐

蒲宗孟性侈汰每旦封羊十豕十燃燭三百日盥有小洗面大洗面小濯足大濯足小大澡浴之列浴至湯伍斛

張舜民使遼

張舜民使遼見其太孫禧好音樂美姝名茶古畫以為他日必有如唐張義潮挈十三州來歸不四十年當見之後如其言

五經及第

黃州別駕黃泳三年三歲書過目輒成誦大觀二年應童子科赴闕引見徽宗摘毛詩如南山之壽句泳應聲曰不騫不崩上以前字為問對但詩人之言不識忌諱臣安聽復道上大悅乃歷見後嬪爭遺以金錢果餌越五年賜五經及第

章惇

章惇從哲宗靈駕至成臯陷于泥濘踰宿而行陳瓘奏之詔落左僕射知越州

程頤

程頤涪州之行族子程公孫門人邢恕與有力焉御史楊畏攻呂大防甚力頤自涪歸過襄陽事師甚恭

伊川先生之墓洛人畏入党無敢送者故祭文惟張擇范域孟厚尹惇薄暮邵溥出城後至附名焉

趙抃

建寧崇安縣崇溪貫于中城達于南郊逶迤十里趙清獻公抃

所鑿：時撤徙民居或讎怨清獻諭之詩曰撤屋成河怨亦多
百年恩在怨消磨

張磻

羅源張磻涓老知臨江軍隣郡臨川有清江渡產紙部牒誤為
清江縣下郡抄餘紙三萬磻申省辨之援坊州杜若為比得報
罷

林慶老

政和五年乙未古田林慶老進士第唱名時徽宗頷曰少年臣
子何以老稱御筆塗其老字

陳軒

甌寧陳軒嘉祐八年進士歷知福州卒年八十一暮年嘗謂諸
子曰吾白屋起家平生不作欺心事今位不副夢其由昔守杭
州有達官以一老兵執送府欲杖之此兵年踰七十法不應杖
遂聽其贖達官折簡相責不獲已呼入行決即斃杖下至今吾
未嘗不以自咎也

六柳先生

長汀王宗哲廷俊初調南豐薄歷泉州理掾韶州教授朝陽丞
終灌陽令手植六柳堂前掾六柳先生年八十一

溫豫吳大經改名

政和五年乙未惠安進士溫豫恥與偽齊豫同名改曰華又進

士吳天經宣和間詔不得以天字為名改名達共

董敦逸

吉安永豐董敦逸舉進士歷知禳縣弋陽縣俱有惠政元祐中為監察御史出知臨江軍哲宗御召拜御史上疏辨瑤華秘獄出知興國軍一統志

李寧西

高麗李寧善西書入朝徽宗以一奇畫示寧曰臣之筆也上不信寧拆裝背果有其姓名

江贇

崇安江贇叔圭初將上庠著名易學父死廬墓築石峯山巔政

和中以八行徵三聘不起時少微星見遂賜號少微先生嘗取司馬光資治通鑑約舉其大曰節要終隱邑之蘆峰

孟子弟子從祀

政和五年三月十四日封孟子弟子樂正子克利國公公孫丑壽光伯萬章博興伯浩生不害東阿伯孟仲子新泰伯陳臻蓬萊伯充虞樂昌伯屋廬連奉符伯徐辟仙源伯陳代沂水伯彭更雷澤伯公都子平陰伯咸丘蒙須城伯高子泗水伯桃應膠水伯益成造萊陽伯季孫豐伯子叔承伯宋史京東路有豐縣承縣承即今嶧縣附祀先儒二人昌黎伯韓愈宋司空孔道輔

皇子狀元

政和八年策進士加王楷第一揚州王昂次之以親王為嫌易昂為首

大觀茶論

徽宗著大觀茶論云首地倒生之類不一蓋草木向下而尾向上也然以茶而先穀粟終象木其舛乎

徽宗別號

徽宗上章青詞自稱奉行玉清神霄保仙元一六陽三五璇璣七九飛元大法師都天教主群臣上尊號曰玉京金闕七寶元臺紫薇上宮靈寶至尊玉宸明皇大道君 蔡條國史後補

決策伐遼

宣和六年將與金伐遼十二月陝西地再大震初命左司郎中黃潛善往視匿不以聞擢戶部侍郎汪彥伯代之涇原等州人流第令在所賑恤而已及期又大震伯彥往視亦報不為災擢官伐遼遂決卒敗宋者二人也以報不寔故史不詳見岳珂程史群書淵海 平涼府志

欽宗青城

欽宗在青城詔京師曰大金軍已登城欽兵不下保安社稷全活生靈恩德甚厚云云

欽宗在虜營有批字取應用物末云且煩應付仍書名字押又令王宗沔持御批賜大尹王時雍云某之宗公等所悞勉事新主

勿思舊君內中小庫金銀盡搬來以為渡河之費又齋到御批
祖宗創業凡二百年宗廟社稷一旦傾危父子親族不相保痛
哉痛哉皆因諸公相悞煩內藏假錢一百貫收買下項物出京應
付其幸甚幸甚休思舊主善事新君去期有日相見無緣春暄付
尚書時雍

大相國寺智海禪院僧守一為金人邀諸塞問佛法大意甚喜約
以北行僧告歸治裝比還寺浴畢登座別眾坐化人咸異之虜遣
二十一人持香入寺供佛賜金千緡以葬 徐夢莘北盟會編

貞婦塚王婉容

徽宗北狩虜迫王婉容為子婦徽宗云好事新主婉容誓不二

主遂刎馬虜鄙宋之大臣無熱者因禮葬樹碑曰貞婦塚 俞吳
阜文集

北變

靖康之變帝子王孫官宮門仕族之家陷入金虜沒為奴婢使供
作務每人一月支禪禪子五斗令自舂米得一斗八升用為餅
根歲支麻五把令緝為裘此外不聞一錢一帛之入矣男子不
能緝者終歲裸體虜或哀之使之執爨雖微有暖氣旋出取柴
歸坐火邊皮肉脫落惟喜醫人绣工之類尋常團坐地上視以
敗席客至開筵引能樂者環列奏伎酒闌客散各復其初依舊
環坐刺绣往々餒病相枕而死

輸幣

欽宗末輸金國帛一千萬沙縣鄧肅以鳩臚寺主簿使虜營留
五十日見虜分幣自粘沒喝以下至于步卒分絹各五十匹計
朝廷所出之數以千萬為準則盡虜人之數不過十六萬餘况
或陣亡或疾病或以事還或隨軍供戰具其得絹亦與粘沒喝
等以諸色人等所占之數當與戰卒中分則虜人正兵不過八萬
當其分也教同物異金人得錦渤海得綾契丹得禪襪之類而
而九州所得者雜色而已肅言于高宗又云外夷之巧在文書
簡、故速中國之患在繁在文書繁、故遲太祖太宗之時法嚴
而今速事簡而官清未嘗旁搜曲引以稽賞罰故能以十萬精

兵混一六合自是厥後群臣無可議者今日獻一策明日獻一
策繁冗瑣碎惟恐不備此文書所以益繁而政事所以益緩也
此宋會盟編

李若水

李忠愍公宣和壬寅慰大名之元城縣有村民持書至曰閔大王
有書公甚駭愕視其緘云上元城尉李尚書漢前將軍閔雲長
押諸民何自得之云夜夢金甲將軍告某曰汝來日詣縣由某
地逢着鉄冠道士索取閔大王書來與李太尉既覺驚異勉如
其言果遇道士得書公發書其間皆豫言精康禍安以事涉恠
即火其書作詩紀之云金甲將軍傳好夢鉄冠道士寄新書我

與雲長隔異世代翻疑此事大荒虛公後果貴顯卒殉圍城之禍
其子浚淳託其事刻之於石郭篆睽軍志

李若水母 氏康王使金畏金人反復潛歸道曲周緝母莊飢
渴甚向母索漿飲母延入曰官人何來王曰吾為商商于滋相間
為金兵劫擄至于此母曰官人非商商賈也遠有胡騎來追問康
王由此過否吾已給給之曰已過此兩日矣追吏舉鞭擊其鞍道
可惜可惜遂回去大王且安心因進酒食王問其姓氏泣而不言
再三詰之母曰妾之子李若水也死于虜吾見得為忠臣妾不
恨矣妾聞滋相在迎有宗澤在焉食足兵強天下事尚可為幸
大王勉之因出金銀數兩獻王王受之相泣而別

給詔同義

若水衣帶中詩云胡馬南來久不歸山河殘破一身危功名誤
我等雲過歲月驚人和雪飛每事恐遺千古嘆此身甘與衆人
違思量惟有君親重血淚終終染客衣

太學生祭李若水文皇穹將傾天柱必折大地欲仆太岳必蹶
公人中龍肯臣犬豕賊據床上天子在下公抱帝躬嚼齒大罵
公于是時皆裂髮立乾坤晝昏鬼神夜泣欲贖清鄉人萬其身
萬人何多一世猶輕吾將提長劍而登太華扶浮雲而登蒼天
惟泣盡而繼之以血安得吾清鄉之復然

唐恪

金人偏百官立張邦昌觀文殿大學士太乙宮使錢唐唐恪欽

叟署名仰藥死

陸棠

楊蔓山先生婚陸棠初見先生容貌莊整端坐不動每來必如此以此善之一日引入書院坐久忽報客至先生出接棠疑坐如故宅眷壁外窺之大致異驚棠別去家人以告先生愈為所取以女妻棠建炎四年建州民范汝為作亂棠入其黨中賊平械棠赴行在道死

張邦昌

張邦昌元符三年庚辰甲科第三人建炎元年邦昌伏誅削其名籍墜是科第四人福清林適為第三人

還御橋

徽宗北狩經豐潤縣西石燈見河水西流忽動御思曰吾為亂世之主後世必能力伸此冤令我回京矣因不食而去今名還御橋

泥馬

寧津縣北十八里大柳店高宗為康王時質于金後還中途馬斃墮野叟牽一馬謂之曰此馬可乘不可飲行至店北馬渴不可制入灣飲水頃之遂成泥矣迄今相傳泥馬送康王

康王泥馬延津縣南一里飲水即灘化今地名馬灘鋪

寧津縣志

蔡京

蔡京死後四十二年遷葬皮肉消化已盡獨心胸上隱起一卮
字高二分許如鐫刻所就以大奸誤國之人而有此祥誠不可
曉也

陳彥才

平陽陳彥才用中宣和進士與秦檜生辰偶同檜再相注選連
江令彥才戲作詩命賤安能比巨公偶然年月與時同只因日
上差些子甘向連江作釣翁後歷知泉州

李文會

晉江李文會端友建炎二年進士權叅知政事後調筠州徙江
州注金剛經撰三教通論第御史時劾時賢以媚秦檜故時論

不與

李遵項

夏主李遵項先狀元及第

楞嚴要義

蜀人范東叔自云在學省時晨朝必誦楞嚴陳君舉與隣省問
念佛為誰東叔拱而後對君舉戲曰吾以為老卒所課尔東叔
因言誦此三十年矣余請問東叔要義安在東叔沉思久之曰
如雞候鳴願瞻東方已有精色此是逼撲到緊切處也

南渡

高宗南渡至湖州烏程駐蹕召諸侍臣教十人宴董氏楼下賦

詩

閻勅奉太廟主

涇州閻勅為主管步軍司金人南侵勅先守洛陽奉太廟神主
歸于臨安 平涼府志

徐神翁盜行

徐神翁鎮戎軍人今平涼鎮原也人謂之徐賊少為盜取人財
物必遺留有道者聞之以為可教以修煉飛昇之術居潛夫山
洞中建祐德觀今北城有址焉後召見京師居天慶觀即宋史
考之可知已鎮原大抵多盜是謂神翁遺風云

宗澤

高宗之南渡也中原之事一委于忠簡及中原克濟而高宗乃
無北還意忠簡以中原無所倚因請以信王榛為兵馬大元帥
信王榛者高宗親弟也黃潛善汪彥伯輩輒誦其有異圖遂有
門下之命雖曰尊任之然寔奪其權家傳國史皆不書其事蓋
諱之也

宗澤遺表曰心期許國每輸扶厦之忠死不忘君猶積戀闕之
意魂魄將离于形體精忱願達于冕旒 中謝伏念臣猥以朴忠
受知淵聖自困躡羈窮之際付以寇虜往來之衝遭遇陛下出
德元戎警臣粗著勞效坐陳密計俾臣同八規并前後許謨繕
成一冊隨表蒙封投進以聞臣下情無任瞻天仰望激切屏營

之五

范宗尹

范宗尹自中書舍人遷御史中丞拜叅知政事即以尚書僕射
同平章事年三十自漢董頴以色幸年二十四而為太師其後
宰相之年少未有如宗尹者也秦檜北歸宗尹力薦徐學謨
春明稿

張仲熊

張仲熊叔夜之子後事劉豫

南相

舊制御膳進一百二十器淵聖減作四十器上即祚又加裁省
其後早晚共止上一羊不過數品巡幸東南駐蹕郡縣兵火之後

點

屋宇閨隘雖久住亦不修葺中宮未還妃嬪有名位者才二三人
其餘宮嬪并有職掌者通不及百人而三丞相則不熟李經私
藏過於國帑乃厚自奉養侍妾歌僮極于美麗每享客者饌必
至百品遇出則厨傳數十櫓其居福州也張浚被召贖行一百
二十合合以朱漆銀鏤粧色樣致如一皆其宅庫所有也呂頤
浩喜酒色侍妾十數夜必縱飲前戶部侍郎韓杞家畜三妾俱有
珠色名聞一時杞死諸大將以厚賂取呂用數千緡得一人瓶
三孺人大寵嬖之初則專預外事公熟交通韓氏中外因以媒
進時呂已六七十矣歲趙鼎起于白屋有朴野之狀一旦拜相驟
為驕侈別起大堂竒花嘉木環植周圍堂之四隅各設大爐為

異者數種每坐堂中則四爐焚香烟氤氳合于坐上謂之香
雲又艱難以來堂饌菲薄鼎增厚十倍日有會集侍從將帥下
連宦寺每日費香直數十緡酒饌尚不計也其後鼎坐臺蹠落
職守泉累章數千言而乾沒都督錢十七萬緡窮用激賞庫錢
七十餘萬緡奄有臨安府什物三千餘件乃章一事命下人皆
謂鼎必辨而不辨也 朱文公集

羅從彥

羅從彥著遵光錄八卷手書楷筆自為序俱述本朝事南宋加
定間知南劍州事劉允濟錄之上于朝又從彥亡後為修其墓

郭義重

紹興十三年旌莆田郭義重孝行立雙闕于所居之前飾白簡
朱植所宜木

二星集

李任道編雲館二星集合朱弁宇文虛中弁使金十五年而歸
自題集後絕句 城 三川飽所經客途歲晚任飄零詞源未得窺三
峽使節何容比二星蘿葛施松慚弱質蕪葭倚玉恠殊形齊名
李杜吾安敢千載公言有汗青

龍可菴九齡

初龍可伯康游京師葦飲市肆方叫呼大噉趙九齡次張旁行
過之雅與伯康不相識俄進止次張牽其臂迫與共飲次張之

父將守官河東方以疾聞次張以寔告伯康曰母若乃翁疾行
瘳矣子可人意者為我姑少留次張不待已從之箕踞笑歌慨
諧縱譁傍若無人次張固已心異一日行城外過麻村觀大閱
之所伯康勃然曰子亦喜射乎次張曰頗亦好之而不能精也
伯康曰姑試之次張從旁取弓挾矢以興十發而貼中者六七
次張心頗自喜伯康拾矢而射一發中的矢之相屬十發止一
差者次張驚曰子射至此乎伯康曰此亦何足道千軍萬馬頭
目轉動不常意之所指猶望必中况此定的又何恠乎次張吐
其舌不能收俄指其地而謂次張曰後三年此間皆胡人子始
識之火龍騎日飛雪滿天此京城破日之兆因嘻吁長嘆不能

自禁後三年京城失守其言皆驗中原離流伯康自是不復見
矣豈喪亂之際或死于兵抑有所奮而不能成也次張每念其
人言則歎惜紹興初韓世忠拒虜于淮西力頗不敵次張獻言
乞決淮西水以灌虜營朝廷易其言而不之信已而虜師俄退
世忠力請留戰虜酋使謂曰聞南朝欲決水以灌我營我豈落
人計中歟張言雖不用猶足以攻敵人心者類如此次張亦
嘗為李丞相所辟得承務郎督府罷次張亦徑歸去駕南渡次
張僑居陽羨故將岳飛嘗隸丞相軍中次張識其人于行伍言
之丞相給帖補軍校後為統制遇大駕巡永嘉與諸將彷徨江
上莫知攸適又乏糧將謀抄掠次張聞而竟往說飛移軍陽羨

州給之食飛得無他而州竟賴焉人有言次張生平於趙丞相
丞相喜欲用之復有譖之者曰此人心志不可保使其得志必
為曹操丞相疑阻而止次張度時不用屏居不出竟死昔叅政
周公葵屨為予言其人且曰我嘗荐之朝廷諸公皆詰我子端
人正士何為喜此等在生我因告之曰吾儕平生譚王道說詩
書一日得用從容朝廟執持紀綱可也至于排難解紛倉卒萬
變此等殆不可少吾儕既不能辨而惡人之能辨是誣天下以
無士而期國事之必不成也是烏可哉予嘗大周公之言異二
生之為人而惜其屈嘗欲傳其事而不能詳因嘆曰世之豪偉個
儻之士沈沒于困窮不能自奮以為世用欲用而卒阻于疑忌

如二生者寧有限哉然自古亂離戰爭之際往往奇才輩出
蕙然自赴功名之會如建炎紹興之間誠亦不少雖或屈而不用
用而不大而不終未四十餘年已有不能道其姓字者記事
之文可少乎哉

使金得返

使金得返洪皓朱弁張邵其不返者陳過庭聶昌國馬林滕茂
寔崔從魏行可郭允邁

棄地

建炎初棄地河北失恒代汾晉太原等郡河東失真懷衛濬等
郡符离師潰僅失新復之地楊楚濠泗尚列戍相望聽陽思退

撤唐節之戍

趙鼎上寔錄

趙鼎上神宗實錄五十卷舊文以墨新修以朱剛出以黃自後

進書率如此例 李文英北朝名臣錄

談遷曰即范冲朱墨史以丞相上之也

太平樓詞

紹興中和議既成義烏黃中輔視御題太平樓詞曰瀝血為詞
披肝作紙片言誰讓千秋快磨三尺欲斬佞臣頭自恨草茅無
路望九重如在瀛州興長嘆無言耿々空抱濟時憂 休休休
真可慮才如李廣都不封侯奈伯郎斗酒翻得涼州盡道邊庭

臥鼓誰知老子了貌貅誰可邊籌未建問：悠太平樓中輔幾中福
晚號伯高居士名齋曰轉拙拙有類稿十卷

秦檜

江寧縣志甲科秦檜政和五年秦熈紹興十二年秦頊秦煇秦
熿俱紹興二十四年頊一甲第三人繫兩府親屬依第一人恩
例

秦檜妻王氏封兩國夫人陳乞舊所得恩數之未得者自稱冲

真先生王佐時持白執政曰婦人安得此號執政不能聽後王氏

死竟奪先生號 陸放翁集

紹興二十六年三月乙丑進士梁勛伏闕上書言北事送遠州

編管詔曰講和之策斷自朕志秦檜但能贊朕而已豈以其存
亡而渝定議耶

金人張師顏南遷錄載孫大鼎疏備言遣檜間我

秦鉅子野檜曾孫蘄州通判嘉定辛巳金人陷城同知州李誠
之俱死于浚澤亦死詔封顯節侯謚義烈

秦檜嘗為密教程公巽知密州薦試宏詞時定夫昨過密與之
同飯于翟奇之後胡康侯問人才於定夫首以秦為對云其人
類荀文若又云無事不會京城破虜欲立張邦昌執政以下無
敢有人議惟秦抗論康侯益義其所為力言于張德遠諸公之
前後秦自虜中歸與聞國政康侯屬望尤切嘗有書疏往返論

國政康侯有誦掖經筵之召則秦之薦也然其雅意堅不欲就
是時已窺見其微隱一二有難虜故以老病辭後秦做事太踈
脫則康侯已謝世矣 朱子語類

陸士規能詩秦檜之門客也來自湘楚謁檜以小嫌不與接
見小相誦其過黃陵廟詩東風吹草綠離離路出黃陵古廟
西帝子不知春又去亂山無主鷓鴣啼檜稱賞不已待之如初
東陽曹冠紹興甲戌第二人擢太常博士坐秦檜黨累劾宗朝
得旨再試中進士乙科遷知柳州告老轉朝奉大夫致仕

南渡奢侈

南渡後用度奢侈詞臣草一制賜至一二百金

臣虜

高宗稱臣于虜宋史諱不書但謂之和胡銓封事云朝廷宰執盡為陪臣桐廬主簿東陽賈廷佐奏亦曰陛下為我人諸侯臣為犬彘陪屬

岳飛

岳飛題翠岩寺詩秋風江上駐王師暫向雲山曠翠嶽忠義石期清塞外功名直欲鎮邊圻山林爾聚何勞散沙漠群兇定彼移行復三京迎二聖金商席捲盡擒歸

寄浮圖慧海云溘浦廬山幾度秋長江萬折向東流男兒立志扶王室聖主專師城虜首功勳要刊燕石上歸休終伴赤松游

丁寧寄語東 老蓮社從今着力修

小重山昨夜寒蛩不住鳴回夢千里已三更起來獨自繞堦行
人悄：林外月籠明 白首為功名舊里松山老阻歸程欲將
心事付瑤琴知者少終斷有誰聽

饒州觀石山觀石山前寺林泉勝境幽紫金諸佛相白雪老僧
頭潭水寒生月松風夜帶秋我來屬龍語為雨釋民憂

貴池縣齊山詩經年塵土滿征衣得：尋芳上翠微水好山
觀未足馬蹄催起月明歸

送友人詩南渡已三紀衣冠今幾存去國教存力臣全身聖主恩
五岳祠盟記自中原板蕩夷狄交侵余發憤河朔起自相臺德

發從軍歷三百餘戰雖未能遠入夷荒洗蕩巢穴亦且快國仇
之萬一今又提一旅孤軍振起宜興建荒之城一鼓敗虜恨未
能使匹馬不回耳故且養兵休卒蓄銳待敵嗣當激勵士卒刻
期再戰北踰沙漠喋血虜廷盡屠夷種迎二聖歸京闕取故土
上版圖朝廷無虞主上奠枕余之願也河朔岳飛題
廣德軍金沙寺壁題記余駐大兵宜興沿幹王事過此陪僧寮
謁金仙徘徊暫憩遂擁鐵騎千餘長驅而往然俟立奇功殄醜
虜復三京迎二聖使宋朝再振中國安強他時過此得勒金石
不勝快哉建炎四年四月十二日河朔岳飛題
東松寺題記余自江陰軍提兵起發前赴饒郡與張招討會合

崎嶇山路殆及千里過折門西約一舍餘當塗有一菴所問其
僧曰東松遂邀後軍王團練并幕屬隨嬉焉觀其基址乃鑿山
開地創立廊廡三山環聳勢凌碧落萬木森鬱密掩烟靄勝景
瀟灑寔為可愛所恨不能躡曲進程適俟他日殄滅盜賊凱旋
回歸復得至此即當聊結善緣以慰菴僧紹興改元仲春十有
四日河朔岳飛題
永州祁縣大營驛題記權湖南帥岳飛被旨討賊曹城自桂巔
平蕩巢穴二廣湖湘悉皆安妥痛念二聖遠狩沙漠天下靡寧
誓竭忠孝賴社稷威靈君相賢聖他日掃清胡虜復歸故國迎
兩宮還朝寬天子宵旰之憂此所志也願蜂蟻之群豈足為功

過此因留于壁紹興二年七月初七日
孝宗朝復岳飛官謚忠愍淳熙六年改武穆寧宗嘉定四年追
封鄂王理宗淳祐六年改謚忠武制曰李將軍口不能言聞者
流涕蘭相如身雖已死凜若猶生又曰易名之典雖行議禮之
言未一始為忠愍之歸旋更武穆之稱獲觀中興之舊章灼知
皇祖之本意爰取危身奉上之實仍採戡定禍亂之文合此兩
言節其一意昔孔明之志興漢室子儀之光復唐都雖計效以
或殊在秉心而勿異垂之典冊何嫌今古之同 賴及子孫將
與山河而永久

岳飛孝宗初謚忠愍建武穆理宗復改忠武已太學中復驚

岳氏降為土神景定二年從監學之請改謚忠文廟曰忠顯蕭縣志

贈岳雲勅絳侯左袒而為劉氏豈知書牘背之威李廣結髮而
戰匈奴不忍對刀筆之吏既邦誣之昭白豈功令之愆忘故追
復左武大夫忠州防禦使贈安遠軍承宣使岳雲忠本家傳才
為世傑稟名父之算勝折醜虜之天驕馬革裹屍忠肝可見蠅
營集棘奇禍遽興早悲戰骨之零飛霜豈料戴盆而見白日愍
忠視于拱木新我鉞于師壇庶不節之不磨亦九原之可起意
引劍呼痛世已知杜郵之冤結草酬恩尚思輔氏之報勿以重
泉之永隔而忘許國之初心可特贈武康軍節度使餘如故

連南夫

和議初成金人歸河南陝西故地知循州連南夫賀表云不信亦信其然豈然雖虞舜之十三州昔皆吾有然商於之六百里當念爾欺由是得罪

賈廷佐

賈廷佐子野真定人博學多聞劉毅有大節宣和二年入太學會金人犯闕隨父淵扈驛南渡遂家於東陽登紹興二年進士除左迪功郎嚴州桐廬縣主簿時金遣使張通古偕王倫南來詔諭江南為名廷佐一再上書累數千言書曰臣聞孔子之言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孟子曰吾聞用夏變夷者未

聞變於夷者也夫筆夏之可貴夷狄之可賤經書所載昭然不可誣也恭惟太祖太宗以聖神武畧平定海宇創業垂統為子孫萬世之規模陛下嗣守基緒遭丁艱阻正宜不負所托銳意撥亂信威夷虜功光祖宗為中興之聖帝倘一委靡偷安專主和議信王倫之說奉夷狄之詔則隳祖宗之大烈所謂變於夷者雖傾三江之水不足以滌其穢後將議陛下為何如主哉陛下以天下之有兵可戰有將可使有賦稅以為財用有人民以為依附有人才以為任使若以久遠治安為念斷然誅王倫以懲其賣國拘虜使以消其悖亂也然後上信天命下符人心大赫斯怒決意行師則漢高迎太公之策也奈何捨此數者聽信王倫

詭詐之言輕以萬乘之尊臣事夷狄此天下洵所未喻也臣不知陛下將講好稱臣以中興耶將發奮講武以中興耶將聽虜人之命以偷安偏方無復中興之意耶臣以為桐廬一簿官至微也敢越職犯分議論大廷朝大事死有餘責然臣聞道路之口謂王倫賣國致虜使名江南詔諭是指吾中國謂之江南既曰詔諭必有虜詔以詔陛下如陛下近遣臺臣李寀往江西事以体一同其輕辱我宋自古以來所未嘗有昔富弼爭敵納二字至于死拒今王倫為使要虜以詔來不以為恠而謂之功臣是以晝不安食夜不安寢義當歸天取死不忍見陛下天日之表龍鳳之姿為戎人諸侯取笑萬里又不忍見臣將為犬豕之陪

屬嗟乎此天也祖宗之天也一朝盡化為夷狄之天可朝乎此地也祖宗之地也一旦盡化為夷狄之地可乎無天可戴無地可履雖生不如無生之為愈臣所以痛悼於心越職犯分號天以取死耳臣聞端拱二年太宗以夷狄猖狂下詔求言曰雖朕計之於心固有成筭又念合於衆慮則無失謀應有才抱經濟識洞古今明當今控制之宜通前代脩禦之術朕當虛心以待前席與以談不以流遠見遺狂特真直加罪嗚呼祖宗之念慮其詳審不妄發也如此况當彼疆場特小警耳猶不敢自任以今日虜人不遜名以詔來其可不與天下共圖之豈陛下自有一定之論畏天下之異議哉大臣盡諫心知其非保守祿位不肯正言但

曰此前人之議耳此聖意所主耳國有大辱勢將傾矣莫之能
救猶謂國有人乎臣竊料虜使之說必以歸中國之所當歸還
河南之故地啗陛下以拜彼之詔此雖三尺之童必以為詔我耳
天下之氣勢兩敵則講和之易成我弱彼強則彼吞我為心何
和之有以項羽之氣百戰百勝約和於漢割界鴻溝已而項羽
解兵謂可高枕有溝東之地無何口血未乾張良陳平議以今
漢有天下大半此天亡楚之時不因其幾而取之是養虎自遺
患也於是追項羽以并天下此能保其和好久遠乎又若六國
之君割地奉秦以求和秦陽和而陰傾之追亡逐北因利乘便
盡有六國之地此能保其和好久遠乎嗚呼恃強吞弱自古而

然狼子獸心尤不可測十有二年之間以和之說必以歸中國
之所當歸還河南之故地戲我盡皆空言無一語信遷延至今
遂有詔諭之使萬一拜彼之詔則異日號令必從虜出必將斬
令我罷其帥退其舍稍忤其意兵有辭而來是陛下歛手以天
下與虜將無置錐之地矣不熱則天下恥于左袒將有不勝憤
懣如勝廣輩爭出以競鹿天下亦非陛下有也陛下當彼之時
雖悔無及為陛下驚全之計宜如臣策上信天命下符人心大
赫斯怒決意行師則取陵寢以迎父兄復境土以雪大恥何難
之有語曰時哉不可失今虜使名以詔來三軍憤士大夫憤
士民心憤士莫不願為陛下死天其或者以此激我不可知也

陛下若不恤衆心之不平但從委靡從虜則天國視而視將不
怨虜而怨陛下矣可不為之寒心哉陛下無為我弱不能與虜
角若天已棄雖雖終弱若天未棄雖弱終雖陛下至此當照我
虜說我以初遂大奮發以決於天漢高帝與楚七十戰敗北者
屢矣靈壁之後室家盡亡滎陽之後賴紀信免徬徨無聊失職
之人耳然卒能致垓下之捷以王天下惟至弱者能攻堅強陛
下若不自怯決意用兵欲致中興則席卷胡虜為漢高之勝直
易事耳陛下無謂我將我兵非虜之敵師直為壯曲為老王莽
以百萬之衆攻漢有甲士四十二萬人有能為兵法者六十三
家旌旗輜重千里蔽空又有長人巨無霸者以為壘尉又有猛

獸虎豹之屬以助威武史謂自秦漢出師之盛所未常有然光
武於談笑間以兵三千敗之于昆陽豈以多寡強弱論哉陛下
二三將如岳飛韓世忠皆忠義可使師之曲直又不待言而喻
若決意於戰則陛下以少破衆成光武之烈直易事耳所謂初
若轟難合一惟有志者事竟成也臣不勝大願陛下念祖宗創業之
不易思後世清議之可畏斷然有意于撥亂拯不測之怒行不
測之威誅王倫拘虜使以快天下之心以振士民之氣然後下
令決意用兵以雪大恥以復境土遂選大臣為大夫種以治于
內召還王庶以監督諸將為抗蠶以治于外則中興之業指日
可成興效尤石晉之計萬之不侔也臣聞王庶忠勇有謀將士

無不服其威名此六陛下中興二十八人之一也其可舍諸韓
愈曰凡此蔡功惟斷乃成今日欲為光武欲為石晉全在陛下
斷不斷之間臣忠義所激雖天取死願陛下試與大臣共圖之
萬一因臣微言反禍為福非臣之幸乃宗社無疆之休不熱甘
心受僇許于太祖太宗耳干冒天威臣無任墮越待罪之至書
上以官卑不為奏摺所忌幸免竄逐累官大理司直通判湖州
台州遷詳定司勅令所刪定官後知虜州遂致仕卒贈朝奉大
夫所著有善願集愚齋雜著若干卷元吳師道題其西像云宋
史當時內外之臣如李綱王庭魯開張燾晏敦復魏玠許忻趙
雍胡程朱松張漢凌景夏常明范如珪李弥遜方廷寔梁汝嘉

蘓符蒲振薛徽言之徒章疏略見而廷佐曾不得齒名其間豈
以小邑下官在所略耶魏炎之集譴議今亦無攷世知誦胡公
銓之書而不知有公惜哉 **金華府志**

鄺瓊

宋將鄺瓊降劉豫及豫廢從宗弼元術南侵嘗語同列曰瓊每
見元帥臨陣督戰矢石交集免冑指揮意氣自若身不難將
士孰敢愛死宜其所向無前也江南諸帥才能不及中人每當
出兵必身居教百里外謂之持重或替召軍旅易置將校僅以
一介之士持虛文諭之謂之調發制敵決勝委之偏裨是以智
者解體愚者喪師幸一小提則露布飛馳增加存級以為己功

歛怨將士縱或親臨亦必先遁而又國政不綱終有微功已加
厚賞或有大罪乃置而不誅即不覆亡已為大幸何能振起耶
時以為確論瓊降金歷武寧軍節度使瓊次子權字子輿家安
陽歸漳水野翁能詩文金大定十年進士官著作郎權子復亨
太和丙寅進士官編修

歲款

真宗景德元年遺遼絹二十萬匹銀十萬兩於雄州霸州安肅
軍置三榷場仁宗增至五十萬徽宗宣和甲辰遺金人絹
二十萬匹銀二十萬兩綠礬二十萬斤栲栳例五番軍送又代
輸燕京稅物絲綿雜物一百萬貫內絲綿並要燕京土產

高宗紹興壬戌初講和歲銀絲絹各二十五萬匹兩

孝宗紹熙歲銀二十萬兩絹二十萬匹江絹十二萬匹各重

十兩浙絹八萬匹各九兩正旦生朝遣使每次禮物金器千兩

銀器萬兩絲緞千匹又有腦子香茶等物及私觀香茶藥物菓

子幣帛襍物不預焉外遣從使禮物又倍之又起發正副使土

物之費正使五百貫銀絹各一百副使四百貫銀絹又公使

合樂守錢上節十五金絹十匹中節各十之下節各五之又朝

鮮回程宣賜等費正副使各二十五金并腰帶笏馬回程茶藥

各二兩銀合返賜在于外

紹興九年方庭實為三京淮北宣諭使至西京謁先陵見永昌
而下皆遇驚犯泰陵至暴露庭實解衣覆之婦日痛哭忤檜十
月禮部言永安軍等虜今已收復委知軍詣諸陵逐位檢視永
定永昭永裕泰陵並無損動永安永昌永熙神臺墜裂損枳楸
柏樹

談遷曰方庭實之哭陳禮部之飾奏並觀自見

孔廟像贊

宣聖及七十二弟子像贊俱高宗撰并書其像李公麟西紹興
十四年正月改岳飛第為太學二十六年刊石於太師尚書左
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秦檜記之石在仁和縣學

明吳訥以檜邪說磨去其文特題其後

賜楊沂中存中手書見家藏石刻 原有日月失抄

近降親筆責卿破賊以卿忘身殉國必能體朕此意今聞逆麟
親統賊衆衝突廬壽是天以此賊遺朕俾卿首建奇功之時也
卿其合軍戮力鼓率將士鏖戰取之副朕平日恩顧之厚不可
失此機會併遣後患故此親筆卿宜知悉
連日聞破賊已從霍丘謀渡若有舟船必不多一行軍兵老小
想非一日可過料卿行軍之速必能及之若是淮水有淺處可
以徒涉而過則王師亦可涉過淮追擊出其不意是一機會即
日可稟張浚審度事勢併力前進是卿收大功之日也

朕昨在哀迷殆無生意勉從衆請姑視政機觸事無聊悲傷可
述卿朕之腹心義均一體懇惟痛憤可同切於懷宜思奮揚雪
吾大恥故茲親諭所宜悉之
近揚諸虜探報及降虜面奏皆云兀朮與龍虎議定欲誘致王
師相近汴都併力一戰卿切須占穩自固同為進止虜或時遣
輕騎來相誘引但挫其鋒勿貪小利墮其詭計俟有可乘之際
約定期日合力並舉以保萬全
覽卿奏已渡江暫駐兵泗川比得韓世忠報提兵往淮揚可審
度事機若當應援即一面策應宜以休國為念勿分彼此岳飛
近奏留王貴等在蔡州已過順昌由淮西前來奏事俟有定議

議即報卿知特遣親札諒宜體悉

得岳飛奏措置班師劉錡奏復入順昌已令各且駐近便去處報卿

同兵相度如機會可乘即約期並進如未可亦須駐軍相近

援相接勿致為賊所窺卿可急遣人與飛騎議定卿一軍所向

庶幾不失機會也張浚初二日發火頭初三日起發前去和州

卿可星夜趲程前去會合不可時刻住滯有誤國事具知委奏

四日申時付沂中

得韓世忠初七日奏見駐軍淮陽城下并捉獲淮陽告急天使
稱已乞兵東京南京極力來援卿可以世忠期約擇利策應毋
失機會初遣卿行與岳飛合力今飛方赴行在奏事世忠見已

出師國事一也不得輒分彼此遣此親札諒宜体悉

覽卿十一日奏前去徐州與韓世忠相為救援兼欲到徐親見

世忠議事深見卿忠純体國在淮陽西北虜人來援恐先犯卿

切須明遠斥獲常為大敵之備仍與世忠勢力相接進退之間

豫相約勿各自為前却皆成孤軍已親札付世忠密告以專遣

卿竭力應援或令協和以濟國事再遣親札諒宜体悉

兀木復窺濠州朕已降手札與韓世忠張俊皆於濠州附近尅

期同日出戰卿等各體此意不同前却卿比之他人更宜為朕

出力想不待朕言也曹勛想已到軍前卿家中平安朕常使人

照管報卿知十日比報偽兵節次渡淮已令光世張俊併兵破

賊卿等各宜竭力協濟事功副朕平日眷待之意策勲策朕不

敢吝故茲親筆卿可悉之以上付沂中

楊文文字二件付卿可仔細看其間曲折同張去為面說卿可

熟思合如何處置卻令奏來本欲召卿面議恐彰其事所降文

字却付來楊名已送大理寺實禁聽候指揮

昨日行門來鎮射弓前後箭滿不破體殿侍時通卻喝前箭一

指後箭三指皆破体卿可理會自今後引呈須管實喝如不實

殿侍決配取逐人知委付殿侍以

和州賊遁去已降指揮令李顯忠追襲可速追人去與顯忠可

惜不勤僂縱令自去須是連夜前去追趕

若收買堪好可修作戰船者百姓海舟亦可買二十隻或三十隻造船匠人並和雇百姓不須役軍兵可先次計料二十隻物料要在此處江內擺泊若先要錢收買板木便來請每船載甲兵五十人樺梢在外只可用克敵弓弩可差人於平江府計會將燦友如無錢候人回看自別來理會餘貼教錢御前貼請古武大夫果州團練使殿前司後軍馬滿真於今月初八日忽患嘔中不省人事此是風熱怯風丹三十粒只作兩服用生薑汁少許調成膏用米水化下冷水大盞內并蒜共半盞來服之看如何若省人事速來道切不可失之必死已令朱夏卿支銀三萬兩付卿等第支散隨李橫出戰傷中人

并陣亡人家屬卿可躬親逐一支賜仍子細契勘所失亡人數并鎮江見在人教密具奏來

卿以心膂之寄盡護諸將乃邊形態避未悉至懷可專意指畫惟委付為荷若有不率令者具名以聞復不可敬情容庇也除軍事外不得再有陳請以上付存中

高宗宸翰初做黃庭堅劉豫亦使人習庭堅書近臣鄉億年恐緩急或致亂真奏止之遂改學米芾體至紹興初又改法二王

功臣婦

楊存中故妻陷於金遣人取之以再娶趙氏常置平江別宅韓世忠先送到張俊妻送自京西惟岳飛聽妻在楚州世忠令飛

取之飛曰覆水渡河之日留臣妻侍老母不期妻兩經更嫁臣
心竊恨之已與錢五百貫助其不足恐天下不知繇也北宋會
盟編

思畊亭

紹興十二年十二月陝川宣撫司自河池移治利州城之西北
隅有亭曰清輝輝苞山東嘉陵江已廢為新之鄭劄中易名思畊
亭記曰覽長江之險思營田之利寔有感於斯亭夫嘉陵之源
發于鳳之大散旁由故鎮繚繞漁關循崖而出力不能載自漁
關下武興浮三泉南流二百六十里至於亭下又順流入閬東
走安漢疾趨於合之漢漢初則會東西二川併勢望瓊峽之道爭
門而出回視漁關不知其高幾里皆終歲漕餉之所浮水既不涸

平流皆因地而淺深自灑瀆逆教至漁關之樂水甃石灘者六
百有奇石之虎伏獸奔者又崎嶇雜亂於諸灘之間米舟相啣
旦晝犯險率破大竹為百丈有力者十百為群背負而進灘怒
水激甃呼相應卻立不得前有如竹斷舟退其遇石而碎與汨
俱入者皆蜀人之脂膏也武侯以草廬素定之晝頻年兵出皆
以食盡而歸則西南漕餉之艱蓋千古矣塞卒十萬今皆橐弓
捲甲而歸吾誠能借其餘力雜畊關外卒以平歲繆田為準不
計狼戾第得粟一鐘鐘即減漕渠三鍾之力此當所臨流之所
深念者云州按秘監何畊作劄中墓誌云關外四州及興府大
安軍行營田之法所營至二十頃除糧種分給外寔入官十四

萬一千四十九斛而餘所墾田五百六十七頃歲入萬八千六
十餘斛不與焉始知忠愍思畊亭不虛作

楊愈

楊愈黨秦檜附下罔上士大夫辨為肉簡牌言愈傳檜意旨為
多也初守宣城表弟王炎調蘄水令過之留飲醉而謂愈曰嘗
于呂丞相處得公頃歲所通書願及秦丞相之短尚記憶否愈
聞之色如死灰遂留矣不聽去會愈移守金陵宴監司大合樂
守卒皆怠矣即青溪得客舟以行愈憂撓而死 寧國府志
永嘉葉適作墓志銘云公文武大略經緯條理遠有賈陸道思
近有歐蘇新意時才不能及也宰相以為州縣常人耳不顧省

檜獨首薦于朝及趙張更迭重任士徒步援引翁忽昂貴然亦
不能用檜卒用之起秘書丞數年預政嗚呼公之不幸檜之幸
也在易之頤所以為頤者初也而以自養為吉四者頤之類也
而以所養為吉夫養必以正而不以應古人之戒深矣檜能用
公而公為檜用此明於頤吉所以為公惜也 水心文集

宗杲

佛日大師宗杲每往名山七月遇蘓文忠忌日必集其徒修供
以薦嘗謂張子韶九成曰老僧東坡後身子韶曰師筆端有大
辨才前身應是坡耳 江鉅志

袁宗道曰政杲師生七年坡公方卒恐未是

不封生父

孝宗繼高宗不封其生父

陳亮

鄉人為燕會末胡楫特置同甫美哉中蓋村俚敬待異禮也同
同坐者歸而暴死疑食厚味有毒已下大理獄矣民呂興河北
四歐呂天濟且死恨曰陳上舍使殺死縣令王怡寔其事臺官
諭監司選酷吏訊問數歲無所得取入大理衆意必死少卿鄭
汝諧直其寃得免未幾第進士

陳同甫王道甫合墓志銘

葉心水集有陳同甫王道甫墓志銘二人合作古未有也略曰

永康陳亮平陽王自中亮字同甫光宗策進士第一授建康府
僉判未至官卒墓家側龍窟馬舖山世所謂陳龍川也自中字
道甫由乙第薦授籍田令差通判鄂州道知先化軍事又知興
化軍罷官卒塋仙壇山北之原斃叔管仲友也斃早而管貴美
在叔王極薛強友也王顯而薛悔過在強也同甫得無以死後
餘力引而齊之使道甫亦傳而信乎是以併志二人俱志復仇
是以併志使兩家子弟刻於墓若世出則碑陰叙焉

地理

朱伯起酷似地理嗜墓妻天芙蓉山云後百年當聽著陰陽精義
二十篇論原起乘止尤詳葉水心序之曰予嘗恠蘓公子瞻居

陽羨而堊嵩山一身豈能應四方山水之求近時朱公元晦聽
蔡季通預卜藏穴門人裹糧以從行六日始至乃知好奇者固
通人大儒之常患也

古人改姓名

漢書劉文伯即盧芳運期曜即梁鴻 三國志馬忠即孤篤
晉書李辰即張昌劉尼即丘沈 唐書楊守亮即蓋亮李國昌
即張邪赤心李寶臣即張忠志李忠臣即董泰李抱玉即安重
璋李全畧即王日簡成沈即郭禹楊守立即胡弘立又改李順
節 五代史殷崇義即湯悅朱友 即康勤李紹虔即王晏球
李茂貞即宋文通李繼鵬即閻珪王宗阮即文武堅王宗暉即

葉洪朱友恭即李彥威朱繼岌即桑弘志王德明即張文禮李
徒麟即朱友謙李繼琛即康延孝李紹安即袁象先李紹冲即
温韜李紹宏即段凝孔循即趙殷衡李紹賢即房知温 宋陶
穀即唐彥謙趙保忠即李繼捧趙保吉即李繼遷朱良嗣即馬
植李繼昭即孫德昭李繼弼即董彥弼鄒訢注參同契即朱熹
朱說即范仲淹蜀才即范長生 蜀才注易

八仙

鍾離意呂巖俱唐中晚人一云鍾以裨將從周孝侯虜敗於齊
萬年跳終南山遇東萊玉真人_{得道}至唐始出度呂岩 藍采和亦
唐人有踏歌以常衣藍衣故名 何仙姑零陵市人呂岩喚

以一桃僅食其半遂不飢 韓湘文公之姪 徐純翁宣和間
海陵人 曹國舅或言丞相彬子皇后弟美姿容一旦求出家
云水底黃河以金牌抵渡值純陽見而授以道 啟者李孔目
尤荒唐神仙通鑑有劉跛子而非李姓或云諱元關元中於終
南山學道陽神出舍為虎所食得一跛丐新亡者附其屍以起
大都委巷之語也 仙鑑呂純陽所度者趙仙姑名何非何仙
姑也仙姑何姓者開元中已化去合在純陽前

辛元龍

高安辛元龍慶元進士尉京邑時萬侯高之孫與岳飛家爭田
歲久不決府委元龍裁斷積案如山元龍並不閱視即擬云岳

武穆一代忠臣萬侯高助檜逆賊雖籍其家不足以謝天下尚
敢與岳氏爭田：歸于岳卷界于火時論譴之 瑞州府志

日本僧記藏經

羅大經嘗于鍾陵遇日本僧安覺離國中十年欲盡記一部藏
經乃歸念誦甚苦不舍晝夜每有遺忘叩頭佛前祈佛陰相已
記藏經一半 鶴林玉露

金主亮詩

萬里車書盡混同江南豈有別疆封提兵百萬西關上立馬吳
山第一峯

范成大石經始末記

石經已載前記晁子止作考異而為之序考異之作大抵以監本參校互有得失其間顛倒闕訛所當辨正然古今字畫雖小不同而寔通用耳考異并序凡二十一碑其具在石經堂中子止之序曰鴻都石經自遷徙鄴雍遂茫昧于人間至唐太和申復刊十二經立石國學而唐長興中詔國子博士田敏與其僚校諸經鏤之板故今世六學之傳獨此二本按趙清獻公成都記偽蜀相母昭裔捐俸金取九經琢石於學宮而或又云母昭裔依太和舊本令張德到書國朝皇祐中田元均補刻公羊高穀梁亦二傳然後十二經始全至宣和間席升獻又刻孟軻書參焉今攷之偽相寔母昭裔也孝經論語爾雅廣政甲辰歲張德

到書周易辛亥歲楊鈞孫逢吉書尚書周德正書周禮孫明吉書毛詩禮記儀禮張紹文書左氏傳不誌何人書而字闕其書亦必為蜀人所書然則蜀之立石蓋十經其書者不獨德昭而能盡用太和本固已可嘉凡歷八年其石十數昭裔獨辦之尤偉然也公武異時守三榮嘗對國子監所模長興板本讀之其差悞蓋多矣昔議者謂太和石本授寫非精時人勿之許而世以長興板本為便國初遂頒本天下收尚日民間寫本不用然有訛舛無由參校熟知其謬猶以為官既刊定難於獨改由是而觀石經既既錯而監本亦難盡從公武至少城寒暑一再易節暇日因命學官讐校之石本周易說卦乾健也以下有韓

康伯注略例有邢疇注禮記月令從唐李林甫改定者監本皆
不取外周易經文不同者五科尚書十科毛詩四十七科周禮
四十二科儀禮三十一科禮記三十二科春秋左氏傳四十六
科公羊傳二十一科穀梁傳二十三科孝經四科論語八科爾
雅五科孟子二十七科其傳注不同者尤多不可勝記獨計經
文猶三百二科述其文理雖石文多誤然如尚書禹貢篇夢土
作人毛詩日月篇以至困窮而作左氏傳昭公十七年六物之
古在宋衛陳鄭論語述而篇舉一隅而示之衛靈篇敬其事而
後食其祿之類未知孰是先儒有改尚書無頗為無陂改春秋
郭公為郭亡者世皆訊之此不敢決之臆姑兩存之亦鑄諸石

附於經後必有能而正之者為於上又刻古文尚書為之序有
曰自秦更前代法制以來凡曰古者後世寥寥乎無聞書契之
作固始於伏羲然變狀百出而不彼之若者亦已多矣尚書一
經獨有古文在豈非得於壁間以聖人舊藏而天地亦有所護
不忍使之絕滅中間雖遭^災至^漢盡唐天寶之患終不能晦蝕今猶
行乎人間者豈無謂耶况孔氏謂尚書以其上古之書也當時
蝌蚪既不復見為隸古此寔一耳雖然聖人遠矣而文字間可
以概想則古書之傳不為浪說予抵少城作石經攷異之餘因
得此古文全編于學宮乃定士張真倣呂氏所錄本丹刻諸石
是不徒文字足以貽世若二典曰奧篆之類學者可不知與鳴

呼信而好古學于古訓乃有獲蓋前牒所令方將配尊經周易
經文之古者同附於石經之列以故勿克第述一二以示後之
好奇字者識又安知世無揚子雲時乾道庚寅仲夏望日序

周奭

張南軒問湘鄉周奭曰舜五十而慕何如對曰此大人不失其
赤子之心也南軒深以為然奭顏其亭曰欽齋

汪開之負約

開之字元思
金華人

不衣絹帛不食夜飯不雇僕從不喜收買不趨人情不作雜書
不轉假借不轉懇事不為妄費不借人物

麻衣易

麻衣易朱文公謂前湘陰主簿戴思愈作太平州判本第二跋
即其人也戴死其子弟將所作易圖來看乃知真戴所自作也
麻衣易四十二章云麻衣道者授陳搏崇寧間廬山隱者李潛
得之內有曰學者當羲皇心地上騁馳不當於周孔脚足下盤
旋

朱元晦祭開善道謙禪師文

我昔從學讀易語孟宪觀古人之所以聖既不自揆欲造其風
道絕徑塞莫能通下從長者問所當務皆告之言要須契悟開
悟之語不止於禪我於是時則願學焉丙寅之秋師來拱辰乃
獲後容笑語日親一日焚香請問此事師則有言決定不是始

知平生浪自苦辛往還之間見師者三見必疑留朝夕咨參師亦喜我為說禪病我亦感師恨不速證速恭惟我師具正偏知惟我未悟一莫能窺

朱晦翁少年不喜讀時文因憶一尊宿說禪直指本心昭靈一著年十八請學時從劉屏山屏山意其必留心舉業既授其篋只大慧語錄一帙晚年作道謙禪師祭文自悔其浪自苦辛恨不速証或問晦翁今士大夫晚年都被禪家引去答云是他高似你你平生讀許多書記誦文章所藉以取功名利祿這裡都靠不得所以被他降下又云佛書說六根六識四大十二因緣之類皆極精妙故前輩謂孔孟所不及又云金剛所謂降

服其心非謂欲過其心服此謂盡降服世間一切衆生之心劉元城曰孔佛之言相謂為終始孔子言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佛言無我無人無衆生無壽者其次第若出一人第孔以三經五常為道故色空空之之道微闡其端又云孔氏之心佛心也假若天下無三經五常禍亂必作人無唯類矣豈佛氏之心乎故儒釋道其心皆一門庭施設不同耳棊之南遷雖平日於吾儒出處得力熟亦不可謂於佛氏不得力 徐氏海隅集

鄒軼

朱文公帥長沙道經平江邑人鄒軼行之來謁云軼雖貧未嘗廢書年始十七八有志於道未有導之使趨翼之使成者聞竹

聞先生喬居巴陵承伊洛宗派與友人洪伯時往見之竹間愛
其朴寔遂教之曰子歸取四書讀之於立身宅心體察久自有
得歸讀論語稍有悟處乃告伯時曰古人為學只是寔地工夫
學以為己豈但知俗儒詞章專事利祿哉若論語首篇便教人
以孝弟蓋聖賢事業雖大未有不自孝弟始孟子論堯舜亦曰
孝弟而已矣云々竹間先生平江毛友誠伯明也輒官終於清
港有集行世平江縣志

南園記

韓侂胄築南園屬學士楊萬里為記許以掖垣萬里曰官可棄
記不可作也竟臥家十五年侂胄改屬陸游放翁

陸放翁佚詩

寓蓬萊館桐葉吹殘蕉葉黃驛窓微雨送淒涼長安許史無平
素莫恨栖々立道旁又云古驛蕭條獨倚闌角聲催晚雨催寒
殘年會合知無日猶說新豐強自寬夜還驛舍樓上琴々初
發更新雲收雨旋成晴市橋新漲燈影驛路殘泥心履敲闌
闌瘦遷非曩日情懷牢落感餘生高秋病起猶能醉剗買官醕
樂太平又云白頭漸覺黑絲多造物將如此老何三萬里天供
醉眼二千年事入悲歌劍閣曾躡連雲棧海道新窺洛日波未
頌中興吾未死挿江崖石竟頽磨泰和羅鶴應菴隨錄予在
友人郭貢士用端家見所藏放翁墨蹟大書四詩々字勁麗可

愛詩亦立格高鍊放翁詩集不載故錄之

韓侂胄

韓侂胄娶吳氏 皇后從女亡子以魯頤子為後名珍

奚士遜

侂胄死史彌遠議起大獄大寧卿寧國奚士遜謙之曰侂胄誠
奸邪若欲加以大逆非士遜所知由是忤去 寧國府志

深衣製度

朱文公編家禮深衣製度言度用指尺復注云中指中節為寸
而秦溪楊氏又引說文云周製寸尺咫尋皆以人之體為法至
於造木之條謂身高尺二寸博三寸厚寸二分釋者即援文公

之說曰周尺當省尺七寸五分弱程集與書儀誤註五寸五分
弱溫公圖所謂三司布帛尺即省尺程沙隨尺即布帛尺今以
周尺較布帛尺正是七寸五分弱即是二說同出一說已不能
歸一况諸家有異同者乎不肖往在禮院時因更造時享祭器
嘗與議斯事而及於尺法院之老吏云庫中有前代玉尺下庫
檢束得之其制作極工熟較之周尺省尺又復微有強弱廷議
以為玉尺歷代襲傳蓋久尤有據遂準用玉尺定下其議乃若
淮尺漸尺隨方所用似難準以為法然 尺非有較律高下之
差不若且從文公之說周尺七寸五分弱者庶有據依 元柳貫
答宋濂書

父母分葬

朱文公父松蔣政和縣寂歷山母祝夫人葬甌寧縣天湖之陽

朱文公興致

吳壽昌曰朱先生每觀一水一石一草一木稍清陰虜竟日目不瞬飲酒不過兩三行又移一房大醉則跌坐高拱經史子集之餘雖紀錄雜說舉輒成誦微則吟哦古人文氣調清壯某所聞見則先生每愛誦屈原楚騷孔明出師表淵明歸去來辭并杜子美數詩而已朱子語錄

唐仲友

唐仲友論春秋本朝孫明復為尊王發微片言隻字必緝以王

法其說甚美而聖人之未意必如是僅如酷吏之用無一毫之貨

而已夫意之忠厚莫如詩之止而春秋作則聖人之意固可知

矣以王法言春秋殆類乎操切得墨者春秋無義戰彼善于此

則有之矣此言春秋之意者也春秋之稱微而顯直而晦婉而

成章盡而不污懲惡而勸善此善言春秋之法者也屬詞比事此

善言春秋之体者也左氏載事得寔春秋之案牘也譬諸用法

後人莫得其意得案牘而攷之猶庶幾焉舍案牘而臆測之豈

無偶合于用法之意而其事已不可考是則公穀已矣公穀猶

爾况啖趙乎况後之諸儒乎

諸葛廷瑞

金人有大喪遣工部郎中晉江諸葛廷瑞與其副偕辭廷瑞奏
前者高宗升遐虜來弔喪純用吉禮非可效比孝宗時嘗下云
備紅鞋黑帶過界審度而用萬一虜恃其強欲以其國之禮加
我當預討論使臣可以死守光宗曰天下事唯理所在卿過界
但存紅鞋致虜闕足矣越境虜使果以三節人紅鞋為言廷瑞
云皇帝新即位聞北朝有大喪不待報哀使至先遣弔祭禮意
良厚一事一物皆可討論乃行凡弔喪弔者更衣送人寧亦更
衣耶方爭時虜使聲色俱厲廷瑞俱折之及抵汴至涿爭如前
廷瑞名為動自入燕則三節人悉易黑帶以入虜始服中國有
人

畢再遇辭賞

開禧二年北伐統制畢再遇克泗州東西兩城招撫山東京東
使郭侃出御寶刺史牙牌授再遇辭曰國家河南八十一州今
下泗兩城即得一刺史從此何以賞之且招撫得朝廷幾牙牌
來固辭不受 宋史

辛棄疾

歷城辛棄疾幼安與黨懷英同師蔡伯堅筮仕決以著懷英得
坎因留事金辛得離遂南歸紹興末屢立戰功歷兵部侍郎
樞密都承旨晚隱鉛山縣南二里莖分嶺山下黨懷英歷金翰
林學士承旨善屬文尤工篆籀 乾道壬辰辛幼安告朝廷曰

仇虜六十年必止虜亡則中國之憂方大身事四朝垂沒為韓
侂胄用見廢

咸淳七年十月二十三日謝枋得作墓誌曰侂胄豈能用稼軒
以立功名者乎稼軒豈肯依侂胄以求富貴者乎自甲子至丁
卯不立朝署者四年官不為邊閫手不掌兵權耳不聞邊議後
之誣公者以片言隻字文致其罪孰非天乎嘉定名臣無一人
議公誣者非腐儒則詞人也今始升公之堂瞻公之像有疾
大呼于祠堂者如人鳴其不平自昏莫至三更不絕聲迨吾寢
室愈悲一寺人驚以為神公有英雄之才忠義之心劉大之氣
所學皆聖賢之事以股肱王室經綸之寄自負二聖不歸八陵

不祀中原子民不行王化大仇不復太耻不雪生平志願百不
一售公有鬼神豈能無抑鬱哉六十年来世無特立敢言之士
為天下明公論公之疾聲大呼於祠堂者其意有所托乎枋得
備見君父當披肝瀝胆以雪公之冤復官職還卹典易名錄後
改正文備立墓道碑此皆仁厚之朝所易行然後錄公言行於
書史昭萬世以為忠臣義士有大節者之勸此枋得敬公本心
也言至此門外聲寂然以隻鷄斗酒酌于祠下。紹定六年贈光
祿大夫少卿謚忠敏 鉛山縣崇義鄉去縣三十里斬馬橋俗
傳陳同父訪幸稼軒馬行遲斬於此

紹定中寧國郡守王鐸作晷漏銘皇帝即位十九年歲在壬寅
九月庚辰朔寧國重修晷漏成先是唐大中五年宣帥沈傳師
命團練判官杜牧以梅為秤製作精密應驗不爽中更廢故首
尾斷缺惟存六蠢神烏帽褐服從以虞更名為吹角猶唐舊物
秤垂之北壁下別作刻漏不合於古至是命長樂材村可大新作
晷漏以杜牧秤凡重製壺箭吸水減水悉如故智覆譙中鼓角
十二青陽朱明白藏玄英旗以時張之設土圭春視其面秋睨
其背以二分為斷蓋一行遺法因為銘壺下曰昔在放勳歷象
日星至唐杜牧察驗惟精權與水鈞而衡始生永落籌浮銅乃
發聲二十四籌晝夜踐更以此无息制彼錯行椎輪大中既壞

於成淳祐之二爰始經營土圭測影以覺昏明我為此銘永有
法程寧國府志

金史

翰林叙品在官下元時皆熟餘官品在官上 百官誥命女直
契丹漢人各用本字 金皇統元年始服袞冕御 熙宗 金取

士經義易用王弼韓康伯注書用孔安國注詩用毛萇注鄭玄
箋春秋左氏傳用杜預注禮記用孔穎達疏周禮用鄭玄注賈
公彥疏論語用何晏集注邢昺疏孟子用趙岐注孫奭疏孝經
用唐玄宗注史記用裴駟注前漢書用顏師古注後漢書用李
賢注三國志用裴松之注及唐太宗晉書沈約宋書蕭子顯齊

書姚思廉梁書陳書魏書李百藥北齊書令狐德棻周書
魏徵隋書新舊唐書新舊五代史老子用唐玄宗注疏荀子用
楊倞注楊子用李軌宋注咸柳宗元吳秘注皆自國子監印之授
之學校凡學士會課三日作策論一道又三日作賦及詩各一
篇分南北兩選北選詞選賦進士擢第一百五十人經義五十人
南選百五十人闕場北選詞選賦進士七十人經義三十人南選
一百五十人經史子內出題皆于題下註其本傳承安五年
詔考試詞賦官各作程文一道示為舉子之式太宗晟本七
月七日生同皇考忌辰日改用十七日太宗天會二年二月詔
有盜發遼諸陵者罪死七年二月甲戌詔禁醫巫閹山遼諸

陵樵採三月壬寅詔軍興宋以良人被掠者聽其父母夫妻子
贖之世宗曰燕人自古忠直者鮮遼兵至則從遼宋兵至則從
宋本朝至則從本朝其俗詭隨有自來矣雖屢經遷廢而未嘗
殘破者凡以此也南人勁挺敢言直諫者多前有一人見殺後
復一人諫之甚可尚也中都東城外兩燕王墓金主亮廣京
城園墓在東城內大定九年詔改墓城外俗傳六國時燕王及
太子丹之墓及啟墳其東墓之柩題其端曰燕灵王舊古柩
字通用乃西漢高帝子劉建塋也其西墓蓋燕康王劉嘉之塋
也真定蔡珪正甫作兩燕王墓辨塋制名物款刻甚詳云章
宗明昌二年三月癸亥勅有司國號犯漢遼唐宋等名不得封

臣下有司奏以遼為恒宋為汴秦為鎬晉為并漢為益梁為邵
齊為彭殷為醜誰吳為鄂蜀為夔陳為宛隋為涇虞為澤制可
衛紹王政亂於內兵敗於外其械已已有徵矣身弑國廢記注
亡失南遷後不復記憶元中統三年翰林學士承旨王鄂有志
論著求大安崇寧事不可得來據當時詔令故金部令史寶祥
年八十九耳目聰明能記憶舊事從之得二十餘條司天提點
張正之寫災異十六條張承旨家千本載舊事五條金禮部尚
書楊雲翼日錄四十條陳老日錄三十條藏在史館條件雖多重
複者三之二惟所載李妃完顏匡定策獨吉千家奴兵敗純石
烈執中作難及日食星變地震氛祲不相背盤今校其重出刪

其繁雜章宗實錄詳前事宣宗實錄詳其後事又於金掌奏目女
官大明居士王氏所紀得資明夫人援匱事附著於篇亦可以存其
梗概云爾

太原元好問晚以著作自任金國寔錄在順天張萬戶家乃言
於張願為撰述亭既而為樂發所阻好問曰不可令一代之跡泯
而不傳乃構於家著述其上因名曰野史元金源君臣遺言往
行未據所聞有所得輒以寸紙細字為錄至百萬餘言今所傳
者有中州集及壬辰雜編若干卷纂修金史多本其所著云
澤源劉初曰金自南渡之後為宰執者往往無恢復之謀臨事
相習依言緩語互為推讓以為養相體每有四方災異民間疾

若將奏必相謂曰恐聖主心困至危處輒罷散曰俟再議已而復然或有言當改革者輒以生事抑之故所用必擇悞熟無鋒鏑易制者用之每北兵壓境則君臣相對泣下或殿上發長吁而已兵退則大張具會飲黃閣中矣因循苟且竟至亡國完顏奴申傳

宣宗築汴梁城及蒙古兵至朝臣議內城守不可守外城決不可棄敵兵先得外城糧盡救絕走一人不出內城或不測可用於是決計守外城

宋破金泗州守將畢資倫不肯降繫獄十四年及盱眙守將紆合買住降北望哭拜謂之辭故主資倫見買住罵曰國家未嘗

負何求死不得乃作如此嘴鼻耶也

杜杲四書

宋吏部尚書杜杲先知安豐軍有功杲嘗言吾在兵間無恃謀無左畫得之四書

菊譜

范石湖著吳門菊譜得自范村者三十六種史正志吳門菊種列二十九種皆以黃為上白次之

彭奭

崇安彭奭少嘗師事樞密劉珙及珙主試於南宮初得首卷其文乃奭夙構以發解者珙私喜為奭矣迨拆卷則蜀中士珙大

懊恨頃之隨得與文於魁卷中珙讀之歎曰此老野狐精也遂
登第既珙詢蜀士何從得與文蜀士謂神寔告之欲及第須熟
與文

趙師翬

同密齋東野語辨趙師翬大吹村庄事乃太學生以私憾誘之
者

陳汝晦

長樂陳汝晦日昭嘗讀真西山夜氣箴作曰頃見得冬為四時
之夜乃一日之冬便是自家向晦入息處

夏明誠

金華夏明誠度元丙辰進士嘗作八詠樓賦序直指沈約詩為
是樓之辱

金遺事

昌平西南二十五里駐蹕山金章宗嘗游之鐫曰駐蹕山上有
臺題曰棲雲嘯臺下觀野燎而獵召酋長大人擊毬俄而自擊
數曰美哉其誰見之頃史群石皆起章宗以酪灌之石頂皆白
至今猶有跡長安客話

太平二年壬戌孟秋鳳見於長安縣南石聖臺朔日遠近來觀
者無數至臺下一里許高可踰人次亦高四五尺餘禽回環護
衛皆成行列人稍前則類鵬鵠之屬者皆怒人莫敢進衆禽盈

地亦或飛翔信宿而去所司圖上其狀見翰林院編修官左容
撰本州鳳瑞記

盧天錫子美林州人承安庚申登第調汝州梁縣簿在任賓客
盈門及受代寄居僧寺客無一至天錫題二首當年門外客如
雲投刺紛々恐後聞今日羈懷寄僧舍灞陵誰識後將軍又野
寺重來感慨多其如冷煖世情何相看不改舊時態惟有亭々
宰堵坡

張秦娥者頗能小詩其賦遠山云秋水一林碧殘霞幾縷紅水
窮霞盡處隱々兩三峯其後流落劉昂贈詩云遠山句好函難
成柳眼才多搃是情今日衰顏人不識倚爐空聽煮茶聲又二

項山田平欲蕪子孫零落一身孤寒臆修竹蕭々雨紅日花梢
入夢無秦娥為之泣下

張宏圖

嘉泰間寧宗以慈懿太后攢陵在湖曲修吉寺時過謁保儀郎
福清張宏圖巨濟上言湖上晏游非沐暢愴惶之意上感悟命
御艦沉之轉官旌一級

汪立信

汪立信以淳祐七年丁未進士史誤為六年丙午初淳祐元年
大饑知鎮江府吳淵分置粥場浦江黃夢炎時客吳淵所行視
諸場見立信大奇之亟言於淵召語立以為上客

黃文獻公集

費著成都周公禮殿聖賢圖攷

至聖文宣王廟在子城內南門之東前漢文翁學宮故址後漢
獻帝興平元年甲戌太守高朕音審俗距今慶元戊午凡一千
四年舊黜周公禮殿之制甚古低屋方柱之上狹下廣與今異
制左柱有高朕修學舍記凡三百四十二字其文紀漢初平五
年按史初平止四年次年改為興平今尚云爾者豈是時天下
方亂道梗不通或未知朝廷改元耳殿有版龕護先聖像丘文
楷畫山水龕復有板壁黃荃西湖灘丘西今亡獨黃西存殿之
壁高下三方悉圖西上古以來君臣及七十二弟子像世傳晉
太康中太守張牧之筆牧子載即銘劍閣者也

嘉祐中王公素命摹寫為七卷凡一百五十五人為成都禮殿
聖賢圖紹興中席公益又摹寫於石經堂凡一百六十八人按
續記可辨識姓名者一百七十三人今親像宛然者一百四十
九人僅在髣髴者三十二人姓名存者六十五人今仍錄續記
姓名於左

盤古 伏羲 神農 蒼頡 黃帝 少昊 高陽 祝融

高辛 堯 舜 禹 咎繇 稷 契 伯益

發 湯 高宗 太王 王季 泰伯 文王 太顛

闕天 散宜生 南宮适 武王 太公 周公

成王 召公 仲山甫 宣王 管仲 子產 李水

老子 孔子 顏回 閔損 冉雍 冉耕家語作冉有 蘧瑗

冉求 端木賜 卜商 樂毅 仲由 有若 宓不齊

原憲 商澤 曾參 南宮縚史記作南宮括 公冶長 言偃

公西箴家語作公西赤 顏高家語作顏刻 公西赤 樊須 宰予

高柴 任不齊 漆雕開 顏會 冉孺 漆雕徒父

家語作漆雕徒 榮旂家語作榮初 奚容箴家語作奚箴 澹臺滅明 琴牢

庶瑀 施之常 公伯寮 秦非 后房家語作石處

石作蜀家語作石子蜀 邾邾家語作邾選 巫馬施家語作巫馬期 蘧潔 梁鱣

燕伋 孔忠 商瞿上家語作商瞿 鄭國 曹卹 公哲哀家語作公西哀

壤駟赤 顓孫師原 元籍家語作原籍 公肩定

漆雕哆家語作漆雕侈 魯黜 公祖句茲家語作公祖茲 步叔乘

左人郢家語作左郢 顏無繇家語作無由 司馬畊 顏祖家語作顏相

申儻家語作續 秦祖 伯虔 顏幸 鄔單家語作懸曹 叔仲會

公孫龍 冉季 秦冉 公孫孺 狄黑 蕭何

張良 叔孫通 陸賈 漢文帝 賈誼 文翁

武帝 董仲舒 公孫弘 倪寬 司馬相如

王吉 蕭奮 戴勝 匡衡 王尊 李疆 莊君平

劉向 楊雄 光武帝 鄧尚 張堪 桓温 劉平

鍾興 第五倫 庶范 班固 黃昌 种暉 馬融

李膺 高朕朕 陳寔 服虔 陳紀 鄭玄 諸葛亮

龐統 董和 費詩 譙周 鍾繇 王肅 羊祐 張華
杜預 王濬 夏侯湛 喬智明 范廣 王尊
謝安 巨石虔

度宗手書

度宗答賈似道手書曰師相而不名內有曰寔籍鈞庇仗可鈞
照等語如士庶之施於敵已者見黃跋

賈似道知己

賈似道死泉州木棉庵承天寺僧彬木禪師火焚遺骸授其仲
子塋會稽附子岡僧仁恩弔墓詩權握三朝位三事祇應知己
是僧彬

字民銘

南康縣治刊宋度宗字民銘末云咨爾令長守而勿墜宣朕寔
意斯為愷悌

譚昭寶七歲登第

理宗時茶陵譚昭寶珍卿五歲能讀五經知為小詞七歲應童
子科中上等其謝啟云七歲遠離於膝下九經流出於胸中著
卦兼太極之圖蓬矢效由基之射童科雖異文解則同破雲州
千古之天荒駕月殿丹梯之雲路啟傳禁中大異之

張自明入墓

建昌張自明嘉定明知宜州文雅風流迥出塵表日治民事暇

則集諸生論道一日集士民諭曰吾入關矣士民隨之詣九龍
山入一洞奇香細霽光景殊別於世外有石碑題曰宋刺史丹
霞張公之墓鑄磨夙構公飄然入浮雲半掩峒口漸合今其石
門僅容一人側身可進肇慶府志

洪福

夏貴家僮洪福以功守壽州貴降元遣子招福降福斬之後貴
治兵入城衆兵隨入獲福及子大源大淵屠於城內

教陶孫

福州舊志趙汝愚死貶所教陶孫哀之以文又揭詩於舊衢左
手旋軋右轉坤云何群小肆流言狼胡無地容姬旦魚腹終天

葵屈原一死固知公不免孤忠賴有史長存九原若遇韓忠獻
休說渠家末代孫說他宵大怒遣捕陶孫廢姓名止去得免福清
郭萬程曰今稱教先生者豈非表趙忠定之詩律哉或曰揭之
通衢或曰賦於三元樓壁縱筆酒三行而壁已昇去或曰他宵
不之罪或曰大罪怒判章追捕編管於嶺南至其敗乃登第或曰
遂亡命走閩或曰因是時寓贄於崑山蓋二三其說皆大謬不
然者矣或為律詩托之以行知是律也閩記

福清教陶孫善詩以刺賈似道京尹捕之微服遁去後升江湖
集有詔毀之號懼菴先生福州府志

木棉菴

漳州龍溪縣木棉鋪宋為木棉菴鄭虎臣殺賈似道處宋時路
遠驛跡寄宿無所有司酌道里中隨鋪立菴命僧主之予以贖
田以待過客於是漳南十有三菴木棉其一云

吳休

休寧吳休中清舉補教授宋亡不仕題其屋曰殷周雖代
而首陽自存晉宋雖更而陶徑自若

真德秀

楊東山曰昔為宋正丞真西山以真院兼玉牒宮嘗至某位中
案上有近時人詩文一編西山一見擲之曰宗正何用看此某
疎然問故西山曰此人大非端士筆頭雖寫教句所謂本心不

正脉理皆邪讀之將恐染神亂志非徒無益某佩服其言遂再
三謝之因言近世如夏吳公丁晉公王岐公呂惠卿林子中蔡
特正輩亦非無文章然而君子不道者皆以是也

實錄

宋東都以前百六十八年寔錄不過千餘卷高兩朝僅六十餘
年寔錄亦至千餘卷神哲徽欽四朝正史李燾撰

賈似道募兵檄

洪惟藝祖肇造我邦至於高宗爰宅吳會以仁守國以德配天
未嘗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可以質諸無疑証諸不悖理宗四十
一年忠厚之澤著於生民先帝一十載恭儉之心何負天下

念元溫群從上受郊翼之恩李陵一門初無毫髮之損國家厄
運一至於此人心忠義夫豈無之太皇后七表之聖躬今天子孤
博之冲質在人情猶知恤御隣之老幼豈臣子忍坐視君父之
沾危寧無邦國忠臣亦有兩湖河豪傑若合倡義之侶載馳勤王
之師如陶士行慷慨之征申張魏忠赤之志救日之弓救月之
矢使直指於旌旗如礪之山如帶之河尚永堅於盟誓檄到諸
路咸使聞知 三朝野史

賈似道游天台石橋詩古竹修終日僧房出翠微瀑為煎茗水
雲作坐禪衣尊者難相遇游人又獨歸一猿橋外急便是不忘
機

陳自中

永嘉陳自中丞相宜中弟娶蘭溪楊氏因家焉自中好學善為
文頃刻數千百言悉有理致咸淳戊辰登進士由郡司理擢太常
寺丞會元兵渡江而罷德祐丙子宜中奉二王南遷自中以大
都督府行司馬提兵分守分水關食盡援盡士卒多散亡元軍
帥欲降之不屈朝服南面再拜而死子萍育於外家楊氏元世
祖物色宜中得之奇其骨相厚遇之萍刻意於學兼通梵教亦
精騎射賜名鞏真伽刺思入侍東宮日親見幸成宗時吐蕃強
盛邊人告警以萍領吐蕃宣慰使討平之賜上尊袞衣獎諭甚
至及武帝朝以其習西事特命撫寧邊陲初入境甫教十騎整

衆而來猝與之遇函令從騎解鞍列坐環以重車如城左右指
揮外示閒暇敵疑有伏俱莫敢前有以白帽所戴揭於竿首者薛引
矢一發中之遂驚駭而遁由是諸部服從不敢叛入朝以功拜
大司徒進階銀青榮祿大夫 金華府志

張鏜

張鏜南軒之後益王立詔天下勤王鏜起兵衡山移檄安化新
化諸獠得民兵數千文天祥帥兵出嶺相與接應既而兵敗被
執叅政崔斌欲降之鏜罵曰今日降而死何以見我祖魏公於
地下斌命述起兵本末鏜奮筆斥罵千百言斌怒殺之

陳文龍

陳文龍知興化軍其本郡也夢神通詩首言交代後著至元年月
日心甚愕駭未幾國亡家陷身浮俘至杭州拘繫太學將絕以前
夢語故人趙有得因歎曰社稷人民一旦易主此天數也皇宋
未亡之前鬼神已奉其正朔矣吾今病且死而遭囚太學得毋
為太學主神乎果卒墓在智果寺旁葬次日墓即生竹二俱有
刺人不能登 興化府志

張世傑

張弘範即世傑從兄弟也弘範三遣其甥往招世傑竟不能得
所謂亮之來猶瑾之不往也

文天祥不拜丞相

元勅修宋史稱陸秀夫為左丞相文天祥為右丞相然黃文獻
公陸君寔傳後序謂宋亡之事典籍無稽遣使搜訪未至而史成
以之鄧光薦諸家各以填海錄指南錄諸書來上乃知陸公官
止僉樞院事文公官止樞密使同都督諸軍二公雖嘗拜相力
辭不受而指南錄又文公所自著也予因反覆參訂悉改舊史
之悞程敏政跋文丞相真跡

文天祥書

文天祥過淮亂離歌六首邳州哭母小祥其前曰收柳女信痛
割腸肯人誰無妻兒骨肉之情但今日事到這裡於義當死乃
是命也奈何奈何途中有三詩今錄去言至於此泪下如雨其

後曰一讀此三詩便見老兄悲痛真切之情事至於此為之奈
何凡事只待千二哥至造物自有安排一可將此詩呈嫂氏
歸之天命仍語靚粧瓊瑛不曾周全得母怨母怨徐奶以下皆
可道吾此意當此天翻地覆人動之流落天教奈何奈何一可
全柳女環女好做人爹淡下管不得哽咽哽咽一此詩本可仍
袖千二哥兄天祥家書達百五賢妹天祥弟璧仕元為惠州
總管次子陞字遜志贊清江家烏皇慶間授集賢直學士代祀
嶽瀆卒於賴子富延平路總管博能文在治多善政

王昭儀

宋末王昭儀北行名清惠請為女道士歸冲華

陳烈婦

宋幼主由閩入廣師次厓山陳烈婦屬其子李佳往事之臨別
與訣曰勿以我故而懷二公遂赴廣赴水死聞者哀之

謝枋得女

謝枋得女嫁周氏早寡聞枋得與其母李氏死節遂出奩資作
橋安仁縣北橋成投水死名孝烈橋

龔開

淮陰龔開聖予少嘗與陸秀夫同居廣陵幕府及世已改多往
來故京家益貧故人賓客候問日至立則沮如坐則几席一子
名俊每俯伏榻上就其背按祇作唐馬圖風駿霧鬣豪軒蘭筋

脩盡諸態一時特出輒以數十金易得藉是故不飢愁竟無所
求於人而死 吳萊桑海遺錄之

元郝經鴈書

郝經伯常使宋羈於真州十六年嘗繫書雁足霜落風高恣所
如歸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予援弓繳窮海纍：有帛書中統
十五年九月放鴈獲者勿殺回信大使郝經書於真州忠勇軍
營新館五十九字帛博二寸高五寸背有陵州郝氏印方一寸
文透於面可辨識明年果獲鴈於汴梁至元十一年十二月丙
辰伯顏渡江送經還尋卒年五十三按佛經勒那跋彌王生太
子迦良那伽黎太子求寶渡海舟沉走黎師跋陀國先時太子

在宮嘗愛一鴈父勒那王作書繫雁頭即高翔求覓將彼園上
太子作書與父雁還勒那王解書知太子存勅令告下黎師跋
王又漢蘓武在白奴十九年親于什門在燕二十一年明傳安
在撒馬兒罕二十一年

續後漢書

郝伯常續後漢書百三十卷序曰晉單陽侯相陳壽故漢史也
漢亡事晉作三國志以曹氏繼漢而不予昭烈稱之曰蜀鄙為
偏霸僭偽於是體統不正大義不明奈其僭維故祿號論議皆
失其正習鑿齒著漢晉春秋裴松之著三國異同用力雖勤而
亦不能更正統體宋司馬溫公作通鑑始更蜀曰漢仍以魏紀

事至朱晦菴作通鑑綱目訛魏而章武之元繼漢體始正矣然
而本史正史猶用壽書經嘗聞薦紳先生謂壽書必當改作竊
有志焉事不果中統元年召統特使宋告以登位通好弭兵宋
人館留議真不令進退抱節無為乃破稿發九起漢終晉以終
壽書作表紀傳錄序贊安二漢三國晉書遂作正史以裴松之
異同通鑑去取徑目之義例參校判定歸於詳寔以昭烈慕承
漢統魏吳為僭偽十三年冬十月書成年表一卷帝紀二卷列
傳七十九卷錄八卷共九十卷別為一百三十卷號曰續後漢
書奮昭烈之幽光揭孔明之盛心祛操丕之鬼域破懿昭之城
府明道術辨奸邪表風節核正偽傳之義理徵之典則而原於

道理千載之蔽一旦廓然矣

兩至元

元世祖改號至元凡三十一年後順帝稱至元凡七年祖孫同
朔不知其故

許乞假

世祖時左丞呂師夔乞假五月省母許之因諭安童曰此事汝
蒙古人不知

停倡

中統二年八月乙巳禁以停掠婦女為倡

文移改漢字

年十六年六科而已。江浙行省凡統三十略數千里地三歲解

額取蒙古五人色目十人南人二十八人無可進之路多侷

首掾吏然以此致位宰執後先相望豈一時氣運使然耶金華府志

顧清松江府志松江舊隸浙江江浙自延祐設科至是通得十四人

進士三御貢十一而蒙古色目居其一元之用才於是可見進

士完澤溥化漢名沙德潤御貢拜普化漢名沙彥傳伯顏普化漢名沙景

遠帖古蹠尔漢名沙學海徹里帖木兒漢名馬定國御史博野帖木

兒漢名沙彥約會試舊二月朔日三日五日後改十二十三十五日

文宗至順元年仍舊制

戶籍

馬先祖

補兵休下

東陽泰和政事馬先祖入明祀金華府學柳賢祠
浙江通志以其附史嵩之奪情起後為劉澐所論
遂出之金華府志

釘錯者張宜依此排

文移改漢字

接成宗之貞元年

摩子孤葛刺神

接葛力雷

高麗重組墓

六不知下接宜身國史是之何也

科舉

至元二年十の下接年十六年

朱古下

接重時太帝所月朱

楊真論祠堂

接楊真與姚公茂之云

張鉉金陵志至元二十三年本路抄籍戶口在城錄事司戶南
人戶軍站戶人匠戶無名色戶北人戶色目戶漢人戶儒戶
江寧縣民戶醫戶淘金戶財賦佃戶儒戶弓手戶樂戶無名
色戶軍戶站戶哈刺赤戶鋪夫戶
上元縣南人戶儒戶醫戶弓手戶財賦佃戶貴戶哈刺赤戶民
戶軍戶急遞鋪夫戶匠戶水馬站戶北人戶色目戶蒙古人戶
畏吾兒戶回回人戶契丹人戶漢人戶丐戶
句容縣有禿、哈戶平章養老戶河西人戶運糧戶怯伶口戶
溧陽州有打捕戶餘向前歲貢土物溧陽珠子米二十二石
樂官

宜星國史是何王也又高麗貢道自遼東不應出關抑後日本
來耶

黃潛

黃文獻在姓二十四月始生甫瞬即自免永見危素墓志

李珪

涓縣李珪嘗收旅殯無遺孤叅議脫、聞而義之荐為通事及
脫、竄死南海不遠萬里收殯庶訪使以聞旌表之

科舉

仁宗皇慶二年甲寅始定科第之制蒙古色目人為一榜曰右
榜漢人南人為一榜曰左榜右榜兩場一問經義五則大學論

語中庸孟子設問用朱氏章句一策左榜三場首明經經疑二
問大學論語中庸孟子內出題並用朱氏章句集註復以己意
結之經義一道各占一經次場古賦詔誥章表內科一道末場
策一三年一舉

行省御試以八月二十一六日各照地方額數選合格者三百
人每色七十五人禮部依前例會試以次年二月初一三五日
取中選者百人每色二十五人以三月初七日廷試進士不滿
百人闕士則皆赴試於浙浙江行省元統間名額漸增凡恩典註選
大較內胡外華優北人而抑中國閱書

元進士科惟仁宗皇慶四年延祐二年年五順帝至元二年十四

葛應雷

平江葛應雷善醫著醫學會同二千卷謂醫當視時盛衰劉守
真張子華值金人強盛民悍氣剛故多用宣泄之法及其衰也
兵革之餘飢饉相仍民勞志困故張潔古李明之輩多加補益
之功至若宋之季年医者務守護元氣而不識功伐之機能養
病而不能治病失在不知其通變也

歐陽祐祠

邵武縣西乾山一名大乾山有隋泉州守歐陽祐墓祠有祠夢
堂元草廬吳澄題祠壁曰隋大業十四年戊寅泉州守歐陽公
官滿歸至此夫婦俱溺死時楚林士弘長樂賓建德魏李密定

陽劉武周梁：師都秦薛舉梁蕭銑各已僭號割據而唐李淵

以代王侑帝於長安是年二月江都有變字文化及立秦王浩

五月李淵奪王侑而自帝以隋為唐王世充以越王侗帝於東

都公洛人也將安婦字生蓋不如死矣噫公之心誰其知之後

六百七十七年春二月朔臨川吳澄過廟銘壁題

高麗王祖墓

長樂縣利充山有高麗王祖墓王名宜星其父元末任宜州判

官生時星墜庭中因以為名父卒高麗王入貢見而器之遂從

王婦王後無子因以為嗣乃襲王爵按高麗王父在元末則王

入貢當在明初明初入貢其王皆易名與中國本名異亦不知

金時太常所用樂本大晟之遺製自東都不守太常寺奉其樂

器北趨燕都燕都喪亂又徙汴蔡汴蔡陷沒東平寔得其故樂

部人元初有旨徵樂東平太常徐遂典樂向日月山奏觀乞

增官登歌文武二舞令舊工教習以備大祀故樂子孫猶世襲

河汴間僅能諳其鐘鼓鑿不復究其義矣

元官兩名

華亭縣志元達魯花赤養安海牙漢名唐世賢哈迷里氏國子

釋褐出身青浦縣志載流寓火魯忽達漢名魯得之西域康

里人

七真人

寧海州大崑崙山七真人丘處机馬鈺譚處端劉處一郝大通
孫不二師王重陽於此

河源 元史

禹貢導河止自積石漠使張騫持節到西域度玉門見二水交
流發葱嶺趨于闐匯鹽澤伏流千里至積石而再出唐薛元鼎
使吐蕃訪河源得之於悶磨黎山摠其寔皆非本真元有天下
薄海內外人跡所及皆至驛傳至元十七年命都寔為招討使
佩金虎符往來河源都寔既受命是歲至河州六十里寧河驛
驛西南六十里山曰殺馬關林麓穹隘足舉浸高行一日至嶺
西去愈高四閱月始抵河源是冬還報并圖其城傳位置以聞

成宗元真元年七月辛卯札魯忽赤文移用國語初改從漢字

左衽

元時衣左衽今舊家遺像嘗見之

帝師

元帝師發思八史云八思巴又曰八馬皆悞也其制詞稱名班
弥怛拔思登其文始全賜號皇天之下一人之上闡教宣文輔
治大聖至德普覺真智祐國如意大寶法王西天佛大元帝師
蓋自有釋氏以來其尤顯尊重未有過者也

王元美書佛
祖統載後

黑玉酒缸

萬歲山廣寒殿設二黑玉酒缸玉有白章刻魚獸出沒波濤之

狀其大可貯酒三十餘石

拔都兒

世祖南征驍勇一十萬戶留籍漢湘命樞密院即江陵之松滋

置管領拔都兒民戶總管府總管拔都兒言健兒秩視三品

摩訶葛刺神

元祠摩訶葛刺神漢言大黑神也元太祖世祖嘗事其神又號
大護列諸大祠西域聖師大弟子瞻巴請立其廟南涿州其伐
宋有神降均州武當山曰今天黑神領兵西北來吾當謹避之
及渡江人往往有見之者武當山神即世所傳云玄武其知之
矣 柳貫護國寺碑

翰林學士潘昂霄從都寔之弟闕出得其說撰為河源志臨
川朱思本又從八里吉思家得帝師所藏梵字圖書而以華文
譯之與昂霄所志互有詳畧今取二家之書考定其說有不同
者附註其下

河源在吐蕃朵甘思西鄙有泉百餘泓沮如散渙弗可通視方

可七八十里履高山下瞰燦若列星以故名火敦腦兒火敦譯

言星宿也

思本曰河源在中州西南直四川馬湖蠻郡之正西

帝師撒思加地

三千餘里雲南麓江宣撫司之西北一千五百餘里

其井百餘東北流百餘里匯為大澤曰火敦腦兒如井群流奔轉
近五七里匯二巨澤名阿刺腦兒自西而東連屬吞噬行一日

迤邐東驚成川辨赤賓河又二三日水西南來名亦里星出與赤

賓河合又三四日水南來名忽闌又水東南來名也里木合流

入赤賓其流寢大始名黃河熱水猶清可涉思本日忽闌河源

山峻嶺綿亘千里水流五百餘里注也里出河也里又一二日

出河亦出自南山西北流五百餘里始與黃河合

歧為八九股名也孫幹論譯言九渡通廣五七里可度馬又四

五日水渾濁土人抱革囊騎過之聚落斜木幹象舟傳髦革以

濟僅容兩人自是兩山峽東廣可一里二里或半里其深叵測

桑甘思東北有大雪山名亦耳麻不莫刺其山最高譯言騰乞

里塔即崑崙也山腹至頂皆雪冬夏不消土人言遠年成冰時

六月見之自八九股水至崑崙行二十日思本日自渾水東北

火禿河合懷里火禿河自南山水正北偏西流八百餘里與黃

河合又東北流一百餘里過即麻哈地又正北流一百餘里乃

折而西北迤三百餘里又折而正北流一百餘里又折而東流過

崑崙山下番名亦耳麻不刺其山最峻非常山麓綿亘五百餘

里河隨山足東流過南河行崑崙半日又四五日至地名閣即及

撒思加閣即閣提地

閣提二地相屬又三日地名哈刺別里赤見四達之衝也多寇

盜有官兵鎮之近北二日河水過之思本日河過閣提與亦西

河源自鉄豹嶺之北正北流八思今河合亦八思西今

凡五百餘里而與黃河合崑崙以西人簡多處山南山皆不

穹峻水亦散漫數有髦牛野馬狼狽羶羊之類其東山益高地

亦漸下岬狹隘有狐可一躍而越之處行五六日有水西南來

名納隣哈刺譯言細黃河也思本日哈刺河自白狗嶺之北又

兩日水南來名乞兒馬出二水合流入河思本日自哈刺河與

餘里過河以伯站折而西北流經崑崙之北二百餘里與乞里

馬出河合乞里馬出河自威茂州之西北岷山之北水江流即

古當州境正北流四百餘里折而西北流又五百餘里與黃河合

一向東北流約行半月至貴德州地名必赤里始有州治官府

隸吐蕃等虜宣慰司治河州又四五日至積石州即禹貢積

石五日至河州安御關一日至打羅坑東北行一日洮河水南

來入河合思本曰自乞里馬出河與黃河合又西北流七百餘里過

北塞塔失地與黃河合折而西北流三百餘里又折而東北流

過西寧州貴德州馬嶺九八百里與邈水合邈水源自青唐

宿軍谷正東流五百餘里過三巴站與黃河合又東北流過土

橋站古積石州來羗城廓州構米站界都城九五百餘里過河

州與野麗河合野麗河自西傾山之北水東北流九五百餘里

與黃河合又東北流五百餘里過踏白城銀川站與湟水浩疊

河合湟水自初連山下正東流一千餘里注浩疊河浩疊河自

刪丹州之南剛丹山之下水東南流七百餘里注湟水然後與

黃河合又東北流過臨洮府九八百里餘里與黃河合又一日至蘭

州過北卜渡至鳴沙河過應吉里州正東行至寧夏府南東行

即東勝州隸大同路自發源至漢地南北澗溪細流傍貫莫知

紀極山皆草石至積石方林木暢茂世言河九折彼地有二折

蓋乞兒馬出及貴德必赤里也思本曰自洮水與河合又東北

豐州西受降城折而正東流過達地古天德軍中受降城東

受降城九七百餘里折而正南流過大同路雲內州東勝州與

黑河合黑河源自漁陽嶺之南水正西流九五百餘里與黃河

合又正南流過保德州葭州又興州境又過臨州九一千餘里

與吃那河合乞那河源自古省州東南流過陝西有綏德州九

七百餘里與黃河合又南流三百里與延安河合延安河源自

正東流三百里與黃河合又南流三百里與河合河府折而

河東朔州武州之南亂山中西南流三百里與河合河府折而

寧路綽州又西流至龍門九千二百餘里始與黃河合又南

乃折而東流大河中府過潼關與太華大山綿亘水勢不可復南

五百餘里始入中國又東北流過達二地九二千五百餘里始入河東境內又南流至河中九一千八百餘里通計九千餘里

吳澄

吳澄宋咸淳六年御貢

戶券

太宗甲午正月減金越十九年壬子北籍始定世祖至元丙子正月平宋越十五年庚寅南籍始定各給戶券

劉因書事詩

臥榻而今又屬誰江南回首見旌旗路人遙指降王道好似周家七歲兒

楊奐論祠堂

始故人文丞相魯公開府南服予以布衣從戎明年別公漳水
酒後明年公以公事過張睢陽及顏杲卿所常往來處悲歌慷慨
卒不負其所言而從之時今其詩其在可致也予恨死無以
藉手見公而獨記別時語每一動念即於夢中尋之或山水池
榭雲嵐草木與所別處及其時造相類則徘徊顧盼悲不敢泣
又後三年過姑蘓姑蘓公初開府舊治也望夫差之臺而始哭
公焉又後四年而哭之於越臺又後五年及今而哭於子陵之
臺先是一日與友人甲乙若丙約越宿而集於午雨未止買榜
江溪登岸謁子陵祠憩祠旁僧舍毀垣枯甃如入墟墓還與榜
人治祭具頃更雨止登西臺設主於荒亭隅再拜跪伏祝畢號

始故人文丞相

宜山無哭聲身且千年矣

此兩頁當接謝翱登西臺慟哭祀後諡訂

而慟者三復再拜起又念予弱冠時往來必謁拜祠下其始也
倚先君焉今予且老江山人物睽焉若失復東望拜泣不已有
雲從西南來滄滉濤鬱氣薄林下若相助而悲者乃以竹如意
擊石作楚歌拓之曰竟朝來兮何極暮歸兮聞水黑化為水鳥
兮有味鳥食歌闌竹石俱碎於是相向感喟復登東臺撫蒼石
還憇於榜中榜人始驚予哭云適有邏舟之過也蓋移諸遂移
榜中流舉酒相屬各為詩以記所思薄暮雷作風凜不可流登
岫宿乙家夜復賦詩懷古明日益風雪別甲於江予於丙獨歸
行三十里又越宿及至其後甲以書及別時來言是日風帆怒
駛逾久而後濟疑有神陰以著茲遊之偉予曰嗚呼阮步兵死

空山無哭毅具十年矣若神之助固不可知然茲遊固良偉其
為文詞因以達意亦良可悲已予嘗亦做太史公著李漢月表
如秦楚之際今人不知予心後之人必有知予者於此宜得書
故紀之以附季漢事後時先君登臺後二十六年也先君諱
字其登臺之歲在乙丑云

桃核杯

道士余筠谷為予道丘長春真人事世祖皇帝幸長春鎮真人
方晝寢盤桓久之方寤上曰真人何之對曰臣赴蟠桃宴上曰
有徵乎曰有為袖出桃核大如碗上神之玩不去手命左右持
去真人請剖而為杯一以奉上而自留其一上命置萬億庫永

為我家鎮國之寶

楊鐵崖集

談遷曰宋景濂集載元內庫有桃半核長五寸廣四寸七分
前刻西王母賜漢武桃及宣和殿十字後鐫庚子年甲申月
丁酉日記俱金塗之所謂庚子寔宋徽宗宣和二年頗疑祐
陵所書宋濂奉制作賦未辨此核非漢武時物亦非宋祐陵
所書雜書之圖多大桃雖不可盡信或者得其遺核特依倣
而托之者與今案前銜史所紀必立真人袖中物後人神之
飾以玉母賜漢武無疑也又荔枝木可偽刻桃核

揭傒斯論修史

用人為本有學問文章而不知史事者不可與有學問文章知

楊奐與姚公茂書云奐三十時入汴梁得宮室廟社法度於一
故老處又五年因秋比寓長安慈恩寺有僧曰了遷者乘暇請
觀寺之西南杜相公讀書堂奐一見知其為家廟也其廟制如
世之所謂吳殿也凡石室並在西壁高與人胸臆齊其僧猶以
為藏書龕既閱稽古編文信乎其為杜初公之家廟也汴梁太
廟己亥春定課時有告隱匿官粟者親入倉檢視而倉即太廟
也石壁在西壁正殿凡二十五間始祖室三間內附祧廟神主
五位其石室皆在西壁而近南牖世祖二間內附肅宗一位穆
宗二間內附康宗一位太祖以下至宣室各二間係八室計十
六間其神主石室並在西壁東西夾室各一間凡有神主處每

楊奐與姚公茂書云

此頁當接前兩頁楊奐福祠靈之後後訂

一間門一牖一門在左牖在右以上共二十五間近有客曰毛
正卿至自保州曾為先朝太祝譚舊事如在目前是日坐客甚
衆譚竟與問之曰如公所言其行禮時在秋冬而不在春夏也
客問何以知之與曰以公止見席席故知其行禮時在秋冬也若春夏
則席以桃枝菝枝竹也客曰造在冬耳與又問公之行禮將屬時
享而不及禘祫客問何以知之與曰禘祫則太祖神主位在於楹
下而東向焉而昭在於北南向之穆在於南而北向之公所
言而曰太祖神主在門之內南向焉故知不及禘祫也客謝未嘗
及禘祫吁此定論也患不素致耳

謝翱登西臺慟哭記

史事而心術不正者不可與用人之道又當以心術為本也

謚杜甫

太監紐憐疏以蜀文翁之石室杜甫之草堂皆列祀典又為甫
請祀謚曰文貞見張伯雨跋太監詩

吳萊釋迦方域志後序

終南山僧道宣嘗著釋迦方域志二卷言西域諸國佛經行乞
食營建塔廟處與其風土產物甚悉唐藝文志載其目予始從
學佛者游頗究其所為志者蓋漢之初世烏孫大月氏本在燉
煌祁連間匈奴冒頓攻大月氏大月氏西走破塞王奪居其地
而塞王南君劉賓塞種分散自疏勒以西休循捐毒之屬皆故塞

種顏師古曰塞釋種也塞釋相近大月氏既居故塞王地烏孫
昆莫又擊破之而大月氏西走大夏故烏孫有塞種大月氏種
休循捐毒國絕小依葱嶺而居民俗衣服又多類烏孫張騫云
在大夏時賈人往市身毒得印竹枝蜀布身毒居大夏東南有
蜀物度去蜀不遠上乃令自蜀發間使四道並出指求身毒罕
為西南夸所閉不得通李奇曰身毒一名天篤今浮屠胡也按
此身毒塞種之捐毒也捐毒治衍敦谷西北至大宛九百二十
里至大夏千有六百一十里故大夏賈人云在其東南虛稱里
數至於百千欲以誇漢使為遠寔一國也漢西域傳止我捐毒
而張騫傳乃引身毒要之烏孫所治赤谷本塞王故國東去長

安八千九百里而近漢擊匈奴收休屠王祭天金人金人蓋今
佛氏遺像休屠王城張掖郡地將近故塞國也而身毒及東漢
又稱天竺摩騰竺法蘭之徒始持白氈之像及所譯四十二章
到洛楚王英乃首齋戒之祀范曄曰佛道神化興自毒二漢方
志莫有稱者然則身毒本葱嶺間小國後漸大或為他國所併
乃冒舊國之號葱嶺以西乃為塞種葱嶺以東多是雜胡亦不
待辨可知也及唐之盛天竺有五方制萬里號為大國東天竺
乃與雪山吐蕃分界北天竺直接突厥塞王所居蜀省隋唐之
間別曰漕或曰矩托且在西天竺之列東南海外扶南林邑又
南天竺之隣境也今方域志殊不詳始末塞種獨稱中印度印

度天竺之梵言猶指毒也至其道則已幾徧天地之所履載與夫貫古今而不可終窮者吁恠矣哉先王之世道德同風俗一文為制度悉已度^定奇言瑰行淫巧異技之人卒^不自容于執法之吏去古日遠民不見聖甚至立枯抱石以為行髡首裸身以為飾或曰是方外之士也至於傷教害^教亂大倫而猶不少顧及漢而後天竺浮屠之教熾然衆之達賢君子反受其法又文以老莊列子之旨且曰史籀嘗紀其異矣仲尼亦嘗許其聖矣何不可者吁西極之多幻也世之政教陵夷民惟異物之是遷宋何承天^夫善天文星曆而胡僧所論冬至日晷與天竺占異周白蘓祇婆善胡琵琶一均之中間有七轂則又得之西域於是西

京皇茲之樂陳於立部婆羅門九執之曆厠於大衍甚者周孔與釋迦並稱亦毋慮乎書革旁行而與帝編鉄搗之緋混為一錄也

吳萊與黃明遠第三書論樂府雜說

古者樂府之說樂家未必專取其詞特以其轂為主轂之徐者為本疾者為解者何樂之將徹鼓必疾猶所謂^金闕也漢書云樂家有制氏以雅樂世在太常第能識其鐘鼓^鼓鏗鏘而已不能言其義此則豈無其詞乎詞者特鼓之寓耳故雖不究其義獨存其聲也漢初因秦雅人以制樂詔為文始武為五行房中有壽人壽人後易名安世其詞十有九章乃出于唐山夫人之

乎文始五行有聲無詞後世人皆變名易服以示不相沿襲其聲
寔不全殊也及武帝定郊祀立樂府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作
為詩賦又採秦楚燕代之謳使李延年等稍協律呂以合八音
之調如以詞而已矣何待協哉必其聲與樂家抵牾者多然孝
惠二帝夏侯寬已為樂府令則樂府之立又未必始于武帝也
豈武帝之世特為新聲不用舊樂耶自漢世古詞雖為樂府沈
約樂志王僧虔技錄則具載其詞後世已不能悉得其聲矣漢
魏以降大樂官一皆賤隸為之魏三祖所作及夫歌章古調率
在江左雖若淫哇倚靡猶或從容閑雅有士君子之風隋文聽
之以為華夏正聲當時所有者六十四曲及鞞鐸中拂等四舞

皆存唐長安中工技漸闕其能合於管絃去吳音浸遠議謂宜
取之吳人使之傳習開元以後北方歌工僅能誦其一曲耳時
俗所知多西涼龜茲樂倘其詞之淪闕未必止存一曲豈其事
之散漫已久不可復知耶奈何後世擬古之作曾不能倚其聲
以造詞而後欲其詞勝齊梁之際一切見之新詞無復古意至
于唐世又以古體為今體宮中樂河滿子特五言而四句耳豈
果論其聲耶他若朱鷺雉子班等曲古者以為標題下則述別皆
事今及形容二禽之美果論其聲則已不及乎漢世兒童巷陌
之相和者者矣尚可以樂府為哉傳有之興於詩立於禮成於
樂蓋詩之於樂固為二事詩以其詞者也樂以其聲者也今則

欲毀樂府而盡為古詩以為既不能歌徒與古詩均耳殆不可
令樂府從此而遂廢也又聞學琴者言琴操多出於楚漢或有
韻無詞其意輒高遠可喜而有詞者及不逮是則樂家未必專
取其詞而特以其韻為主者又明矣噫今之言樂府者得母類
越人之歌而楚人之說乎昔者鄂君子皙之泛舟新波之中也
榜人越人謠之曰盍兮汙草盍予昌粒澤予昌州：堪州馮乎
秦晉：纒予兮昭澶秦喻慘悽隋河朔鄂君子皙曰吾不知越
歌子試為我楚說之乃召越譯而楚說之曰今夕何夕兮寧中
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詭恥心幾頽
而不絕兮知得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說君兮君不知其韻

則越其詞則楚：越之相去也不遠猶不能辨又况自今距古
千有餘年而欲究其孰是孰非不亦難乎

宋無

吳人宋無字子厓所著清寒集古人命名古唯丹有今則宋無

夏顏

修文舍人夏顏字希賢震澤人博學多聞至正初客死鎮江殯
北固山有友人觀其高車大蓋冠進賢呵殿來言云身今為修
文舍人且言生平著書教百卷無好事者收之隣壁探竊鳥鼠
嚙毀十不存一屬其人傳之其人敬諾訪其家尚教百篇有考
古錄通志等書刊行顏復致謝後舉以自代

朱鬢氏

楊鐵崖集古樂府咏濮州娘諱紅中賊曰朱鬢氏

節弼

秦人節弼伯弼身長七尺雙目有紫稜開合閃閃如電能以力
雄人隣牛方鬪不可擊拳其脊折仆地市門石數十人昇勿能
舉兩手持之行熱好使酒怒視人見之輒避曰狂生不可近
近則必得奇辱一日獨飲娼樓蕭兩書生過其下急牽赴共飲
兩生素餒其人力拒之弼怒曰君從不我從必殺君亡命走山
澤耳不能忍君若也兩生不得已從之弼自據自筵指左右兩
生坐呼酒歌嘯以為樂酒酣解衣箕踞拔刀置案上鏗然鳴兩

十人馳馬出東門外熱後遣弼往王親臨觀空一府隨之暨弼
至衆衆並進弼虎吼而奔人馬辟易五十步面目亡失已而烟
塵障天但見雙劍飛舞雲霧中連斫馬首墮地血淋漓王拊
髀驩曰誠壯士誠壯士命酌酒勞弼立飲不拜由是狂名振
一時至比之王鉄籍云王上章荐諸天子會丞相與王有隙格
其事不下弼環視四体歎曰天生一具銅筋鉄肋不使立勛萬
里外乃槁死三尺蒿下命也亦時也尚何言遂入王居山為道
士後十終未二十年天下大亂節弼傳宋濂撰

玉山名勝集

崑山顧瑛園在界溪蜀郡虞集伯生書玉山草堂瑛春題瘦影

在憲梅得月涼陰滿席竹籠烟遂昌鄭元祐記至正九年秋九
月一日立延陵吳元恭作玉山州堂詩序詩匡廬于立彥成吳
龍門山釋良琦元璞吳興鄭昭九成河南陸仁良貴崐山郭冀
義仲清河張天英楠渠天台陳基敬功阜亭野人王濛叔明句
吳李瓚子榮華亭馮璠淵明會稽楊維禎蕪夫汝陽袁華子英
淮陽秦約文仲吳興華翥伯翔山陰王濡之德輔吳興沈明遠
自誠遂昌鄭元祐明德善住良素吳郡宗東庚東葵雲間陸居
仁蜀郡袁凱華亭朱照璠雪山人元本九山衛仁近刑臺張玉
沙丘泉澄丹丘金朝四明黃玠伯成砂岡全思誠句吳周砥履
道詞則東郭錢抱來作瑣憲寒詞 趙麟

生雅聞酒在欲起走弼止之曰勿走也弼亦粗知書君何至相
視如涕唾今日非速君飲欲稍吐胸中不平氣耳四庫書從君
問即不能答當血是刃兩生曰有是哉遽摘七經數十義叩之
弼歷舉傳疏不遺一言復詢歷代史上下三千年纒々如貫珠
弼笑曰君等伏未兩生相顧慘沮不敢再有問弼索酒被髮跳
曰吾今日壓倒老生矣古者學在學氣今人一服儒衣及奄々
欲絕徒欲馳騁文墨撫一世豪傑此何可哉此何可哉君等休
矣兩生素負多才藝聞弼言大愧下樓足不能成步歸詢其所
與游亦未嘗見挾冊呻吟也泰定間德王執法西御史臺弼造
書數千言袖謁之闕卒不為通弼曰若不知闕中有鄧伯翊耶

連擊路教人散聞于王王令隸人欲鞭之弼盛氣曰公奈何不
禮壯士今天下雖歸無事東海島夷尚未臣順間者駕海艦巨
市於鄣即不滿所欲出火刀所柱殺傷我中國民諸將軍控弦
引矢追至大洋且戰且却其虧國體為已甚西南諸蠻雖曰稱
臣奉貢乘黃屋左纛稱制與中國等尤志士所同憤誠得如弼
者一二輩驅十萬橫磨劍伐之則東西止日所出入莫非王土
矣公奈何不禮壯士庭中人聞之皆循頸吐舌久不能收王曰
爾自辨壯士解持矛鼓譟前登堅城乎曰能百萬軍中可制大
將乎曰能突圍潰陣能保首領乎曰能王頌左右曰姑試之問
所須曰鉄鎧良馬各一雌雄劍二王即命給予陰戒善禦者五

白雲海花陽盧熊公武篆顏瑛春題

鄭元祐有記

來魚軒

瑛春題

三山盧昭伯

庸有記

拜石壇達兼善篆額寒所兼善隸瑛春題

昨日與數客飲至醉今日病酒書以記載時元祐四年二月四
日也載頃者昨日快哉亭與數客飲至醉才歸辱簡不達即答
為媿秦生雪來計尊体起居佳勝新詩甚清刻病酒不敢率易
題韻幸少寬限否因書見過何如何如不一不一載再拜忠玉
提刑執事瑛作拜石壇記畧曰至元戊寅四月下瀚訪尼僧岩

婁於東城之菴，故宋周太尉宅斷垣之外，燕麥中有假山，在
焉。遂披榛約棘，率衣而登其上。羅列諸峯，已為好事者挽載而
去。獨有一石似壁而失其左股，上有老坡題識，易之以粟，歸而
立諸中庭。明年奎章閣鑿書，博士丹丘柯敬仲奇之，再拜題名
而去。於是砌石為壇，字曰拜石。後三月，御史白野達兼善來觀，
篆拜石二字於壇。又隸寒所至，乙未冬，周履道秀才自梁鴻山
携贈老坡手帖，讀之乃答忠玉提刑快哉亭飲。上有賈秋
壑印，其詞與記不甚省。攷諸雜錄，忠玉乃王規父姪孫先坡在
維揚。後坡渡江，答其詩及君未渡江過我，勒忠燭之句云：「
右仲瑛亭館題詠集，朱性父家藏錄本。弘治元年八月中秋日

玉山佳處，馬九霄篆顏瑛春題翠題，新得月玉氣煖為雲楊維
禎陳基各有記，詩人不贅。

釣月軒京兆杜本伯原隸顏頤瑛春題月華中夜滿雲影一絳
懸
芝雲堂吳興趙孟頫子昂篆瑛春題雲蒸瑞氣芝三秀風動天
香桂一枝

金粟影白野達兼善隸顏瑛春題波澄月影秋痕冷露挹天香
夜氣浮

書函舫濮陽吳孟思篆額瑛春題書帖函圖浮彩鶴筆床茶灶

狎輕鷗楊維禎有記

春暉樓沈明遠隸顏瑛春題花下稱觴介眉壽簾前舞影

借春暉陳基有記

秋華亭樵李鮮于伯機書顏瑛春題涼月掛簷成夜色秋華滿
樹作天香

澹香亭子昂篆顏瑛春題暖香春淡、夜色夜溶、

君子亭子昂篆顏瑛春題

雪巢達善隸顏瑛春題花雨空青迷鶴夢 寔虛白失鷗群維

楨有記

春草池周雪波篆顏瑛春題

綠波亭沈明遠隸顏瑛春題遠夢生芳艸芳池看綠波

絳雪亭 海棠

聽雪齋杜本隸顏瑛春題夜色飛花合春聲度竹深陳基有記

吳郡楊循吉跋

仲瑛子元臣事張士誠水軍副都萬戶瑛封武畧將軍飛騎尉

錢唐縣男從子元佐

侍妓丁香秀瓊英小蟠桃素雲小瓊華南技秀小金縷

禁酷

元三月始禁酷見杭州進士和經仲誼詩

劉秉忠識墓

太保劉秉忠祖康懿公 弟秉恕墓俱在邢臺縣南先賢村嘉

靖間盜發內有石載盜李淮名事聞於府捕之劉氏伯仲精

於數學故能前知云

田誠

南唐田誠登進士元貞二年任東安知州清介自持無異於農
士詔進征南元帥初來赴任不携妻孥只買二鶴為友及去任乃
曰壽春留犢吾何可携鶴以歸

山水紀蹕

至正十一年六月雲州大風雨山水猝至時帝駐蹕其地車馬
人畜漂溺一空脫二拖皇太子登山以免寧府鎮志

必蘭識納里

元初必蘭識納里貫通三藏及諸國語凡外夷朝貢表箋文字
無能識者口授如流略不停思更古所未有

倪遷

倪雲林作十萬圖款署至正癸丑元亡於丙辰丁未逾癸丑三年耳
雲林為吳人尚仍至正甲子其不忘所自如此見侯朝宗記中

